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由病入詩 / 畫：徐渭之精神疾病及其隱喻書寫

The Mental disorder and Metaphor of Xu Wei



研究生：謝琬婷

HSIEH, Wan-ting

指導教授：曹淑娟先生

Professor TSAO, Shu-chuan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January, 2013

謝辭

在我碩士班生涯中，最感謝的有兩位老師：曹淑娟老師與廖肇亨老師。曹老師對我多方指導、關懷、包容，無論學術或生活上都指引著我；廖老師開啓我的視界，照顧我不遺餘力，亦師亦令人信賴的學長。曹師與廖師風格不同，卻有兩大共通點：對學術嚴謹堅持的熱忱，與人品不同於俗的高潔。兩位老師對我既以言教，又以身教，是我為學與為人的榜樣。得遇明師，或許是我碩士班最幸運的收穫之一。

張蓓蓓老師、何澤恆老師、康韻梅老師與李隆獻老師，亦是我尊敬與敬愛的長輩。大學時得到老師們的教導，及至研究所，依然感受到老師們的關心，這些都深厚了我對母校的感情與依賴。沒有那段青蔥歲月，我也不成其我。師恩無以為報，只能藉此紀錄，傳達感激。

學長姐同學們……如哥哥姐姐般關照我的偉賢與郁晴、無論研究與人都堪稱榜樣的俐盈、溫柔給我許多建議的雅尹、從大學互相砥礪到現在的憶琳、同是心學中人的忠達與威萱、能互相傾訴理解的佩璇、羽詵、幼蘋、定敏……以上是與這本論文的完成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還有許多朋友，是我生活中重要的支持力量。如個板板友，願意在這方天地陪我度過近十年時光，傾聽我、回應我、批評我、鼓勵我，無論平時熟與不熟，心意都能交流，定義了我對友情的看法。這些友誼都是我珍視之物，也助我良多。

最後當然要感謝我的家人與未來家人。翔名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支柱，一直以來對我付出無盡的照顧與體諒，在他身邊我感到快樂安心，並逐漸了解愛的真貌。佳真是妹妹也是好友，我們共同分享許多事物與想法，在成長過程中是彼此

的夥伴。父親與母親拉拔我栽培我，賦予我選擇的自由，沒有他們不會有現在的我。將這本論文題獻給他們，是我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微薄卻也最誠心的感謝方式。



摘要

本論文以徐渭作品《徐渭集》及徐渭相關史料記載為主要探討文本，以徐渭之精神疾病為基準點出發，旨在研究此一重要事件的可能成因、結果及其對徐渭生命、創作所造成的影響。

本文先對徐渭的精神問題進行考察。知人論世，欲討論其文，必先知其人，然世人對徐渭究竟是真瘋或佯狂有太多猜想，說法莫衷一是。本文試圖集合文獻中關於徐渭精神疾病的線索，參酌中、西醫論述，以歸納法判斷其精神狀態究竟為何。初步確立其病類型後，便可進一步觀察徐渭如何在獄中自我治療。藝術治療與宗教養生，是徐渭面對及奮戰疾病的方法，在這過程中他漸獲好轉。

將此病拉回徐渭的人生歷程中看，在徐渭生命各階段，出現過許多對他影響甚鉅的人們，這些人對他的人格塑造與發病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早年教育形塑了他的人格，亦為他未來發病埋下遠因；青年交遊影響了他的思想與文學；遊幕生涯則改變他的一生，直接導致他的發病、自療與價值觀轉變。這些人對徐渭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唯有了解他們才能進一步理解徐渭。

而在徐渭藝術自療的過程中，他的文學與繪畫成為不可分拆的二者。透過「隱喻」在不同載體間的穿越，徐渭的詩畫有機地結合，共同烘托呈現出詩人難言又欲言之心中情志，此種手法一直沿用到徐渭過世。本文將就各種隱喻一一討論，一探徐渭最終的關懷。

關鍵字：徐渭、精神疾病、藝術治療、明代文學、隱喻

Abstract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works of Xu Wei and his historical records to explore the mental disorder of him, the possible causes of it and the impact on his works and life.

In the beginning,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mental problems of Xu Wei. This paragraph attempts to collect the clues of Xu Wei's mental illness, refer to medical discourse and determine what his disease type was. Then to observe that how did he treat himself. Art therapy and Tao were the methods. In the process, he was gradually improved.

And there were people in Xu Wei's life that had great influence on him. They had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on his personality and disorder. Early years' education had shaped his personality and also caused the future disorder. Youth friends affected his thought and literature. His career changed his life. To understand them is to understand Xu Wei.

Through the process of Xu Wei's art therapy, his literature and paintings became

one part. Metaphor is the key. He can express his unspeakable opinions and emotions by metaphors. This paragraph will discuss the various metaphors he used to find his ultimate care.

Keywords:

Xu Wei, mental disorder, art therapy,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ure, metaphor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進路與文獻回顧.....	1
第二節、論文章節與安排.....	4
第二章、徐渭精神疾病蠡探.....	6
第一節、病的線索：易與崇.....	6
第二節、病的類型：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15
第三節、病的好轉：藝術治療與宗教養生.....	42
第三章、徐渭性格與其生命中的人們.....	62
第一節、早年·嫡母與師友：缺席父親.....	62
第二節、紀知·唐順之：心學一脈.....	66
第三節、紀恩·胡宗憲：白的意象.....	72
第四章、徐渭的藝術治療、隱喻與詩畫關係.....	85
第一節、隱喻之力：藝術治療原理.....	85
第二節、牡丹情結：喜愛富貴花的貧賤身.....	90
第三節、懷才不遇：葡萄、石榴與櫻桃的明珠意象.....	99
第四節、自我認同：人世中的鷹.....	111
第五章、餘論：李賀體論辯.....	118
參考文獻.....	130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進路與文獻回顧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提到徐渭，首先是瘋子徐渭、畫家徐渭、書法家徐渭、民間故事主角徐渭，然後才是文學家徐渭。作為一個中國文學系的研究生，我則是先對身為文學家的徐渭深感興趣。不論是袁宏道筆下「無之而不奇者也」¹的奇人徐渭，或讓張岱欽佩不已而為之編輯印書的作家徐渭，這位文士鐵定是有什麼過人之處，才能使晚明兩位重要的散文家如此傾心。在此疑問下，我開始接觸徐渭的文學作品，然後是書畫，最後是所謂的「瘋子」徐渭。

在這過程中，我發現徐渭的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的作者樣貌，與多數世人對他的印象有很大的落差。如薛應旂著名的評語「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²，開啓了學者對徐渭風格似李賀的評價³，但類似李賀的作品其實只佔徐渭詩中的一小部份，在徐渭長達七十三年的生命當中，只以「李賀體」作為對徐渭風格的概括顯然是不客觀的。又如世人皆謂徐渭是瘋子，但在他大多數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滿腹牢騷、重情率真、努力生存的窮苦文士形象，他的確為病所苦⁴，但也不總是瘋的，更多時候是在身心狀態不得已的情形下掙扎求生。⁵那些對徐渭較為樣板化的批評，顯然是因為對他的文學研究較少，對他的文學作品並無認真親炙，而是由少數作品以偏概全，因此恐有流於人云亦云的嫌疑。所以，從徐

¹ (明)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344。

² (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1341。

³ 如朱麗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與文學生態：以徐渭、方文、朱彝尊為個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許若菱：《異境／藝境：徐渭詩文中的疾病與自我》(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⁴ 後文將試圖為徐渭之精神疾患作一番考證。

⁵ 關於此點，許若菱之論文亦提出類似看法。

渭作品出發，真切而全面地解讀，還原詩人的真實複雜樣貌，讓世人能夠修正對他的評價，甚至進而在文學史上找到他的不同定位，是本論文一個重要的目的。

而知人論世，頌其文，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談徐渭，不可避免地就要談到他的精神疾患。徐渭究竟是裝瘋還是真瘋？若真瘋又究竟是生了什麼病？一千個人眼裡，就有患了一千種精神病的徐渭。但在閱讀過程中，我常有無可奈何之感，因為大多數人對精神疾病缺乏認識，在此侷限下紙上談兵討論醫學，總令人覺得隔靴搔癢，且謬誤時出、論證無力，最多只能是一種猜測，而非後來學者能引用的結論。誠然，透過歷史文獻判斷一個人身患何病，永遠不會得到一個確切的答案。但歷史不就是這樣嗎？我們永遠只能在後世建構答案，只能求越來越接近真實，在「真實」難以企及的情況下，「接近」本身就是一種貢獻。由於我高中唸理組，成人後於身邊朋友、個人省思方面亦有一些實際體驗，我對心理學與精神醫學做過些接觸。從客觀角度出發，一一檢視徐渭相關記載中可考的病徵，以歸納法找出徐渭最有可能罹患的精神疾病，亦為本篇論文一個重要目的。若因此關於徐渭的精神問題猜測能夠塵埃落定，後來學者得以在這基礎上繼續發展對徐渭的研究，那本論文就有它的貢獻了。

談病、談文學，接著我們不免將看到徐渭生命中極為重要的另一部分——繪畫。對畫家徐渭的研究已相當豐富，只是通常出於藝術史學者之手，在現代學科壁壘分明的情形下，文學研究者似乎很難碰觸徐渭的繪畫研究這塊。然而即使是文學研究，徐渭的繪畫依然不得不談，因為徐渭作品中有大量的題畫詩，或與繪畫相關的文學作品，這些文章既然是徐渭文學研究不能忽略的一塊，欲談論這塊就必須結合繪畫來談。⁶在觀察徐渭的繪畫時，我發現徐渭筆下的繪畫與文學雖然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其中卻有共同的主旨與情感，透過各種隱喻、畫面與

⁶ 許若菱論文中亦有關於徐渭繪畫的討論，如「雪壓」、「刀戟矛矢」等，相當用心，可以參看。

表現手法，有機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若將這些繪畫與文學分拆來看，即使依舊可以解讀，但作品的力量也將減半。徐渭的畫雖然以寫意為主，背後的微言大義卻非常嚴謹，透過固定的隱喻穿透畫與文，不斷向讀者展示他所欲訴說的東西。本論文將挑出幾個徐渭最常用的雙棲隱喻，一層層剝開其內部的意涵，試圖對徐渭其人其文，做更深刻的發掘。

目前關於徐渭為數較多的還是藝術史研究，文學部份則偏重於戲曲研究，詩文方面的研究較少。散文研究專書有付瓊《徐渭散文研究》⁷，詩研究專書卻付之闕如。此外還有綜合性研究，如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⁸，是研究徐渭必備之書，其完善與深入，後來學者依舊難以超越；周群與謝建華之《徐渭評傳》⁹亦為必備之書，廣泛地討論了徐渭各方面的表現，有所洞見；朱麗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與文學生態：以徐渭、方文、朱彝尊為個案》考察徐渭生平兼論其文學表現，可以參考。除了專書，學位論文跟徐渭文學相關者則有蔡營源《徐渭之生平及其文學觀》¹⁰，此為開創性基礎研究；最新者則為許若菱：《異境／藝境：徐渭詩文中的疾病與自我》，對徐渭詩文有相當豐富的分析與見解。單篇論文數量不少，但缺乏較深入的探究，多是如李賀體、與梵谷比較之類的陳言。其中較引人注目者，有莊千慧〈「筆底明珠無處賞，閒拋閒擲野藤中」一試探徐渭詩歌的「狂」與「和」〉¹¹，從心理學角度出發探究徐渭的詩歌；王煜〈王畿表弟徐渭的三教因緣〉¹²，從思想宗教角度觀察徐渭，提供另一種切入點；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¹³，對徐渭的海

⁷ 付瓊：《徐渭散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⁸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板橋：藝文印書館，1977）。

⁹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¹⁰ 蔡營源：《徐渭之生平及其文學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

¹¹ 莊千慧：〈「筆底明珠無處賞，閒拋閒擲野藤中」一試探徐渭詩歌的「狂」與「和」〉《雲漢學刊》（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5），期 12，頁 17-29。

¹² 王煜：〈王畿表弟徐渭的三教因緣〉《哲學與文化》（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社，1990）卷 17，期 4，頁 290-304。

¹³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期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期 32，頁 41-71。

戰詩有所討論，則是目前較早關注此一特殊面向的學者。

第二節、論文章節與安排

本論文分爲五個章節，章節內容與安排，依序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精神疾病對徐渭其人其文的影響，以至徐渭結合詩畫系統完整的隱喻書寫。由於從這兩方面出發的徐渭研究還有所不足，本文將在前行研究基礎上繼續發展。

第二章、徐渭精神疾病蠱探。從徐渭相關文獻與作品中找出他精神疾病的線索，用歸納法配合中、西醫學理論判斷可能的疾病類型爲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並經由藝術治療與道教養生角度出發，發現繪畫、習道帶給徐渭正面的影響，使他得以在獄中自我治療，並有良好的療癒效果。

第三章、徐渭性格與其生命中的人們。徐渭自認最重要的三個人分別是母親、知音、恩人，處處可見他們對徐渭生命造成的印記。父親的缺席與母親的嚴格使徐渭早年人格養成有所缺憾，助長了精神疾病的發展；知音唐順之的思想與文學與徐渭如出一轍，他的認同帶給徐渭強大的自信，然而知音早逝，亦帶給徐渭巨大的傷痛；恩人胡宗憲之死直接導致徐渭發病，爲恩公專設的隱喻「白」貫串在徐渭關於胡宗憲的詩文中，成爲徐渭作品裡重要的一個部份。

第四章、徐渭的藝術治療、隱喻與詩畫關係。詠物畫的比興言志傳統，在徐渭筆下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題畫詩與繪畫的有機結合、共同形象，能更強調說明詩人心中所想表達而不能明言的東西。用隱喻來抒發是一種自我療程，也是一種

自我宣言，有其藝術治療的原理與效用在。其中花、果、鳥，各有各鮮明的含意，一起貫串在徐渭的詩與畫中。

第五章、餘論：李賀體論辯。關於徐渭的詩風，學者多以「李賀體」一語蔽之。然而通過前文論證，吾人可發現徐渭之精神疾病帶給他巨大影響，文風也跟著有所轉變：發病前有似李賀之處，發病後卻全然不是如此，而歸於平淡。



第二章、徐渭精神疾病蠡探

第一節、病的線索：易與崇

關於徐渭之發狂事蹟，流傳最廣的記載大概數明代陶望齡的〈徐文長傳〉：

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妒，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¹⁴

日後談到徐渭者，幾乎沒有人不會引述這段故事。而徐渭之狂，似乎也成了一種不刊之論。但徐渭的瘋狂，究竟是真正精神病發作，或是佯狂避禍避世，眾人卻說法多樣，莫衷一是。如顧景星的〈徐文長遺事〉：

胡公敗，文長佯狂持斧自擊破頭，不死。¹⁵

或袁宏道〈徐文長傳〉：

晚年憤益深，佯狂亦甚。¹⁶

¹⁴ (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39-1340。

¹⁵ (清)顧景星：《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集 206，頁 417。

¹⁶ (明)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3。

皆以爲徐渭乃裝瘋，而非真瘋。

固然，徐渭作古已久，我們無法起他於地下而訊問之、診斷之，以得知事實真相；然而在他身後留下的諸多文獻，已有跡可循，足以使我們藉他的種種病徵、行爲、人格特質歸納出他的瘋狂究竟屬於何種類型。爲何判斷他瘋狂的真相（如果能逼近的話）如此重要？因爲這牽涉到最基本的考證問題，會徹頭徹尾影響我們對徐渭此人的認識。裝瘋佯狂的徐渭，會是一個城府深沈的機巧者；真瘋罹狂的徐渭，卻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可悲人。徐渭究竟是因「慮禍及」而假裝發狂避難，還是真正受到打擊而發狂？日後他擊殺後妻，又是出於蓄意謀殺，還是因心理疾病而無法控制？歷史記載真真假假，而真假兩造之間，我們對於徐渭的理解與評價就會天差地遠。精神病疑雲一事，籠罩了他的後半生，貫串了他生命中創作最豐富的那段歷程。爲了對徐渭其人較爲深入的認識，探究他的精神狀態實屬必要。

再者，如果連他的精神狀態如何都無法確定，我們究竟要從什麼立足點去詮釋他留下來的這些文章與書畫？當談及藝術治療、寫作抒發，我們又究竟知道徐渭到底在「治療」什麼，「抒發」什麼嗎？知人論世，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徐渭的作品，既然無一不是籠罩在他特殊的心理狀態下完成，而他本人也因此種特殊性受到矚目，那麼對其精神狀態加以考證，是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徐渭作品的第一步。

後人爲徐渭作傳，雖然眾說紛紜，但關於徐渭之病，在其晚年自編之年譜〈畸譜〉中已有第一手資料。其中，他提到「易」與他的發狂行爲有很大的關係：

四十五歲。病易。丁割其耳，冬稍瘳。¹⁷

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¹⁸

不管是「丁割其耳」或「殺張下獄」，都跟他得了一種叫「易」的病有關。根據《中國醫學大辭典》，「易」詞條解釋如下：

【易】變易也。猶言反常。男子屬陽，色見於左為逆，於右為從；女子屬陰，色見於右為逆，於左為從。若男子色見於右，女子色見於左，是即易也。見〔素問玉版論要篇〕。¹⁹

由此詞條可初步得知，「易」是一種反常現象。進一步考之《黃帝內經·素問·玉版論要篇第十五》原文：

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為逆，下為從。女子右為逆，左為從；男子左為逆，右為從。易，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²⁰

此處之「色」，指的是氣色。「五脈之氣色，外見於明堂之上下左右，各在其淺深

¹⁷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29。

¹⁸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29。

¹⁹ 謝觀編：《中國醫學大辭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頁 1540。

²⁰ (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頁 107。

順逆之要耳。」²¹五脈即五臟之脈變，根據其於臉部各部位、淺深、順逆的氣色表現，可看出一個人健康或者生病。「色生於脈，治其脈順，則色亦順矣。」²²健康時，色脈皆順；「五臟之氣相生而傳，一以貫通，外內環轉，如逆回則為病矣。」²³生病時，氣脈逆回。據《方盛衰論》所言：「陽從左，陰從右。蓋男子之血氣從左旋，女子之血氣從右轉。」²⁴男女氣脈有不同的運行方向，若「易」，陰陽不得其位，就可能造成死亡。而治法，就是「男子之色見於右，而從左散者順也；女子之色見於左，而從右散者順也。」²⁵讓脈重新導過，回復本該有的狀態。

因此，徐渭之「易」，指的是一種氣脈運行反常的現象。徐渭曾自云：「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²⁶陶傳亦載，徐渭曾注《黃帝內經·素問》²⁷，《浙江採訪遺書目錄》樊宏緒亦曾見此注抄本，凡六十五篇，第二十五篇無注，惜無刻本，原稿不知下落。²⁸由此可知，徐渭對《黃帝內經·素問》有相當高的興趣與熟悉度。〈畸譜〉之「易」，便是他借此詞作為對自身病況的概括。

然而，若「易」指的是一種氣脈運行反常的現象，具體表現在臨床上，究竟可能是什麼樣的疾病呢？

先回到「易，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恆事也，揆度事也。」一文。《黃帝內經·素問·玉版論要篇第十五》開宗明義便道：

²¹（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6。

²²（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7。

²³（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5。

²⁴（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7。

²⁵（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7。

²⁶（明）徐渭：〈自為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9。

²⁷（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1。

²⁸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247。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恆，所指不同，用之奈何？」

岐伯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恆者，言奇病也。」²⁹

《病能篇》曰：「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奇恆者，異於恆常也。」³⁰故「奇恆事也，揆度事也。」之意，即是異於平常之奇病，用切求脈理去了解它。「易」造成之後果，並非一般常見之病，而是一種「奇恆」，一種「與《脈要精微》《平人氣象》諸論之脈病不同」³¹的「奇病」。

奇病者，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特異疾病，亦有可能是生理方面的少見疾病。若要辨明徐渭所指究竟為精神疾病或生理疾病，應從他敘述的上下文來判斷。回去看徐渭〈畸譜〉，會注意到，徐渭之奇病，常伴隨著「崇」而來：

四十一歲。取張。應辛酉科，復北。自此崇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別矣。³²

五十八歲。春，某者起。孟夏，擬至徽甲幕，至嚴，崇見，歸復病易。³³

六十一歲。是年為辛巳，予周一甲子矣。諸崇兆復紛，復病易，不穀食。

²⁹ (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5。

³⁰ (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5。

³¹ (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頁 105。

³²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28。

³³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30。

當他四十一歲時，續娶張氏，而後第八次應鄉試，落第。「自此崇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別矣。」經歷四十二歲的胡宗憲被逮、四十三歲的應李春芳邀不受重用、四十四歲的因辭歸風波「廢考」，從此「與科長別」跟科舉無緣，到了四十五歲，終於第一次「病易。丁割其耳。」當他五十八歲時，「崇見，歸復病易。」又因見到崇而復發。六十一歲時，「諸崇兆復紛，復病易。」又因崇兆復紛再度病易。

由徐渭自記可見，「崇」是造成他「病易」，得到奇病一個重要的原因。「崇」的定義有「作怪、爲害」、「災禍」、「做事不光明正大」³⁵數種，就四十一歲記述而言，這裡的崇有可能是災禍之意，即指後面連續幾年恩公被逮、入幕不遇、辭歸廢考，最後導致病易而自殘。然五十八歲記述一條，此處之崇乃有所本：

如續，風雨江漲，住杭，不得往者旬餘，至嚴，覺變而返。一黃蛇羸可拱把，長四臂，時江漲，闊數里，蛇自東涉西，附舟而行，棹槳亦不驚，又不登西陸，忽沒不見，張子先同見也。³⁶

根據〈紀異〉一文，徐渭在嚴所看到之崇，乃一巨大黃蛇，竟有兩手合抱那麼粗，依附其船而行一段時間，然後消失。此種奇異生物，恐怕並非隨處可見，而屬於超自然生物的範疇，故徐渭「覺變而返」，於回去後再度「病易」。在這段記載中，我們注意到徐渭不是這起神異事件唯一的目擊者。「張子先同見也」，徐渭特地記

³⁴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1330。

³⁵ 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140.111.1.40/yitia/fra/fra02888.htm>。

³⁶ (明)徐渭：〈紀異〉《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六》，頁1145。

下這一筆，表示這一切不是自己的幻覺，而是真實發生的事。然而，在同一篇記載的稍後，徐渭再度看到擁有蛇形象的奇異生物：

既客燕，又覺變，歸，二月初也，大風伐木，寒特甚，且遠驚蟄候，北又少蛇，鄙坐兩羸兜，行大陸，無山林。一綠色蛇，鱗如鯉，嬌倩可愛，當道蹲兜下，蟠旋如篆香結。鄙恐他客羸蹄碎之，迴顧屢屢，亦不見，問先後兩兒，兒亦云不見也。³⁷

這一段文字，考之〈畸譜〉，應當是徐渭六十歲至北京後，經歷六十一歲之「諸崇兆復紛，復病易」，又於隔年六十二歲時返家之間發生的事。此時之「崇」與五十八歲時看到的類似，亦是蛇，亦是一陣子後消失，亦有同行目擊者。

六十二歲，徐渭與兒子枳移居范氏舍，但在那之後數年，崇仍沒有消失的跡象：

歸臥范氏典屋者數年，一日早起，忽見一八腳物，大如大蜘蛛而甚赤，引一絲墜帳簷。鄙戲祝曰：「倘引凶，引上。」物果引上。又一日，地板下一蛇，長尺五許，四足而緋唇，遶書案腳數巡，而仍入地板。³⁸

這一次看到蛇，就是毋庸置疑的異事了：有腳紅唇的「蛇」，從地板中出現，隨後沒入地板。看到此處，不禁令人懷疑，徐渭是否產生了幻覺。其五十八歲之蛇，

³⁷ (明)徐渭：〈紀異〉《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六》，頁1145。

³⁸ (明)徐渭：〈紀異〉《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六》，頁1145。

或許張子先真的同見，但也有可能張子先只是唯唯諾諾應答，因為他已知朋友徐渭常看到幻象；其六十歲至六十二歲間之蛇，同行孩子們的反應亦可能如此；其六十二歲後數年之蛇，則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都無法用目前已知的科學來解釋。但如果我們說，徐渭會習慣性地看到某些幻象，則此篇〈紀異〉，就能解釋得圓融貫通。

至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徐渭認為，他得了一種會氣脈運行反常的奇病，而此病的徵兆或原因，是他看到精怪作祟。那麼，這種「祟」造成的奇病，究竟是精神疾病還是生理疾病呢？

在古代，由於古人對精神疾病的認知有限，他們常常將精神疾病歸因於超自然力量的作祟。張國珽先生提到「精神錯亂」觀念從古至今的演變時，他說：

這種鬼魅作祟（導致精神錯亂）的觀念是極為普遍的。我國的古書中所記載的「魑魅魍魎足以惑人」也是這種思想的表示。³⁹

據此，徐渭所言的病，其實就是一種精神疾病。張國珽先生又說：

古代人對於精神錯亂的現象幾乎一致的認為是鬼魅的作用，對於無論是癩癲病患，或其他的精神失常的患者，都解釋為鬼魅附身，因而使其行為失常。這種鬼魅附體的人，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病患的行為是鬼的行為。

40

³⁹ 張國珽：《精神病學概論》（台北：維新書局，1969），頁 2。

⁴⁰ 張國珽：《精神病學概論》，頁 1。

正如徐渭自身所云：「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⁴¹瘵者，乃「瘋狗」、「瘋狂的」之意。⁴²徐渭受瘋狂之病所苦，「若有鬼神憑之者」，正是反映了此種鬼魅附身造成精神錯亂的觀念。古代醫書亦有類似記載，如《諸病源候總論》〈鬼邪候〉：

凡邪氣，鬼物所為病也，其狀不同。或言語錯謬，或啼哭驚走，或癡狂昏亂，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懼如人來逐，或歌謠詠嘯，或不肯語。⁴³

或《本草綱目》中提到，狂與邪祟的關係：

凡狂發欲走，或自高貴稱神，或悲泣呻吟，此為邪祟。以蠶紙燒灰，酒、水任下方寸匕。亦治風癲。⁴⁴

各種記載，皆說明了祟與精神疾病的關係。

同時，氣脈運行反常亦與祟，即精神疾病有關。如《醫宗金鑒》：

鬼祟犯人，左右二手，脈象不一，忽大忽小，忽數忽遲，無一定之脈形也。

⁴¹（明）徐渭：〈海上生華氏序〉《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九》，頁 555。

⁴²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140.111.1.40/yitib/frb/frb02779.htm>。

⁴³（隋）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台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1981），頁 74。

⁴⁴（明）李時珍編纂，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 1505。

或《世醫得效方》：

欲知崇害，心脈虛散，肝脈洪盛，或浮沈長短大小無定，或錯雜不倫，尤

宜加意。⁴⁶

由以上種種可知，徐渭自述之「病」，乃精神疾病，殆無疑義。唯精神疾病分枝甚多，究竟可能是何種精神疾病？下一節將詳細說明之。

第二節、病的類型：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精神病』會有輕與重的疾病類型。輕的一般稱為官能性的疾病，包括焦慮、輕型鬱症、畏懼症等；嚴重的一般稱為精神病性疾病。所謂嚴重的精神病性 (psychotic)，主要是有現實認知的扭曲、言行不合邏輯、情緒過度躁或過度鬱，而有干擾行為或有自殺行為。」⁴⁷以上乃精神病的簡單定義。

儘管初步認定徐渭有精神疾病，精神病底下的分枝卻甚多。許多學者都討論過徐渭究竟所生何病⁴⁸，但迄今為止，學界還未取得一個具公信力的共識。其原

⁴⁵ (清)吳謙等編：《醫宗金鑑》(台北：新文豐，1985)，冊二，頁 48。

⁴⁶ (元)危亦林著，許敬生主編：《危亦林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頁 69。

⁴⁷ 賴其萬等著：《照亮黑暗角落：傾聽疾病，消除台灣社會偏見》(台北：慈濟文化志業，2003)，頁 134。

⁴⁸ 如張之傑認為徐渭有躁鬱症(〈徐文長精神疾患辨證〉《遊塵集：張之傑學術論文稿》，頁 140-146)、郭曉飛認為徐渭有混合型人格障礙(〈徐渭精神障礙的心理分析〉《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卷 28，期 2，頁 113-117)、王慧林認為徐渭有精神分裂症(〈封建制度下的病態人格——淺談徐渭的瘋癲〉《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5，期 5，頁 8-9)、許若菱認為徐渭有躁症(《異境／藝境：徐渭詩文中的疾病與自我》)等等。

因在於：對徐渭精神疾病的判斷，需要醫學知識與文獻證據，缺一不可；文史學者雖然文獻證據都能掌握，但醫學知識的專業度大多有待商榷，畢竟這並非文史學者的專門領域。然而，若概括論定「徐渭有精神病，雖然不能確定是什麼病」，則有不負責任之嫌；論者常輕易地為徐渭貼上精神病患的標籤，標籤內容本身卻眾說紛紜、含糊不清，也對他並不公平。若要進一步判定徐渭究竟所生何病，還他真實面貌，並藉此更加理解他的精神世界，需要全面地蒐集他的症狀記載，配合嚴謹的醫學分析，從中歸納出最終可能的結論。

首先，考之徐渭著作與相關傳記，記載他的症狀者所在多有。為方便分析，以下將這些資料加以分類，從人格特質、身心狀態⁴⁹、外在行為由內而外三個層面來探討——



一、人格特質：

（一）猜忌、多諱、善妒：

徐渭與首任妻子潘氏於他二十一歲時結縭，二十六歲天人永隔，潘氏是徐渭一生最愛也最懷念的對象。徐渭覺得她與自己某部份個性很像，「其介似渭也」⁵⁰，故為她取名「似」，字「介君」。又稱讚她：「慧而樸廉，不嫉忌。」⁵¹、「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⁵²潘氏過世十年後，徐渭亦有「黃金小紐茜衫溫，袖摺猶存舉案痕。開匣不知雙淚

⁴⁹ 精神病症狀會表現在精神上，亦會表現在身體上，某些身體症狀與一般的生理疾病症狀相同，如頭痛、口渴等，但這些同時也是精神疾病會產生的症狀。此處選擇的身體症狀，當以同時伴有精神症狀者為主，以與一般的生理疾病症狀做區別。

⁵⁰ （明）徐渭：〈亡妻潘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4。

⁵¹ （明）徐渭：〈亡妻潘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4。

⁵² （明）徐渭：〈亡妻潘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4。

下，滿庭積雪一燈昏。」⁵³之作。這樣受到徐渭喜愛的她，與徐渭談話時，依然必須小心翼翼：

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所諱。⁵⁴

當進行較為嚴肅的對談時，潘氏總是三思而後言，免得惹丈夫猜忌，或踩到丈夫的地雷。身為徐渭身邊最親近的人，潘氏尚且誠惶誠恐如此，可知徐渭猜忌多諱之嚴重程度，此特質在他年輕時已看得出來。

然中年後，情況又變本加厲。據陶望齡〈徐文長傳〉：「渭為人猜而妒」⁵⁵袁宏道〈徐文長傳〉：「卒以疑殺其繼室」⁵⁶，徐渭之猜忌、多疑、善妒等特質，到他中年後更加明顯，終於導致殺人憾事。

（二）孤僻：

徐渭年輕時，已呈現出與眾人不同之孤僻性格。他描述自己的個性：

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褻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

亦終兩不得其情也。⁵⁷

由於出身平凡，個性疏懶直率，徐渭害怕與權貴交往，使人認為他驕傲；但他與

⁵³（明）徐渭：〈內子亡十年，其家以甥在，稍還母所服，潞州紅衫，頸汗尚泚，余爲泣數行下，時夜天大雨雪〉《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 342。

⁵⁴（明）徐渭：〈亡妻潘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4。

⁵⁵（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39-1340。

⁵⁶（明）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3。

⁵⁷（明）徐渭：〈自爲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8-639。

普羅大眾相處，保持距離，不同流合污，又使人覺得他態度輕忽。這樣的他，不但「人多病之」，在他齡近中年仍一事無成時，更使「人且爭笑之」。然面對訕笑，徐渭的反應是「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⁵⁸竟有「洋洋」之態。

而其病發以後，孤僻之性格亦變本加厲。如陶傳所云：

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噓，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⁵⁹

徐渭與幾位親近者竟日閉門喝酒，對於權貴之人的拜訪，他一概拒絕。甚至連拜訪者已到門口，將行闖入，徐渭亦用手擋住門扉，說自己不在，此舉當然使得眾人感到受辱、難以理解而轉而恨之。袁傳亦云：

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皆距不納，當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

60

徐渭晚年，以狂病爲名不與顯者交，性格孤僻，到了憤世嫉俗之地步。錢謙益〈徐記室渭〉更云：

宮諭死，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哭而拜諸塗，

⁵⁸（明）徐渭：〈自爲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9。

⁵⁹（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0。

⁶⁰（明）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3。

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纔此一出耳。⁶¹

將徐渭從獄中救出、出力最多的張元汴過世後，徐渭前往弔唁，備極哀傷，卻不通報姓名而離去。後生們認出他來，於是追趕上他，在路邊哭泣下拜，徐渭只是垂手撫慰這群孩子們，但不發一語。而這是他十年來唯一一次公開的出外行程。從「小垂手撫之」來看，徐渭對權貴以外的人，如這群後生晚輩們，還是有關愛之情。然其「不發一語」，與外人相隔十年，終究是失去了與人交際的能力。

二、身心狀態：

(一) 夜中嚙語、神經痛、交感神經興奮、口乾多痰、頭痛、注意力不集中、健忘、毛髮變少、身體發熱、骨頭疼痛：

徐渭之病的部份病癥，在他與胡宗憲的多次書信往返中有所提起。四十歲所撰第一封信中，徐渭自謂：「渭犬馬賤生，夙有心疾，近者內外交攻，勢益轉劇。心自揣量，理不久長，若欲療之，又非藥石所能遽去。」⁶²先說明了自己有「心疾」，並「內外交攻」，身心狀態不佳。第二封信中，徐渭云：

緣渭前疾稍增，夜中驚悸自語，心系隱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熱，氣常太息。

每因解悶，少少飲酒，即口吻發渴，一飲湯水，輒五六碗吐痰，頭作痛，

盡一兩日乃已。志慮荒塞，兼以健忘，至於髮毛，日益凋瘁，形骸如故，

精神日離。⁶³

⁶¹ (清)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561。

⁶² (明) 徐渭：〈奉答少保公書〉《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六》，頁 458。

⁶³ (明) 徐渭：〈奉答少保公書〉《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六》，頁 459。

夜中驚悸自語，是指睡眠不穩惡夢囈語；心系隱痛，是肋間神經痛；四肢掌熱，與交感神經興奮有關；口吻發渴即口乾；頭痛之外，又有志慮荒塞（注意力不集中）、健忘、毛髮變少變乾等問題⁶⁴。此外，第五封信中亦提到：「更擬向前迎候，纔出休邑數里，身熱骨痛，重以舊患腦風，不可復支。」⁶⁵有身體發熱、骨頭疼痛、頭痛等症狀。這些信相當詳細地呈現出徐渭病發的臨床症狀。

（二）出現幻覺：

第一節已論及，徐渭在其《畸譜》中提到的「祟」，如「至嚴，祟見，歸復病易。」⁶⁶、「諸祟兆復紛，復病易，不穀食。」⁶⁷皆有所本，其目睹經驗或離奇或荒誕不經。如「羸可拱把，長四臂」的黃蛇「忽沒不見」⁶⁸，或「鱗如鯉，嬌倩可愛，當道蹲兜下，蟠旋如篆香結」的綠色蛇「亦不見」⁶⁹，甚至「地板下出」的「長尺五許，四足而緋唇」之妖物蛇「仍入地板」⁷⁰，只有幻覺才能解釋徐渭所目擊的事物。

（三）出現幻聽：

徐渭曾自云：

予耳血，每至，耳中劃劃若驚雷，即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

⁶⁴ 張之傑：〈徐文長精神疾患辨證〉《遊塵集：張之傑學術論文稿》（新店：章杰出版社，2001），頁 142。

⁶⁵ （明）徐渭：〈奉答少保公書〉《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六》，頁 460。

⁶⁶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30。

⁶⁷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30。

⁶⁸ （明）徐渭：〈紀異〉《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六》，頁 1145。

⁶⁹ （明）徐渭：〈紀異〉《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六》，頁 1145。

⁷⁰ （明）徐渭：〈紀異〉《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六》，頁 1145。

亦罔措手也。⁷¹

徐渭於耳中聽到巨大聲響，如「驚雷」，如「瀑流」，他將此種聲音歸因於耳中出血，血液充塞流動於耳中，故造成巨大聲響。然此種症狀並非一次性的，根據「每至」，每次發生云云，應當已發生過好幾次。一次性的耳中出血尚有可能，多次性的耳中出血就令人匪夷所思。若是外傷，一旦痊癒就是痊癒了，何來止血了又出血，出血了又止血之說？徐渭定期聽到的聲響，恐與「耳血」無關。較恰當的解釋，就是徐渭產生了幻聽。

「幻聽者常誤認幻覺為實有，以釘刺耳，或許意味著刺向耳中的『祟』。文長可能在精神跡近崩潰的情形下，作出這種『與汝偕亡』的狂亂動作。這和梵谷因幻聽而割下右耳有其相似之處。」⁷²「丁刺其耳」的舉動看似無來由，但若解釋成徐渭試圖解決自身幻聽，狂亂下做出不理性的行為，就更容易令人了解了。

（四）被害妄想：

徐渭於四十三歲那年，應禮部尚書李春芳之邀為幕客，但不受重用，隔年失望辭歸。徐渭於《畸譜》中記載了這段事情：

四十四歲。仲春，辭李氏歸。秋，李聲怖我復入。盡歸其聘，不內以苦之。

蓋聘之銀為兩，滿六十，出李之門人杭查氏。予始聞怖，持以內查，查不

內，故持以此歸李，李復不內，故曰苦之。⁷³

⁷¹（明）徐渭：〈海上生華氏序〉《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九》，頁 555。

⁷²張之傑：〈徐文長精神疾患辨證〉《遊塵集：張之傑學術論文稿》，頁 144。

⁷³（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29。

徐渭辭歸後，據他所言，「李聲怖我復入」，以恐嚇方式要徐渭回去。徐渭不想，便準備退還李春芳六十兩銀聘僱金，表示兩不相欠，但李之門人查氏不收，李亦不收，「不內以苦之」，爲的就是與他爲難。

這段敘述，徐渭之主觀意識甚重，所謂李春芳恐嚇徐渭，或以不納聘銀爲難徐渭，有可能是真有其事，但亦可能是徐渭本身的被害妄想。李春芳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明史》有爲他立傳：

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舉進士第一，除修撰。簡入西苑撰青詞，大被帝眷，與侍讀嚴訥超擢翰林學士。尋遷太常少卿，拜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直西苑如故。佐理部事，進左侍郎，轉吏部，代訥為禮部尚書。時宗室蕃衍，歲祿苦不繼。春芳考故事，為書上之。諸吉凶大禮及歲時給賜，皆嚴為之制。帝嘉之，賜名宗藩條例。尋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命兼武英殿大學士，與訥並參機務。世宗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推。

春芳恭慎，不以勢凌人。居政府持論平，不事操切，時人比之李時；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潔過之。時徐階為首輔，得君甚。春芳每事必推階，階亦雅重之。隆慶元年春，有詔修翔鳳樓，春芳曰：「上新即位，而遽興土木，

可乎？」事遂止。⁷⁴

從傳記可知，一來，李春芳集狀元與宰相榮寵於一身，為一「大被帝眷」之大人物；二來，李春芳個性恭謹謹慎，不會仗勢凌人，他持論平和，凡事以同儕為優先，但皇帝有不妥當之行爲亦能仗義執言。

《明史》所記之李春芳，與徐渭所記之李春芳，可謂判若兩人，有天壤之別。就常理言，位極人臣之李春芳，實在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與徐渭此一區區布衣計較。李之賓客當如過江之鯽，不可勝數，甚至連他記不記得有徐渭此人，都是一個疑問，更遑論「恐嚇」徐渭堅持要他回去。更何況徐渭本來就不受重用，李要求徐渭回去實在毫無動機可言。依李之個性，會對徐渭這麼刻薄也令人難以想像。雖然事實真相如何已被歷史湮沒，永難確知，但此一事件，恐怕歸因於徐渭的被害妄想作祟，更符合邏輯。

(五) 焦躁、易怒：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徐文長〉中記載：

(徐渭) 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家，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⁷⁵

陶傳中亦有相關記述：

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為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

⁷⁴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5118-5119。

⁷⁵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台北：新興書局，1976)，頁581。

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
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⁷⁶

張元汴是徐渭的救命恩人，徐渭也的確敬重他，但即使如此，徐渭在與張元汴那些「頗引禮法」的賓客們相處時，依然不給張元汴面子，「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病發而離開。徐渭之焦躁易怒，此處亦作為一種病癥，與他的病連結在一起。

（六）焦慮、緊張、情緒不穩：

徐渭得知胡宗憲死於獄中的消息後，「慮禍及，遂發狂。」⁷⁷從而有了隨後割耳、擊囊等激烈舉動。可知其病發時，精神確實處於焦慮緊張狀態，情緒亦不穩。

三、外在行爲

（一）自殘：

徐渭之自殘行爲，令人聞之驚悚。如他自己的記載：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釘可三寸許，貫左耳
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⁷⁸

⁷⁶（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0。

⁷⁷（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0。

⁷⁸（明）徐渭：〈海上生華氏序〉《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九》，頁 555。

因爲恩公胡宗憲被逮自殺事，徐渭狂病加重，拿三寸釘貫左耳而過，而後跌倒於地，讓釘子沒入耳竅而不知痛。陶望齡〈徐文長傳〉：「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⁷⁹提及徐渭又曾以錐自擊陰囊。袁宏道〈徐文長傳〉：「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槌其囊，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⁸⁰則多加了徐渭以斧自擊其頭的事蹟。後兩者記載，雖然與徐渭自記有所出入，細節不盡相同，但徐渭有自殘行爲這件事本身仍然是確定的。

（二）自殺：

徐渭曾動過自殺念頭。其於〈自爲墓誌銘〉中云：

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眾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疏縱不為儒縛，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⁸¹

徐渭於四十五歲時寫就這篇，其原因是胡宗憲下獄自殺，對其造成重大刺激，故自爲墓誌銘，以表爲知音殉死並傳達抗議之意。論者或謂，〈自爲墓誌銘〉可視爲孤憤之作或遊戲之作，不可當真。⁸²然徐渭自述道：「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值得玩味。以徐渭之介，不屑與眾人爲伍，若被恩公案牽連下獄，於獄中死得毫無價值，絕非他所希望的死亡方式。與其坐等人來殺，不如自殺，還能得到義士

⁷⁹（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39-1340。

⁸⁰（明）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3。

⁸¹（明）徐渭：〈自爲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9。

⁸²張之傑：〈徐文長精神疾患辨證〉《遊塵集：張之傑學術論文稿》，頁 143。

之名。「一涉義所否，干恥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徐渭多病，事業不遇，婚姻難諧，知音又死，生本無可眷戀者；若一死至少能表現出自己的節操，傳達自身價值觀，博得身後名聲，這的確可能會是走投無路的徐渭面臨人生重大挫折時，其中的一個選項。

參考後來徐渭之實際行動，有（一）等自殘行爲。陶傳亦云，他在殺妻下獄後，「憤懣欲自決」⁸³。可知徐渭之動念自殺，非一朝一夕之事，只是最終並沒有成功實行。

（三）殺人：

徐渭於其〈畸譜〉中自云：「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⁸⁴他自述由於精神病發，殺死後妻而下獄。徐渭殺妻的始末究竟爲何？陶望齡與袁宏道有較爲詳細的說法。陶望齡〈徐文長傳〉：

渭為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

獄中，憤懣欲自決。⁸⁵

袁宏道〈徐文長傳〉亦云：

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⁸⁶

⁸³（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0。

⁸⁴（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29。

⁸⁵（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0。

⁸⁶（明）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43。

皆謂徐渭之所以殺妻，乃因其性猜妬、多疑所致。對於事情經過，顧景星《白茅堂集》有更詳細的記載：

文長之椎殺繼室也，雪天有僮跣竈下，婦憐之，假以褻服；文長大詈，婦亦詈。時操權收冰，怒擲婦，誤中，婦死。⁸⁷

起因是張氏借僮僕褻服禦寒，徐渭因而大罵張氏，張氏亦回嘴，盛怒之際，徐渭將手中之四齒把往張氏砸去，「誤中」，張氏因而一命嗚呼。褻服畢竟是家居貼身之服，張氏此一舉動，或可說是善體下屬，但亦有瓜田李下之嫌。徐渭在其寫給友人郁言的信中，便如此為自己殺妻一事辯解：「抑不知河間奇節，卒成掩鼻之羞，賈宅重嚴，乃有竊香之狡。」⁸⁸「河間」用柳宗元〈河間傳〉典故，敘述一個淫蕩婦人的故事；「賈宅」則用了賈充之女賈午與韓壽私通典故。

徐渭含蓄表明自己殺妻，乃因妻子給自己戴了綠帽，故動機正當。但無論如何，不管徐渭後妻究竟有沒有通姦事實，都不能當作是殺人的正當理由。顧景星記載飾之為「誤中」，但向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投擲重物，此暴力行為本身就是件不爭的事實，亦造成了遺憾。

（四）狂走不已

徐渭有一首寫給好友馬世培的詩：

仲夏天氣熱，戒裝遠行遊，訪我未及門，遇子橋東頭。時我病始作，狂走

⁸⁷（清）顧景星：《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206，頁 417。

⁸⁸（明）徐渭：〈上郁心齋〉《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十一》，頁 886。

無時休，吾子一見之，握手相綢繆。卻云始作病，未可藥餌投，欲以好言語，令我奇痼瘳。從此一為別，歸來歲將周，死則長已矣，生如為君留。

89

其中提到，「狂走無時休」，狂走不已，是徐渭病發初期的其中一項症狀。

（五）酒癡

徐渭嗜酒，從他詩中就可見其端倪，在他詩裡與酒有關的內容，多不勝數。

⁹⁰如他有專門吟詠的〈酒徒〉詩：

御史別淳于，金釵墮長夜，五斗不濕唇，雙鬢抱壚瀉，笑殺斗升腸，耳熱索竿蔗。⁹¹

除自身為酒徒，他也喜愛與朋友同飲：

今日與君飲一斗，臥龍山下人屠狗，雨歇蒼鷹喚晚晴，淺草黃芽寒兔走。

酒深耳熱白日斜，筆飽心雄不停手。⁹²

從「筆飽心雄不停手」來看，徐渭與李白為同一種人，都喜好藉酒力來更加恣意揮灑文藝。徐渭的確喜歡在醉中寫作，光瀏覽其作品列表，就有〈醉中贈張子先〉

⁸⁹（明）徐渭：〈喜馬君世培至〉《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73-74。

⁹⁰林榮森：《徐渭書法藝術之研究》（台北：文史哲，2004），頁 174。

⁹¹（明）徐渭：〈酒徒〉《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98。

⁹²（明）徐渭：〈與言君飲酒〉《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43。

⁹³、〈醉後歌與道堅〉⁹⁴甚至〈醉中咏玉林山人所繪醉仙圖〉⁹⁵等標題，可見其嗜好飲酒。

以上為徐渭的臨床症狀。根據《精神疾病檢測百科》⁹⁶，其中大部份症狀可初步對應到可能所屬的疾病——

徐渭的症狀	現代醫學症狀	可能罹患的疾病	
心系隱痛	心臟跳得很厲害，胸口痛	恐慌症	
頭作痛	頭痛	憂鬱症	
口吻發渴	口渴	憂鬱症	
耳中劃劃若驚雷	耳鳴	轉化型障礙	憂鬱症
不出一語	聲音沙啞或發不出聲音	轉化型障礙	
志慮荒塞	無法集中精神、注意力	憂鬱症	
慮禍及	經常擔心會出事，並因而感到焦慮	廣泛性焦慮症	
忽自覓死	常思考死亡問題或想死	憂鬱症	
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	焦躁、容易生氣	廣泛性焦慮症	
酒深耳熱白日斜	無法不喝酒	酒精依賴	憂鬱症

⁹³ (明) 徐渭：〈醉中贈張子先〉《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22-123。

⁹⁴ (明) 徐渭：〈醉後歌與道堅〉《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40。

⁹⁵ (明) 徐渭：〈醉中咏玉林山人所繪醉仙圖〉《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41-142。

⁹⁶ [日] 保崎秀夫監修、林玉葳譯、周勵志審訂：《精神疾病檢測百科》(台北：三采文化，2005)，頁 12-32。

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為動，洋洋居窮巷	不喜歡跟人交往，喜歡一個人獨處	類分裂型人格障礙	精神分裂症
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	搖擺於理想與嘲諷的兩個極端之間	邊緣型人格障礙	
恐涓猜，蹈所諱	疑心病重、偏見深，常往壞的方面看待別人的言行舉止	妄想性人格障礙	精神分裂症
李聲怖我復入、卒以疑殺其繼室	出現妄想情緒、關係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等	精神分裂症	
崇見	出現幻覺，特別是幻聽	憂鬱症	精神分裂症
十年纔此一出耳	常關在房間裡	憂鬱症	精神分裂症
時操權收冰，怒擲婦	突然變得易怒、兇暴	精神分裂症	
慮禍及，遂發狂	出現劇烈緊張、及過度的情緒不穩定	精神分裂症	
狂走無時休	會因一些小事情就生氣，激動地走來走去	精神分裂症	

綜合以上分類來看，徐渭可能患有的疾病有酒精依賴（符合一項）、恐慌症（符合一項）、類分裂型人格障礙（符合一項）、邊緣型人格障礙（符合一項）、妄想

性人格障礙（符合一項）、轉化型障礙（符合兩項）、廣泛型焦慮症（符合兩項）、憂鬱症（符合八項）、精神分裂症（符合八項）。

雖然藉由統計能初步看出徐渭「可能」患有哪些疾病，但各疾病的臨床症狀常互相重疊，且即使某一次要症狀符合，主要症狀若不符合，仍不能稱為罹患該疾病。故以下將逐一探討各疾病之主要症狀，若徐渭依舊符合，才能認定他可能患有該病。

一、酒精依賴(Alcohol Dependence)：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以下簡稱為 DSM III），酒精依賴的定義如下：

酒精依賴的主要特徵，或為酒精的不健全使用型態或為由酒精引起的社會或職業功能障礙，以及耐受性或戒斷。酒精依賴也會叫做「酒癮」(Alcoholism)。⁹⁷

所謂「不健全使用型態」，是指無法減少或停止飲酒等行為，而「引起的社會職業功能障礙」，有酒精中毒時的暴力行為等。⁹⁸無法停止飲酒，與徐渭的狀況相符合；而雖然無法證實徐渭的殺人或自殘行為來自酒精催化，事實上，酒精的確能助長精神病患的暴力行為：

暴力精神疾患有較高的物質濫用及邊緣人格違常，且衝動性與自殺亦較

⁹⁷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台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87），頁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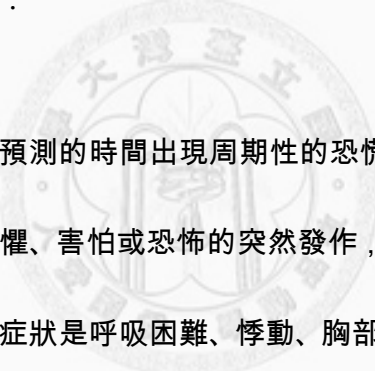
⁹⁸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36-237。

高。……大部分具有重症精神病個案並不具有暴力，但合併有酒精濫用的重症精神疾患發生暴力危險性就增加很多。⁹⁹

當徐渭本身有的重症精神疾患與酒精濫用相結合時，暴力的危險性就增加很多，這也是為何他會有殺人或自殘行為出現。此處，我們可初步判斷徐渭可能有酒精依賴情形。

二、恐慌症(Panic Disorder)：

以下是恐慌症的定義：



主要特徵是在無法預測的時間出現周期性的恐慌(焦慮)侵襲，……恐慌侵襲顯現於高度憂懼、害怕或恐怖的突然發作，時常有死亡迫近的感覺。在侵襲中最普遍的症狀是呼吸困難、悸動、胸部疼痛或不舒服、窒悶或窒息的感覺；暈眩、頭暈或不穩定的感覺；不實在的感覺(自我感消失或消實感消失)；感覺異常(paresthesias)；忽冷忽熱，出汗、昏厥、發抖或顫慄、怕死、怕發瘋、怕做出不能加以控制的事。侵襲通常持續數分鐘，較少見的是持續數小時。¹⁰⁰

根據 DSM III，以上症狀至少要出現四項，才可能被診斷為恐慌症。¹⁰¹徐渭符合者

⁹⁹ 周煌智、龍佛衛、郭壽宏：〈精神病患與暴力綜說〉《心理與精神衛生·第一輯》(新莊：省公共衛研所，1998)，頁 246。

¹⁰⁰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14。

¹⁰¹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16。

乃胸部疼痛或不舒服一項而已，故不能診斷為恐慌症。更何況恐慌症發作最多只持續數小時，與徐渭長期的焦慮狀態不合。焦慮症狀，除恐慌症外亦有精神分裂症、重鬱症、或身體症狀性疾患可能引起¹⁰²，故此處證據尚不足判定徐渭罹患恐慌症。

三、類分裂型人格障礙(Schiz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定義：

主要特徵是一種人格違常，在形成社會關係的能力方面有缺陷，顯示在外是對別人缺乏溫暖、溫柔的感情，對讚美、批評、和別人的感情漠不關心。

103

徐渭雖然性格孤僻，但並非對別人的感情漠不關心。他對第一任妻子潘氏懷念不捨，與眾多好友一同旅遊、詩文唱和，顯示他即使有病，也並無因此泯滅了情感。雖然他有不喜歡與人交往的傾向，但範圍不能涵蓋所有的人。故徐渭並無罹患類分裂型人格障礙。

四、邊緣型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定義：

主要特徵是一種人格違常在很多方面不穩定，包括人際行為、心情和自我

¹⁰²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16。

¹⁰³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421

形象。沒有一種特徵是絕對會出現的。人際關係常是緊張而不穩定的，態度一直做明顯轉變。常有衝動且無法預測的行為，很可能使自己身體受傷。情緒常不穩定，從正常情緒明顯轉移到不安適的情緒，或有不適宜且強烈的憤怒，或不能控制憤怒。極度的認同障礙顯示於對認同的一些要素不確定，比如自我形象、性別認同、或長期目標、價值。可能難以忍受獨處，長期覺得空虛或煩悶。¹⁰⁴

根據 DSM III，至少符合五項特徵者即被診斷為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¹⁰⁵徐渭有人際關係的緊張、有衝動而使自己身體受傷的行為、有不能控制憤怒等，尚未達到五項，只能稱作是「準」邊緣型人格障礙。並且，與其中一項症狀相反的是，徐渭慣於獨處，而非無法忍受。因此我們可以說，徐渭具備了某些邊緣型人格障礙的特徵，但並非完全吻合、也未達罹患此疾患的標準。

五、妄想性人格障礙(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

定義：

主要特徵是非由另一精神疾患引起的人格違常，對人們有一種廣泛而不當的懷疑和不信任，過度敏感，和情感侷限，不是由精神分裂症或妄想性精神病引起。¹⁰⁶

¹⁰⁴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438。

¹⁰⁵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439。

¹⁰⁶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418。

徐渭基本上符合妄想性人格障礙的定義。但根據 DSMIII 補充：

在妄想性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妄想型中，有持續的精神病症狀，比如妄念和幻覺，妄想型人格違常則絕無這些症狀。……妄想型人格違常中並未出現終生的反社會行為。¹⁰⁷

徐渭曾出現幻覺，亦有反社會行為，故對他的診斷應該排除妄想性人格障礙。至於他符合的症狀，應該從精神分裂症或妄想性精神病的範圍中去探討。

六、轉化型障礙(Conversion Disorder)：

定義：

主要特徵是一種臨床現象，其主要障礙是身體功能的喪失或改變，令人聯想到身體疾患，但它卻是一種心理衝突或心理需要的明顯表示。此障礙不在自己控制之下，經過適當檢查後不能由任何身體疾患或已知病理生理結構加以解釋。¹⁰⁸

徐渭被歸類於轉化型障礙的症狀有「耳鳴」、「發不出聲音」等。DSMIII 在敘述轉化型障礙的病程時，提到「大概持續期相當短暫，發病和結束都很突然。」¹⁰⁹與

¹⁰⁷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420。

¹⁰⁸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32。

¹⁰⁹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34。

徐渭長期罹病的狀況不合。且「身體症狀性疾患和精神分裂症會有轉化性症狀(後者較少見)。但是，若這些症狀是由這些較普遍的疾患引起的，則不能做轉化性疾患的診斷。」¹¹⁰這些症狀亦有可能在身體症狀性疾患或精神分裂症的範圍中出現。故初步判斷，徐渭並非得了轉化型障礙。

七、廣泛型焦慮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定義：

主要特徵是至少持續一個月的廣泛性的、持久性的焦慮，……一般的現象是肌肉緊張、自主神經過動現象、憂懼的期盼、警戒與審視。¹¹¹

根據 DSMIII 解釋，以上現象要符合三項。¹¹²肌肉緊張部份由於資料不足無法判斷，但自主神經過動(如口乾、胸口不適)、憂懼的期盼(預期不幸的事發生到自己身上)與警戒與審視(注意力集中困難、易怒)是具備的。唯 DSMIII 又補充道：

在精神分裂症、憂鬱症疾患、慮病症、強迫症、和許多其他精神疾患中，廣泛性和持久的焦慮時常是主要症狀。如果該焦慮是由另一精神疾患產生，則不能做廣泛性焦慮狀態的診斷。¹¹³

¹¹⁰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35。

¹¹¹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17。

¹¹²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19。

¹¹³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319。

是故，雖然徐渭初步符合廣泛型焦慮症的症狀，但我們要等到後面排除了精神分裂症與憂鬱症的可能後，才能下結論為徐渭做廣泛型焦慮症的診斷。

八、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Episode)：

定義：

主要特徵或為一種不安的情緒，通常是沮喪，或者對所有或幾乎所有日常活動和消遣失去興趣。這個障礙是明顯的，相當持久，並附有憂鬱症候群的其他症狀。這些症狀包括食慾障礙、體重改變、睡眠障礙、精神運動激昂或遲滯、精力減退，無價值感或罪惡感，注意力或思考不集中，想到死亡或自殺或企圖自殺。¹¹⁴

根據 DSM III 解釋，以上症狀要符合四項¹¹⁵。徐渭有精神運動激昂或遲滯、精力減退、注意力或思考不集中、想到死亡或自殺或企圖自殺等，符合四項，達憂鬱症標準。

但 DSM III 補充道，未附有精神分裂症、類精神分裂症疾患，或一妄想性精神病者，且非由任一器質性精神疾患或不複雜的傷慟引起，才能被診斷為憂鬱症。¹¹⁶前者意謂，我們必須排除精神分裂症等分裂、妄想型疾病的可能後，才能診斷徐渭患有憂鬱症；後者意謂，此憂鬱症狀並非由外在物質造成的疾患或單純親人死亡引起，才能說是憂鬱症。後者部份，詳細說明如下：

¹¹⁴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86-287。

¹¹⁵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91。

¹¹⁶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92。

慢性精神疾患，比如強迫症或酒癮，當其與重鬱症狀有關聯時，可能像重鬱症。只有當重鬱症候群全部出現並為持續性時，才可做重鬱症的附加診斷。……單純的親人死亡傷慟(uncomplicated bereavement)該和嚴重性憂鬱症加以區別，即使它帶有完整的憂鬱症候群也不算是精神疾患。然而，如果傷慟過分嚴重或延長，則診斷可改為重鬱症。¹¹⁷

徐渭可能有酒精依賴，憂鬱症狀亦可能體現於其中；而胡宗憲之死造成徐渭發作，亦可能屬於單純的親友死亡傷慟。憂鬱症的憂鬱症狀必須是「持續性」的、「過份嚴重或延長」，這點徐渭倒是符合。前者部份，詳細說明如下：

在精神分裂症中通常有相當多的憂鬱症狀。如果在一次精神分裂症發作之後接連發作一次憂鬱症，而且在精神分裂症的殘餘期也附帶有憂鬱症狀，則可做附加診斷，或為非典型憂鬱或為伴有憂鬱心情的環境適應障礙，但非「重鬱症」。患有嚴重性憂鬱症的人可能有精神病症狀；然而，若出現完整的憂鬱症狀，只有當情感性症狀在精神病症狀之後出現或相信其與精神病症狀的持續期有關時，才能做精神分裂症的診斷。¹¹⁸

由於精神分裂症與憂鬱症的症狀諸多重疊，兩者的診斷容易搞混，但兩者亦有不同之處，即前者主要是精神病症狀，後者主要是情感性症狀。精神分裂症發作後，

¹¹⁷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90-291。

¹¹⁸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90。

先有精神病症狀，才附帶情感性症狀；憂鬱症發作後，先有情感性症狀，隨之才可能出現精神病症狀。所以，我們必須先討論徐渭有無罹患精神分裂症之可能，若無，其病情可能為憂鬱症；若有，則再釐清他身上精神病症狀與情感性症狀發作的先後次序，最後，才能為徐渭究竟罹患何病下可能的診斷。

九、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定義：

此疾患群的主要特徵是：在該病的活躍階段出現某些精神病特徵，包括多重心理過程的特殊症狀，功能衰敗，在 45 歲以前發病，持續至少六個月。此障礙非由情感性疾病或器質性精神疾病產生。在精神分裂症的某階段中一定包含有妄念、幻覺，或在思想形式上有某些障礙。¹¹⁹

所謂「多重心理過程的特殊症狀」，是指精神分裂症疾患群底下又分為多種類型，只要符合其中一種類型的特殊症狀，即算是符合此一項目。類型有：

(一) 錯亂型(Disorganized type)，又名青春型(Hebephrenic)。症狀：時常語無倫次、缺乏有系統的妄念、遲鈍的、不適宜的、或愚蠢的情感。¹²⁰

(二) 僵直型(Catatonic type)。症狀：僵直性靜呆或緘默症、僵直性敵對、僵直性僵硬、僵直性興奮、僵直性姿勢。¹²¹

¹¹⁹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51。

¹²⁰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63。

¹²¹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63-264。

(三) 妄想型(Paranoid type)。症狀：迫害妄念、誇大妄念、妄念性嫉妒、具有迫害或誇大內容的幻覺。¹²²

(四) 未分類型(Undifferentiated Type)。是精神分裂症的一型，包括：顯著妄念、幻覺、語無倫次，明顯的行為混亂。不符合以上所述各型的標準，或符合一型以上的標準。¹²³

(五) 殘餘型(Residual type)。使用此類型的情況是，當至少已發作過一次精神分裂症，但導致其就醫的臨床現象並無顯著精神病症狀，但該病的跡象仍存在。¹²⁴

徐渭的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與產生幻覺等，基本上符合妄想型的症狀。

功能衰敗，是指從原先具有的功能程度衰敗下來，包括工作、社會關係、自我照料等方面。¹²⁵如徐渭〈感九詩〉：「負痾知幾時，朔雪接炎伏，親交悲訣詞，匠氏已斤木。九死輒九生，絲斷復絲續。」¹²⁶病發後，徐渭如同廢人，甚至連棺材都已打造好。徐渭發病，正在其四十五歲（且為虛歲）之時，持續時間亦超過六個月。

徐渭基本上完全符合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症狀，然而，仍必須排除情感性疾病與器質性精神疾病，才能認定徐渭可能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器質性精神疾病，如使用毒品造成的後遺症，亦會產生妄念與幻覺，然我們尚無證據顯示徐渭有使用毒品的習慣。前文提到的情感性疾病——憂鬱症，才是我們主要該斟酌的

¹²²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64-265。

¹²³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65。

¹²⁴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66。

¹²⁵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61。

¹²⁶ （明）徐渭：〈感九詩〉《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74。

對象。前文已述及，若徐渭的精神病症狀早於情感性症狀，則徐渭罹患的可能是精神分裂症；若其情感性症狀早於精神病症狀，則徐渭罹患的可能是憂鬱症。

根據作品與年譜來看，早在徐渭二十一至二十六歲間，妻子潘氏與他的相處是「恐渭猜，蹈所諱」，便已令人窺見徐渭猜忌、多諱的性格；之後他曾買婢奉母，亦曾讓友人多次介紹姻緣，徐渭或三次相拒，或婚而後絕，或賣婢被訟，與女方皆無好下場；四十一歲時，徐渭已看到「崇」；而四十四歲時的李春芳事件，徐渭所謂的「李聲怖我復入」，很可能是被害妄想。直到四十五歲，才第一次正式發病（「病易」），並出現自殘行為與自殺念頭。

由上可知，早在徐渭發病之前，他已出現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症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其病態前人格時常被形容為多疑的、內向的、畏縮的或古怪的。」¹²⁷這正可用來形容徐渭的人格特色。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還有一些附帶症狀，如初期常感到頭痛¹²⁸、較晚發病，多在中年以後¹²⁹，有外在壓力時也可能急性發病、長久以往之後也會發生人格的崩壞而陷於退縮冷漠的狀態¹³⁰、有自我殘害其軀體者、自殺率高、可能犯下兇殺¹³¹，亦符合徐渭的狀況。「具有暴力的精神疾患以精神分裂疾患居多，精神分裂疾患的暴力發生率約為2~45%。……自殺或自殺企圖的精神疾患以憂鬱症疾患佔多數，但精神分裂疾患亦不在少數。」¹³²兼具暴力行為與自殺企圖者，以精神分裂症患者最為常見。

綜合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大致認定，徐渭精神疾患的具體類型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亦可能有酒精依賴，這是較為合理的預設。

¹²⁷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頁 257。

¹²⁸ 張華葆：《精神疾病與心理治療》（台北：三民書局，2002），頁 121。

¹²⁹ 沈楚文等編著：《新編精神醫學》（台北：永大書局，1987），頁 151。

¹³⁰ 林憲：《臨床精神醫學》（台北：國立編譯館、茂昌圖書有限公司，1990），頁 117。

¹³¹ 張華葆：《精神疾病與心理治療》，頁 125-126。

¹³² 周煌智、龍佛衛、郭壽宏：〈精神病患與暴力綜說〉《心理與精神衛生·第一輯》，頁 241。

第三節、病的好轉：藝術治療與宗教養生

精神分裂症是可能被治療的——

(精神分裂症)病人之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可以完全復原，也有四分之一的人會慢性化而發生人格敗壞的現象，另外還有一半的病人雖然或多或少會殘留了一些症狀下來，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可以留在家裡和社會中，過著常人一般的生活。¹³³

就徐渭的例子而言，他出獄後行為趨於正常，精神病情的確有好轉的跡象；然而從他六十一歲還「諸崇兆復紛，復病易」來看，他應該是屬於後半的人，即「或多或少會殘留了一些症狀下來，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可以留在家裡和社會中，過著常人一般的生活。」雖然如此，能過常人生活，對徐渭來說已經是夢寐以求的事。為何徐渭的病情能夠好轉？許若菱對此有精彩的觀點：

詩人經過一連串自殺、牢獄等患難(死亡焦慮和死亡恐懼)後，並未感到萬念俱灰，相反的是得到了覺醒，過得更加充實。直接面對了死亡，曾經走過死亡幽谷的人，便會有常人不會感受過的「二度重生」(second birth)感，如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所說：「雖然人會因為形體的死亡而消

¹³³ 林憲：《心路與心病——精神醫學面面觀》(台北：健康世界雜誌社，1993)，頁 169。

毀，但是人能從透悟死亡之中得到拯救。」¹³⁴

置之死地而後生，想必便是如此。經歷了七年的牢獄之災，由於是殺人重罪，徐渭一度面臨論死的命運；然而幸好有貴人張元忬爲之奔走，徐渭終於被釋放，出獄的他有如「二度重生」。不過，精神分裂症畢竟是「精神病」而非「情感性疾病」，亦即無法通過一般的情緒轉換康復，而必須訴諸更深層、更長遠的精神治療方式。徐渭在獄中到底做了些什麼事，以致他能夠達到自我治療的效果？我們可以注意到，徐渭在獄中開始創作書畫，並有志於「道」，注了道教經典《參同契》及進行煉丹。¹³⁵然而，究竟藝術與宗教如何可能治療徐渭的精神疾患？以下將分別論之。

一、藝術治療

藝術治療這名詞總是與徐渭結合在一起。原因無他，因為徐渭有精神病，因為他從事藝術工作，因為他出獄後較爲康復了，而這幾個條件都符合藝術治療的內容。然而我們真的知道「藝術治療」是什麼嗎？在討論徐渭是如何被「藝術」「治療」之前，我們似乎有必要先一窺理論的堂奧，才能避免望文生義，錯用西方理論；而若此理論確實能應用在徐渭的例子，我們在理解理論內容後，也才能更深入地解析徐渭創作藝術的動機與結果。

藝術治療(art therapy)首先來自於分析心理學(analytic psychology)創始人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提倡。他十分重視繪畫對精神病人的積極作用，強調「畫出我們內心所視的和畫出我們眼前所見的，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根據臨床經驗，

¹³⁴ 許若菱：《異境／藝境：徐渭詩文中的疾病與自我》，頁 19。

¹³⁵ 許若菱亦提到「徐渭大抵在獄中最有意義的是書畫的精進和精神思想的修煉。」（《異境／藝境：徐渭詩文中的疾病與自我》，頁 154。）

他相信以繪畫作為表達潛意識經驗的工具，要比語言更加直接。對精神病醫師來說，則可以藉此進一步了解病人的心理活動，幫助他們揭開他們的患病情結。¹³⁶ 要先定義的是，藝術治療其實包括了繪畫治療、音樂治療、戲劇治療（是的，徐渭恰好也是位著名的劇作家）等等，此「藝術」並非我們平時使用的「（視覺）藝術」這個狹義。因此在討論徐渭與繪畫的關係時，其實用「繪畫治療」會更加地精確。

不過，由此可知，正式的藝術治療需要一位專業的心理醫師，因為讓病人繪畫是為得知他「內心所視」的事物，必須有一位觀眾藉此了解病人，窺探病人的潛意識。徐渭恐怕缺乏觀眾，觀看的大多時候只有他自己。但即使只有自己純粹的抒發，不熟悉任何心理學理論，在這過程中創作者都能得到療癒的感受。如下面所提到的這個例子：

九一一後的那些日子，其他的人也體驗到這種神奇，藝術與符號出現，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療法，療癒那些造成許許多人精神創傷的影像。紐約市的著名地標——聯合廣場，成為追悼攻擊事件犧牲者活生生的意象博物館。一個學生攜來壁報紙，紙上很快地覆滿了圖像與禱文。兩位亞美尼亞人運來一根他們鑄造的八呎高的圓柱作為紀念碑；圓柱下方懸掛著失蹤者的照片，被蠟燭、鮮花及卡片團團圍繞住。人們利用象徵與圖像來表達悲傷、支持與希望。¹³⁷

¹³⁶ 余鳳高：《智慧的痛苦：精神病文化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頁 181-182。

¹³⁷ [美] 凱西·馬奇歐迪(Cathy A. Malchiodi)著，陳麗芳譯：《靈魂調色盤》（臺北：生命潛能文化，2003），〈前言〉，頁 9。

即使是本無藝術天才、不懂心理分析的一般人，在遇到劫難時，都會自然而然地以他們所能進行的藝術創作，來達到治療的效果。「象徵與圖像」是其中最核心的部份。因為擁有那不動的象徵，封存在不動的圖像中，就能維持不消滅的希望。對徐渭而言，他繪畫中的象徵就是他最常使用的「隱喻」。徐渭特別喜愛花鳥畫，因為花鳥畫為詠物畫，通過物的形象、物背後的內涵與畫物所使用的手法，徐渭能夠傳達給讀者那永恆於畫中的不動象徵，藉此他也能長保希望。對徐渭來說，繪畫的確是他自我治療一個相當重要的方法。

徐渭從繪畫中不只得到了治療，也得到了繪畫才能的實現。一開始，繪畫是因應疾病需要而產生；但後來，繪畫也因疾病因素而獨特。繪畫與疾病間，就是這樣一個相輔相成的互相助長關係：

繪畫不同於音樂或文學，是因為不管主體有沒有受過專業訓練，都可以通過線條來傳達主體的思想 and 情感，將主體內心的意識和感情的衝突，甚至主體自己都沒有明確意識到的、非理性的潛意識活動，外射為視覺形象，在畫布上表現出來。因此，沒有學過繪畫、缺乏理性、缺乏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也能進行繪畫創作，甚至正因為精神病人的繪畫往往是在失卻理性的情景下畫出來的，使他們的作品不同於一般理性強烈的畫家的創作，而具有它獨特的韻味和意義。¹³⁸

這也是為何徐渭能在獄中無師自通。因為病人不用通過專業訓練也可以創作，而病人的身份更會將創作引領向特別的風格，甚至成為大師。許多藝術家都跟精神

¹³⁸ 余鳳高：《智慧的痛苦：精神病文化史》，頁 181。

疾病脫不了關係，如最常跟徐渭拿來比較的梵谷。但梵谷的繪畫終究是趨於狂亂，最後自己也被心魔害死；與徐渭通過繪畫抒發情感，因此得以控制心魔的進程剛好相反。因此拿他二人比較，其實並無法產生太深刻的同理感，畢竟他們最相似的地方，也就是都曾經傷害自己的耳朵而已。有道是：

藝術還有另一個陷阱，就是有關藝術的種種技術問題所形成的高牆，如果一分心顧慮到藝術表現的層面，圖像不但不能成為一種治療，甚至成為一張更大的羅網。¹³⁹

徐渭能悠遊於藝術而不被藝術所困，或許也受益於他同時進行的思想修煉。關於徐渭如何具體地從繪畫中抒發情感，後文還會說明，此處暫時不表。接下來，我們來看徐渭如何從宗教中獲得安定。

二、道教養生

人為何會信仰宗教？也許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理由與機緣，但其內在心理機制大致與「寄託」有關。正如《對面的瘋子：解讀平常的瘋狂》一書中所說：「恐懼症是由於我們不能應付現實而引起的；它導致我們信仰一個想像中的實體：上帝，存在，自然，總之是能照管我們的。」¹⁴⁰平常我們並非每個人都患有恐懼症，但或多或少，當我們不能應付現實的時候，恐懼應運而生。當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做什麼都沒有用時，我們開始希望有一個實體能照管我們，引領我們，彷彿只要相信，只要將自己依託給祂，現實就能得到解決，不安就能平息。在此並非

¹³⁹ [美] 凱西·馬奇歐迪(Cathy A. Malchiodi)著，陳麗芳譯：《靈魂調色盤》，〈推薦序〉，頁3。

¹⁴⁰ [法] 皮埃爾·瑪里著，黃荭、王佳玓譯：《對面的瘋子：解讀平常的瘋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23。

指所有的宗教信徒信仰動機都來自於脆弱，但不可否認，宗教是心靈脆弱者一個完美的避風港，只要你全心投入，「一切唯心造」，換個思考方式，自身的痛苦就能得到解脫。

因此，宗教對精神病患而言，也能起一定程度的治療效果。如張國琹所言：

在宗教的祈禱中，我們也能發現有不少的自暗示的作用，對治療心理的疾病有時是很有效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祈禱也是心理疾病的一種治療方法。……如人能按著自己的信仰，虔誠地，認真地做一番祈禱工夫，確是一種很有效的自我治療方法。¹⁴¹

所謂「暗示」(Suggestion)，其理論在心理學與精神病學上有不同流派的爭論，但大體而言，是指「被暗示者幾乎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來接受暗示者的意見，來執行暗示者所指示的行為」¹⁴²，從而達到治療的功效。例如「安慰劑」(placebos)就是一種暗示的運用，這種藥本身可能只不過是維他命之類的東西，但醫生鄭重告訴病人「每天嚴格按時服用幾次」、「服用兩三天後一定會好」，表示出很大的信心，病人因此被激發出能夠痊癒的信心，經由這樣的心理治療病已經先好了大半。¹⁴³至於「自暗示」(Autosuggestion)，就是被暗示者與暗示者是同一人的暗示，像經由宗教祈禱此一自發性的行為讓自己的心情舒緩，就是一種自暗示。暗示的精髓在於：你必須有全然的信心，暗示才會成功。例如你對醫生權威的相信，你對超現實力量存在的不加懷疑，都是暗示真能成功的先決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宗教本身就是個最好的暗示載體，因為宗教正建立在最強大的信心上。精神

¹⁴¹ 張國琹：《精神病學概論》，頁 66-67。

¹⁴² 張國琹：《精神病學概論》，頁 48。

¹⁴³ 張國琹：《精神病學概論》，頁 61-62。

病患藉由宗教，便能獲得光靠醫生或自身無法獲致的正面力量。

實際上，我們的確常能看到宗教被運用在治療精神病患上。在歐美各國，大醫院都有專任的駐院神父或牧師，他們也被列入醫院的醫療陣容中。¹⁴⁴在中國，家族處理精神病患時常會尋找藥草治療師、內科醫師或神媒道士。¹⁴⁵有研究指出，佛教禪宗的打坐可以調整患者自律神經體系的習性。¹⁴⁶而中國民俗精神醫療機構龍發堂，由僧侶管理、照顧精神病患，在沒有專業醫學訓練與藥物的基礎上，竟然能使多數精神病患病情好轉，更是一項驚人的成就。¹⁴⁷由此可知宗教與精神病治療間的關係，與宗教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

於是，在黑暗的獄中，徐渭也開始投身於宗教的撫慰。在討論他於獄中的行為與心路歷程前，我們可以先思考他為什麼會選擇道教，而不是他亦有涉獵的佛教或儒學。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是徐渭從小的道教淵源，讓他在不親切的環境中選擇了最親切的宗教；一個是道教特有的養生秘訣，讓為疾病困擾的徐渭希望從中得到救贖。

先說他與道教的淵源。從徐渭父子三代的命名，可約略看出徐家跟陰陽五行思想的關係。¹⁴⁸徐渭父親為徐鏞，字克平，號竹庵主人，官至夔州府（今四川奉節縣）同知。元配童氏生有二子徐淮（字文東）、徐潞（字文邦），童氏去世後，繼室苗氏未生育，其侍女亦為苗氏，被納為妾，生徐渭。¹⁴⁹徐渭則有二子徐枚、徐枳。徐家三代採取五行的金、水、木偏旁命名，金生水，水生木，符合五行相生之理。陰陽五行思想，與道教有密切關係：

¹⁴⁴ 張國琿：《精神病學概論》，頁 68。

¹⁴⁵ 林宗義著，趙順文譯：《精神醫學之路—橫跨東西文化—》（板橋：稻鄉出版社，1990），頁 179。

¹⁴⁶ 張華葆：《精神疾病與心理治療》，頁 240。

¹⁴⁷ 張華葆：《精神疾病與心理治療》，頁 240-246。

¹⁴⁸ 王煜：〈王畿表弟徐渭的三教因緣〉，《哲學與文化》，十七卷第四期，頁 303。

¹⁴⁹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頁 11-12。

煉丹術，是中國道教文化的精華。……無論外丹術或內丹術，在闡敘自身的學術旨趣時都毫無例外地援引了陰陽五行學說，都利用這一學說建構自身的思想體系，並運用這一學說所能提供的思維框架，作為分析與綜合研究的必要手段，說明一些難以直觀解釋的道理。¹⁵⁰

雖然不能就此定論，徐家三代的命名與道教煉丹術有直接關係，但徐家以五行相生之理為子孫輩命名，至少表示其家學有受到陰陽五行思想薰陶。事實上，徐家長子徐淮長大後，的確成為一名喜愛煉丹術的道教中人。徐渭〈伯兄墓誌銘〉云：

（兄）喜蹴踘燒丹。……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遇神仙焉，而卒不得。……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銘曰：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魄雖葬於此，其魂氣則無不之。¹⁵¹

徐淮喜愛外丹術，相信神仙之說，寧願捨棄家室遍遊名山，希望遇到神仙，連死前一個月，都還在山中燒煉金丹。徐淮對道教煉丹成仙的狂熱願望，徐渭非常了解，故連最後的銘文，徐渭都要寫說：兄長的志向，為弟很清楚，您到處遊歷名山，希望與神仙遇合。現在您雖然下葬於此，靈魂卻可以自由地到您想要的地方去了。

¹⁵⁰ 蕭漢明、郭東升：《周易參同契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頁103。

¹⁵¹ （明）徐渭：〈伯兄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632-633。

這位長兄對徐渭影響很大，可謂長兄如父。徐渭出生百日後，父親就去世。「渭少依繼母苗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¹⁵²徐渭由嫡母苗宜人撫養長大，直至十四歲苗氏去世，由兄徐淮接手照顧（徐渭生母在徐渭十歲時便被改嫁，離開徐家）。徐淮長徐渭二十九歲，「性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¹⁵³徐淮雖然追求神仙之術棄家雲遊，但在徐渭眼中看來，他仍舊是位值得依靠的了不起長者。事實上，徐渭也曾跟著徐淮與道教中人蔣鏊一同煉丹。徐渭時年二十五歲，而三人一起煉丹後沒多久，徐淮就突然病卒，年五十四歲。

徐渭並非單純作為兄長的陪伴而已，他自己對蔣鏊也很崇拜，對煉丹也有興趣。蔣鏊，號相崖，湖南零陵人，正德八年舉人，曾任廣東教諭，升河南扶溝知縣。致仕歸，吟詠自娛，湖南通志有傳。蔣鏊晚年棄官學仙，遨遊四方。嘉靖二十四年三月，遇到雲遊求仙的徐淮，志同道合，成為師徒。¹⁵⁴徐渭〈蔣扶溝公詩〉并序共六首，流露出對蔣鏊的推崇、對伯兄的哀悼、對三人一起煉丹過往的懷念與對煉丹修行的期許。〈其一〉詩云：

驅車出閩海，弭節越江濱，回盼行李間，猶帶武夷雲。吐嘯內羲農，圖書
媿皇墳，袖攜一束字，矯矯龍虎文。鼎湖拾烏號，關門屬紫氛，丹成一揮
手，長往謝人羣。¹⁵⁵

武夷山是道教洞天福地的三十六小洞天之一，前四句讚頌蔣鏊遊歷之廣，沾染了洞天福地的靈氣，且根據序的「頃者又將浮湘江，並九疑」，同為三十六小洞天

¹⁵²（明）徐渭：〈伯兄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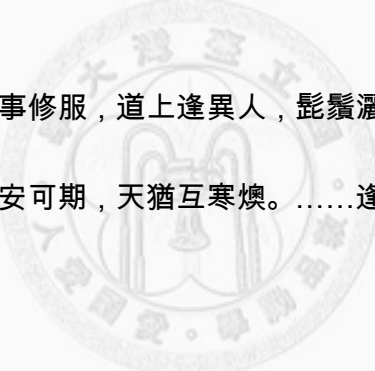
¹⁵³（明）徐渭：〈伯兄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3。

¹⁵⁴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174-175。

¹⁵⁵（明）徐渭：〈蔣扶溝公詩其一〉《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80。

的九疑山洞，是蔣鏊的下一個目標。接下來四句充滿道教術語：吐納、長嘯是道教的養生調息之術，伏羲、神農是道教尊崇的先人，河圖、洛書是易學經典，由此衍生的陳搏無極圖等圖書之學也呈現出道教金丹修煉的原理。¹⁵⁶皇墳是古代三皇的典籍，與讖緯等圖書之學連結在一起；木火合併稱「龍」，金水合併稱「虎」，龍虎則是丹道常用的重要代稱¹⁵⁷。這一段是讚頌蔣鏊的修為，也透露出徐渭對丹道的了解。最後四句，丹道中日象徵人的元神，又借金烏來指稱日¹⁵⁸，跟煉丹有關，紫氛則在講道教始祖老子「紫氣東來」之典故。是故最後「丹成一揮手，長往謝人羣」，蔣鏊表現出高道的樣貌也不意外了。

〈其四〉、〈其五〉則包含了對伯兄未能長生成仙的哀悼與對煉丹生活的懷念：



伯氏頗好道，終歲事修服，道上逢異人，髭鬚灑林竹。……冀得長奉侍，
雙飛向王屋，人命安可期，天猶互寒燠。……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

159

言從君子遊，朱夏縹繁陰，今日見君子，秋風捲霜林。……憶昔兄與弟，
相樂和鳴琴。奉君會稽山，回睇香爐岑，兩兩捧清爵，一一聆徽音。……

160

當時三人見面是在夏日山中，兄弟兩和樂鳴琴，共同侍奉蔣鏊，聆聽丹道至理，

¹⁵⁶ 詹石窗：《易學與道教符號揭秘》（台北：大展出版社，2003），頁 241。

¹⁵⁷ 任法融：《周易參同契釋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頁 22。

¹⁵⁸ 任法融：《周易參同契釋義》，頁 40。

¹⁵⁹ （明）徐渭：〈蔣扶溝公詩其四〉《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81。

¹⁶⁰ （明）徐渭：〈蔣扶溝公詩其五〉《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81。

望能一同成仙飛昇到十大洞天之一的王屋山去。可惜天有不測風雲，人也有旦夕禍福，伯兄無法活到重見蔣鏊之時。「逢師苦不早，煉攝總成哭」，徐渭認為，若能早點遇到蔣鏊就好了，如此說不定一切還來得及，伯兄的煉攝也不會化為泡影。「金丹未成，玉顏曷駐？渭每念此，可謂寒心。」¹⁶¹從此處可見，二十五歲的徐渭對外丹術還是很相信的。〈其六〉更明顯表現出這種對煉丹著迷的傾向：

……當時煉藥所，依然霞色綢，神丹一脫鼎，服食靡春秋。吞之不下吭，兩腋如輕鷗，志想所在之，一日達九州。以知人身理，而與造化謀，願托塵眇身，努力期前修。¹⁶²

「神丹」不但能使人長生不老，還能使人如生兩翼，一日之間抵達想去的地方。這樣不可思議的修煉一旦成功，連造化之秘都能掌握。於是徐渭最後也說，希望能在這肉身當中，繼續努力修煉下去。這不但是對蔣鏊的送別之詞，也是對自己的期許。

除蔣鏊外，錢槩也是在徐渭青年期，影響其道教修煉甚深的人。錢槩，字八山，一字世材，又號雲藏，浙江山陰人，嘉靖五年進士，和王慎中同年，官至刑部郎中。以後棄官在秦望山半岩修道，再由道入佛，著有《逃禪集》，徐渭曾為其作序，生平事蹟見紹興府志人物志仙釋類本傳。¹⁶³錢槩是王畿的好友，王畿曾贈錢槩以「與子同遊不記年，白頭相對尚依然」之句¹⁶⁴；王畿又是徐渭的表哥，錢槩與徐渭的交遊，可能便來自於這層關係。〈畸譜〉將錢槩列之於「師類」：「與

¹⁶¹ (明)徐渭：〈蔣扶溝公詩序〉《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80。

¹⁶² (明)徐渭：〈蔣扶溝公詩其六〉《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82。

¹⁶³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173-174。

¹⁶⁴ 〈別錢八丈詩〉龍溪集卷十八

之處，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間。」¹⁶⁵錢樛為嘉靖五年進士，時徐渭才六歲，年紀相差不少；錢樛又在〈畸譜〉中被歸至「師類」，表示徐渭對他應是相當敬重，並承認自身思想上有受到他的影響。錢樛死後，徐渭作有〈哀詞〉總括這位高人的修行與他們的交往：

結髮慕古昔，文字薄齊梁，末路邃理道，眇聖卑皇王。猛棄百乘資，誓言學長生，一朝忽超悟，逃玄事西方。高山虎豹叢，結茅坐中央，饘粥不得飽，啖棗充肝腸。如是者三載，鄭魄歸蒼茫。曩者一見予，如鵬逐鵬翔，窮海求大翼，自謂不再雙。而予感其說，亦若宮與商，惠施不在世，莊生暗其吭。¹⁶⁶

錢樛先是學道教成仙之術，然後再轉往佛教懷抱，只是在山中苦修三年後，便與世長辭了。徐渭年輕時從他那邊得到的，還是道教方面的影響，且從後半段大鵬鳥與海、惠施與莊生的比喻看來，他們之間的交遊還是建立在道家／教基礎上。錢樛曾說他們之間的交往「如鵬逐鵬翔」、「自謂不再雙」，頗有伯牙相遇子期的知音之感，可見二十三四歲的徐渭，對道教已經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故兩人能相談甚歡；而徐渭也感動於錢樛的認同，以惠施死後莊生無能有與之談者作結，亦是表示除了錢樛之外，再無其他人能再與他一同討論長生玄理了。

徐渭與錢樛同為道教中人的友誼與交流，還表現在那篇著名的〈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上。徐渭三十六歲時，錢樛在錢塘江邊西陵渡口做法事，追悼抗倭戰死烈士，徐渭便寄贈了這首七言古詩給他。這首詩因「率戲效李賀體」而

¹⁶⁵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33。

¹⁶⁶ (明)徐渭：〈哀詞錢刑部公樛〉《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87-88。

得名，不少學者更由此評斷徐渭與李賀文學風格相似。本文對此有不同看法，將於下一章討論徐渭作品分期風格時談及，現先就道教相關部份討論。〈附書〉云：

側聞公遠臨江滸，普薦國殤，補化理之不及，超沉淪而使脫。渭敷揚鮮才，歡喜無量，賦得陰風吹火篇以獻，附書別作四首，兼乞覽觀，率戲效李賀體，不審少有似否？別奉唐集一部，伏希垂納。¹⁶⁷

錢榎做法事是爲了「普薦國殤」，這是一種道教的齋醮活動。壇醮法事有祈禳、度亡、延生、放戒、祭天、解星、鎮宅、金刀斷索（度縊死者）、起伏尸（度溺死者）、解冤結、招孤魂、壽星燈、延生燈、請經、受籙、上供、送葬、送鬼、淨宅、經懺等¹⁶⁸，錢榎所主持者應爲度亡、招孤魂一類。能主持此種大型儀式，主事者要兼具道教修養與官位加持，錢榎兩者得兼，故道友徐渭相與慶賀。〈陰風吹火篇〉實際上就是齋醮法事的過程：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去，竹徑歸來天未曙。
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
關門懸蠹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人說兵事。
高旛影卧西陵渡，召鬼不至毘盧怒，大江流水枉隔儂，馮將呪力攀濃霧。
中流燈火密如螢，飢魂未食陰風鳴。髑髏避月攫殘黍，幡底颯然人髮豎。
誰言墮地永為厲，宰官功德不可議。¹⁶⁹

¹⁶⁷ （明）徐渭：〈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13-114。

¹⁶⁸ 胡孚琛：《道學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246。

¹⁶⁹ （明）徐渭：〈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14。

「醮儀的程式大致為設壇、上供、祝香、升壇、唸咒、發爐、降神、迎駕、禮懺、讚頌、復爐、送神等。」¹⁷⁰所謂「陰風吹火」之火，就是指醮儀時所必要的爐火。在發爐、祝香的煙霧中，出現了「鬼聲」，不但操鄉語，還能牽人說兵事，這就是降神／鬼，也許是附身在乩童身上，說起了自己原先不知道的方言，和自己原先不熟悉的兵事，而增加了亡靈附身的可信度。高幡是設壇的一部分，道士並一邊在濃霧中唸咒，中流燈火則類似現在放水燈祭奠死者的儀式。從「飢魂未食」、「殘黍」，也可看出上供準備了食物，在亡靈降臨橫掃中人們自然感受到陰風陣陣。最後徐渭歌頌了錢梗主持齋醮法事的功勞，正因有他亡靈們才得以被超度。

〈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呈現了道教齋醮的過程，精彩詳盡。周群認為徐渭「對於齋醮丹鼎之事並無太大的興趣」¹⁷¹，但考之徐渭從童年到青年時期的經歷，這說法或許是失之武斷了。

徐渭於四十五歲精神病發，隔年暴怒殺妻，入獄七年。在服獄期間，徐渭便重拾煉丹工作。顧景星〈徐文長遺事〉記載了這件事：

在獄七年，燒煉藥物，鍛土為鼓，擊之鏗鏘然。¹⁷²

與此同時，徐渭也註解了《周易參同契》。《周易參同契》被稱為「萬古丹經王」，其名稱來自於參同周易、黃老、爐火三奇而歸於一，妙契大道也，為後世言丹鼎燒煉者之祖。¹⁷³他有〈養生書成紀事與夢〉七律一首：

¹⁷⁰ 胡孚琛：《道學通論》，頁 246。

¹⁷¹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頁 125。

¹⁷² （清）顧景星：《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206，頁 417。

¹⁷³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129。

黃梁換色道書成，紫甲更來夢裏呈，孝婦不冤終有雨，水禽持蚌一何晴。

中郎贖命慳修史，叔夜濱刑且養生，見說漁翁憑一葉，波掀浪穩付前程。

174

其夢內容為「夢小溪蟹如斗大，脫殼出嬰兒，已而復入殼」¹⁷⁵，故有水禽一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周易參同契》稱作「養生書」，並有「叔夜濱刑且養生」之句，類比他自身遭遇，說明自己即使繫獄如嵇康，也要注意養生。由此可見，徐渭之所以煉丹，之所以註解「萬古丹經王」《周易參同契》，或許是爲了「養生」這個動機。

爲何煉丹註書會跟養生有關呢？道教與養生的關係，由來已久。道家重要典籍《莊子》有〈養生主〉一章，其中「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陳玄英疏證：「遂悟養生之道也。」古代思想家從人與天地的相互對應角度來思考養生的道理，並且形成了系統理論，這就是養生學。¹⁷⁶東漢以來，黃老之術和養生術融合爲一，故後世養生學之著作多入於道家和道教。¹⁷⁷胡孚琛如是說：

道學是一種「天人同構、身國一理」的學說，它將人體看作一個小宇宙，

因之宇宙間的大道既可以用來治國，又可以用來治身。道教是一種「生道

合一」的宗教，因之養生本身就是修道。¹⁷⁸

從學理上而言，既然道教認爲「天人同構、身國一理」，吾身便是道，道便是吾

¹⁷⁴ (明)徐渭：〈養生書成紀事與夢〉《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七》，頁 273-274。

¹⁷⁵ (明)徐渭：〈養生書成紀事與夢〉《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七》，頁 273。

¹⁷⁶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講》(台北：五南，2005)，頁 211。

¹⁷⁷ 胡孚琛：《道學通論》，頁 280。

¹⁷⁸ 胡孚琛：《道學通論》，頁 259。

身，故修生就是修道，修道就是修生。在道門中人看來，保持自身形體的完整與健康，是天道流轉人間的必然體現。¹⁷⁹由於道教將人體看作是由形（軀體結構）、氣（生命結構）、神（心理結構）三個部份所組成，所以道教的養生方法，也是從這三個部份入手。如按摩、導引、武術以煉形，行氣、胎息、龜息以煉氣，內視、存思、守一以煉神。還有服藥以補血、服氣以補氣、采光以養神等借外物以自固的養生法。¹⁸⁰

其中，服藥、服食便演變成了外丹之學。古人認為，藥物既可治病，也可延年益壽，以致長生不死。因此從春秋到秦漢，都有熱切尋找傳說中的長生不死藥的君王，這種熱切追尋也促進了神仙方術的勃興，外丹術的興起。爲了達到學道最終目標——羽化登仙，長生不死是基本條件。《周易參同契》應運而生，爲煉丹術提出了一套系統的理論架構，對此後內外丹術的實踐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上一節提到，徐渭曾註道教養生經典《黃帝內經·素問》，並自稱「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其《徐文長佚草》中又有〈醫學〉之卷¹⁸¹，可見其對醫學養生本有興趣及功底。考之徐渭生平，確定有從事煉丹的除了二十五歲隨伯兄同蔣鏊一起之外，就是獄中四十六～五十二歲這七年，而也是在四十九歲時，完成了對「萬古丹經王」《周易參同契》的註解。在入獄前二十年間，徐渭對道教還是保持著一定興趣（如三十六歲時他寄吟詠國殤法事的詩給錢槩），只是由於忙於科考與入幕，又經歷了人生中的潮起潮落，他未必有時間精神繼續鑽研金丹之道。然而，徐渭四十五歲時精神病發了。他幾度自殘，雖然得海上生華氏治療而不死，但隔年又因暴怒殺妻而下獄。四十五歲那年的精神病發，允稱徐渭人生的轉捩點，正是由於死裡逃生後又病情反覆，使徐渭重萌養生念頭，重拾

¹⁷⁹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講》，頁 167。

¹⁸⁰ 胡孚琛：《道學通論》，頁 261。

¹⁸¹ （明）徐渭：《徐渭集·出版說明》，頁 4。

煉丹事業，並再次註解養生之書。

徐渭四十七歲時於獄中寫成的〈餘生子傳〉，也反映了他希望善用餘生並進於道的想法：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目其生為餘也，號餘生子，自為傳，號餘生子傳。……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為愈也。……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賈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¹⁸²

有個叫葛景文的人，一日忽然猝死又復生，從此他將接下來的人生看作是多餘撿到的，自號「餘生子」。徐渭因而聯想到自己也有類似遭遇，曾因精神病發多次自殺，又多次撿回一命，這種鬼門關前走一趟的經歷正與餘生子同。然而失而復得者有善畜與不善畜之別，餘生子自認實踐了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訓，安然處世，善用其餘生；徐渭自己卻因殺人繫獄，置自己於危險境地，是不善用其餘生。一

¹⁸²（明）徐渭：〈讀餘生子傳〉《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頁 576。

福一禍，要說命運獨厚於餘生子未嘗不可。

然而「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儘管自己時運不如餘生子，但希望進於道的決心，是與餘生子同的。儘管當下未必已進於道，但他不承認命運於進道方面也獨厚餘生子。其言外之意，便是自己也希望善用餘生，積極經營，即使現況困窘，最終也要達到進於道的境界。

不過，到底「進於道」的具體涵義是什麼？徐渭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¹⁸³，從徐渭自認頗有心得的《莊子·養生主》中，我們可以看到「養生」與「進道」的關係：

為善无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¹⁸⁴

「為惡無近刑」，為惡者將鄰近於刑戮，這是要避免的。「緣督以為經」，注云：「順中以為常也。」¹⁸⁵只有順應中道，不落善惡，才得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徐渭有〈論中〉七篇文章，對於中道有自己一套學術思想¹⁸⁶，雖然他因為精神疾病纏身，無法親身實踐，最終仍「為惡近刑」、「蹶蹶然置身於理」，導致「進道與葛子異也」，但至少他仍有必須順中進道的自覺，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

緣督以為經是進道的方法，而「庖丁解牛」的故事當然是將此法具象化的最好註解。庖丁為梁惠王解牛，首云「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¹⁸⁷庖丁之刀

¹⁸³ (明)徐渭：〈自為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9。

¹⁸⁴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15。

¹⁸⁵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頁 117。

¹⁸⁶ 可參考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第二章：致“中”為本的學術思想。

¹⁸⁷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頁 119。

出入於牛身的經歷，正像徐渭懷才出入於人世的經歷。只是庖丁做得到「善刀而藏之」，徐渭做不到，這是造成結果不同最關鍵的差別。「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¹⁸⁸再次呼應篇名，表示出順中之道與養生的關係。徐渭〈餘生子傳〉，便反映出莊子這樣的思想，也表達了自己欲向葛子看齊的決心。

但是，困於樊籠、精神又出問題的徐渭，真有可能進於道嗎？《莊子·養生主》再次提供了解答：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¹⁸⁹

山林中的雉雞雖然走十步才能找到一點食物，走百步才能找到一點飲水，但牠還是不想困在樊籠中被飼養。失去自由，對養生進道是明顯的妨害。所以徐渭在〈餘生子傳〉中說自己「其處也恒危」，唯有逃脫牢獄，獲得自由，才是進道之根本。上一節推斷徐渭之病為精神分裂症，此病可能由後天誘發，但來自家族遺傳的機率相當高。莊子卻認可這樣看似天生不正常的人，也有進於道的可能性：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190

「介」乃獨腳之意。公文軒首次見到右師，為他只有一隻腳的身體殘缺而驚訝。

¹⁸⁸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頁124。

¹⁸⁹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頁126。

¹⁹⁰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頁124。

然而右師之介爲天生，是上天賦予的，是故亦合乎自然之道，依舊可以養生。巧合的是，徐渭曾謂第一任妻子「其介似渭也」，並因此爲她取字介君。此二介雖意義不同，但皆有異於世人之意，無法合於世人之目光標準，這或許是徐渭心中的痛。然而莊子包容這樣的相異，肯定天生之人皆有進道養生的可能。這對徐渭是積極的鼓勵，這種積極便在〈餘生子傳〉中表現了出來。

從入獄前的多次自殺未遂，到獄中的煉丹、註書、作文以明志，徐渭的意志從被疾病擊垮到重新振作。而安定他、撫慰他最重要的功臣之一，就是道家／道教的養生理論。

思想方面，徐渭有道教的支持；情感方面，徐渭有繪畫的宣洩；而兩者都有強大的精神治療效果。這就是爲什麼徐渭在獄中七年能將身心狀態逐漸扭轉，把精神疾病的傷害減到最低。徐渭並未因困難的環境與內心的煎熬放棄自己，而是選擇勇敢面對，努力克服，最終得到提昇。這種精神，是以往論者匆匆掠過，在世人眼中隱而不顯的。但這樣對生命的執著，或許正是徐渭其人最重要的特質；而或許也是因爲這種執著，散發在他的創作中，使他的作品擁有一種懇切動人的力量，真誠無比。

第三章、徐渭性格與其生命中的人們

上一章勾勒了徐渭的精神病史，這一章要討論的是，在這段歷史背後影響他的人們。一個人的人格發展，與他的早年教育、經歷息息相關；許多精神疾病，更可追溯到患者童年時期的家庭問題；加上徐渭曾受到摯愛早夭、恩公冤死的巨大打擊，這些都是引發他病情的間接或直接因素。¹⁹¹如果說，上一章討論的是 **who**——徐渭究竟是怎樣的人？這一章討論的就是 **why**——徐渭為何會成為這樣的人。

在研究「為什麼」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些影響他甚鉅的人們，在徐渭的筆下佔了不少篇幅。其中或記敘，或抒情，或直白，或隱晦，這些人不只是影響了徐渭這個「人」，更影響了徐渭的「文學」。他們造成了徐渭的某些人格特質，流露在其作品中成為文學特色；也因其重要性時常被徐渭提及，成為他作品中重要的文學題材。因此，理解這些人，將是理解徐渭其人其文的重要入門鑰匙。

第一節、早年·嫡母與師友：缺席父親

徐渭常被稱作天才，而天才與早年的教育是分不開的。他從小便確立了將來的志向與路線，他未來的性情與風格，在年少時候也已經可見端倪。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西元 1521 年）農曆二月四日（西曆 3 月 12 日），徐渭

¹⁹¹（明）徐渭：〈嫡母苗宜人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2。

生於浙江省山陰縣大雲坊觀橋巷、大乘庵東的榴花書屋（今紹興縣青藤書屋）。徐渭從小便顯露出聰明，四歲時長嫂楊氏過世，他已經能幫忙迎送弔客；六歲時入小學，老師一次教數百字，他只看一次就背了起來；八歲時已懂得經義，跟隨陸如岡學習八股文，被老師稱讚「是徐門之光也」¹⁹²；十歲時被山陰知縣劉昺接見，劉昺相當賞識他，勉勵他多讀古書，勿徒記程文。少年時期的徐渭除了讀書早慧，亦很有才華，十二歲從陳良器學習古琴；十四歲從王征學琴曲，一個月能彈二十二首，並為〈前赤壁賦〉自製琴譜；十五歲從彭應時學劍術，還與同學比射箭、騎馬。¹⁹³

青少年時期的徐渭，是在嫡母的期許之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徐渭出生於官宦家庭，他的父親徐鏞，以舉人官至四川夔州同知，在他出生百日後就去世了。他的嫡母苗宜人，「性絕敏，略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憚」¹⁹⁴，一手承擔起宗族家事。苗宜人是雲南人，隨夫遠到浙江，始終懷念故鄉的母親而不快樂；丈夫過世後，又與徐准的妻子宗族間處不好，徐渭便成了苗宜人的唯一寄託。雖然徐渭還有兩位哥哥徐准、徐潞，但他們是徐鏞第一任夫人童夫人所生，非續弦的苗夫人所生；徐渭母親則是苗氏的侍女，苗氏將他接管過來後視如己出，「日夜課望渭」、「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¹⁹⁵，對徐渭極其期許。儘管在徐渭十歲時，徐家因為徐准經商失敗而家道中落，苗宜人把徐渭的生母遣出了，但徐渭依舊很感念嫡母的養育之恩。徐渭十四歲時，苗宜人病逝，在嫡母臨終前，徐渭還曾磕頭出血、絕食三日，求神以自己代替嫡母。苗宜人的母愛與栽培，影響徐渭的一生至鉅。

對由嫡母獨力一手帶大的徐渭來說，父親的形象是疏離的。翻開《徐渭集》

¹⁹²（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25-1326。

¹⁹³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111-113。

¹⁹⁴

¹⁹⁵（明）徐渭：〈嫡母苗宜人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1-632。

十一篇墓誌銘，他為父親寫的是其中最短的一篇，而且掛上了表哥王畿的名，他只負責代作，不摻雜個人情感。比起來，他為嫡母寫的刻畫詳細、真情流露，可知徐渭對這位只有百日緣份的父親，情感是相當淡漠的。

父親的缺席，對兒子會造成重大的心理影響。根據佛洛伊德的看法，男孩在幼兒時代（約四至六歲）會受到一種追求快感的慾求「力比多」(Libido)所引導，想要爭取母親的憐愛，這就是「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在這過程中，他發現父親是與母親最為親暱的人，於是他開始模仿父親，包括父親的態度、價值觀念與行為舉止，以取悅母親，這就是男孩男性化的開始，他從這個階段起學著怎樣當一個男人。¹⁹⁶因此，如果沒有父親，男孩便失去了模仿的對象，他沒有一個社會化的男性榜樣可供參考，也不知道身為男性該怎麼經營婚姻與家庭。這樣的孩子，未來婚姻之路難以順遂。這也為日後徐渭殺妻下獄，埋下了遠因。

此外，徐渭從小的師友也形塑了他未來的方向。山陰知縣劉昺召見賞賜年僅十歲的徐渭，是一件相當榮耀的事，從徐渭在文字理應簡潔的〈畸譜〉上花許多筆墨詳細描寫整個會面的過程與對話，便知道這次會面對徐渭來說印象深刻，也很重要，足以在人生大紀事上佔有一席之地，後來劉昺也名列〈畸譜〉的「紀知」一欄，可見徐渭將他視為生平最早的知音之一。正是這樣慧眼的劉昺，給了徐渭「務在多讀古書，期於大成，勿徒爛記程文而已」¹⁹⁷的建議。這對日後徐渭於古文的興趣與精進，或許有難以磨滅的影響吧。

除了劉昺，徐渭十五歲時認識的朋友蕭翊，也喜愛秦漢古文。蕭翊，字女臣，號雲萊子，「性絕聰明，亦絕疏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¹⁹⁸，於十六七歲時

¹⁹⁶ [美] 克里斯多佛·安德森著，施寄青譯：《父親角色》（台北：遠流出版，1993），頁 6。

¹⁹⁷ (明) 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26。

¹⁹⁸ (明) 徐渭：〈蕭女臣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5。

得到叔叔提學副使蕭鳴鳳喜愛，安排與徐渭當同學。蕭翊與徐渭年紀相仿、同樣聰明又性情接近，兩人交情一直維持到長大後，徐渭曾云「女臣於渭好兄弟也」¹⁹⁹。由於蕭翊不喜舉業，貧而好施，最後在窮愁中死去，年僅三十九。蕭翊死後徐渭「哭寺中幾絕」²⁰⁰，與朋友合資埋葬了他，並代表朋友群寫了墓誌銘。這位徐渭從小到大的知心好友，除了秦漢古文，還喜愛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蕭翊精於故楷，死後作品被重金搶購，是有名的書法家。他對古文、老莊、仙釋、書法的研究，無一不與徐渭的興趣合轍，這些都為徐渭日後的發展展示了方向。

徐渭能文會武，也來自從小的培養，教他劍術的彭應時，是一時之選。彭應時，山陰人，曾中武科為鎮撫，後來因亢被罷黜，做了徐渭的老師。其人「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²⁰¹，徐渭在他的指導下，劍術、射箭、騎馬都得到了鍛鍊。後來彭應時被都御史王抒提拔，參與抗倭戰爭，善撫士卒而得人心，卻在賊襲中奮鬥至死。這些事件，都為日後徐渭對抗倭戰事的關心、實踐與相關文學創作，奠定了基礎。

從徐渭弱冠被錄取為山陰縣學生員後，便開啓了他文名遠播卻科舉失利的跌宕生涯。二十歲時，徐渭參加第一次鄉試，落榜；二十一歲，與潘氏結為連理，但後來得知仲兄徐潞過世的消息；二十三歲再度落榜；二十五歲長子徐枚出生，但長兄徐淮過世；二十六歲三度落榜，且潘氏去世；二十七歲師事季本，學習陽明心學；二十九歲四度落榜；三十二歲被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取為第一，補廩生，但接下來的兩次鄉試依然落榜。

徐渭曾得陽江典史潘克敬激賞，將長女潘氏許配與他；也曾與錢樞、蔣鏊、

¹⁹⁹ (明)徐渭：〈蕭女臣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5。

²⁰⁰ (明)徐渭：〈蕭女臣墓誌銘〉《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六》，頁 635。

²⁰¹ (明)徐渭：〈彭應時小傳〉《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五》，頁 628。

沈鍊等卸任或現任官員交遊；又受名臣薛應旂、唐順之的賞識，且得為季本門生，這些社交知遇與他的仕途乖舛正好形成強烈對比。徐渭少年即顯露才情，又與諸名士往來，自是壯志滿懷、心比天高；但屢試不中是他心中最大的痛，這種才情與際遇的反差，亦是他未來發病的原因之一。

第二節、紀知·唐順之：心學一脈

若要問徐渭一生中最重要的知音為誰，以下這首詩應可提供答案：

卅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哭既不回知久絕，請將一物付秦灰。

202

詩後自註云：「吾欲盡焚舊草，故作此詩，一友止之，遂止，相知者是姓唐人。」徐渭曾動念「盡焚舊草」，而動機是由於三十年前的一位相知已經不在，這位「姓唐人」對徐渭的重要性由此可知。《畸譜》中有〈紀知〉一篇，其中姓唐者即為唐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早年曾因不願攀附權臣張璁，引疾告歸；更因上不御朝，請朝太子，被削為民。後東南倭寇作亂，他以知兵被起用，為嚴嵩任命北部職方員外郎，與胡宗憲協謀討賊，大敗賊於崇明沙。後持續討倭，並賑淮、揚饑民數十萬。不久，因居海舟得疾而卒，年五十四。除了戰功，他也是著名的「唐宋派」古文大師，與王慎中等並稱「嘉靖八才子」；思想則得自於王畿，與羅洪先亦有往來。

²⁰² (明)徐渭：〈卅年〉《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375-376。

這樣一位當時的大人物，與徐渭的距離似乎有些遙遠，更罔論成爲生死至交。事實上，他與徐渭明文有載的交集的確不多。他們有交遊，但或許沒有時常見面，徐渭詩文中只記載了一次他們的會面，這也是他們第一次相會。見〈壬子武進唐先生過會稽，論文舟中，復偕諸公送至柯亭而別，賦此〉：

(詩註) 時荊川公有用世意，故來觀海於明，射於越圃，而萬總兵鹿園、謝御史狷齋、徐郎中龍川諸公與之偕西也，彭山龍溪兩老師為之地主。荊公為兩師言，自宗師薛公所見渭文，因招渭，渭過從之始也。

帆色亂蒹葭，舟行渺陂澤，晝日聚星精，湖水難為白。念此陽羨客，遠從東海來，素書授黃石，竭使羣公猜。引弓洞七札，矍圃風颼颼，白猿既坐啼，楊葉亦生愁。忽然發白羽，招此文士遊，轉棹不可止，忽到津西頭。柯亭鎖烟霧，異響杳不流，獨有賞音士，芳聲垂千秋。²⁰³

由詩註可知，徐渭能夠與唐順之見面，是因為評試過徐渭的主考官薛應旂向唐順之推薦徐渭文章，剛好唐順之來會稽視察海軍時，徐渭的老師季本與王畿又是東道主，於是唐順之主動請兩位老師引見。當代名流召見一介布衣，這對徐渭來說不啻是極大光榮，而唐順之也的確對徐渭激賞不已。《畸譜·紀知》云：「唐先生順之之稱不容口，無問時古，無不嘖嘖，甚至有不可舉以自鳴者。」²⁰⁴陶望齡〈徐

²⁰³ (明)徐渭：〈壬子武進唐先生過會稽，論文舟中，復偕諸公送至柯亭而別，賦此〉《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66。

²⁰⁴ (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1334。

文長傳》亦記載了胡宗憲邀唐順之與徐渭共飲，唐對徐「深獎歎」的故事。²⁰⁵於是徐渭回報以「獨有賞音士，芳聲垂千秋」之讚也毫不奇怪了，因為這或許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有大人物這樣毫無保留地賞識他，這一直是他所渴求的東西，而終於在一個意外的短暫會面中實現夢想。此外，唐順之大徐渭十三歲，兩人的年紀差可師可友，因此徐渭不僅將唐順之放在〈紀知〉一篇，也放在〈師類〉一篇。徐渭對唐順之，既有對朋友知交的情感，亦有對前輩學者的敬重。

唐順之對徐渭愛而求之，見而賞之；徐渭對唐順之更是逾三十年都還無法忘懷，甚至因故人已逝而欲「摔琴謝知音」盡毀文稿。此兩人之相知，固然徐渭這方面的情感投入可能更多，但兩人聲氣相通必然有其因緣。從唐順之身上，或許吾人可比對凸顯出更多徐渭的特質，理解更多徐渭的關懷，並把他與唐順之並列，重新探討徐渭在歷史上的定位。了解這位徐渭奉為一生的知己，將是了解徐渭的一把重要鑰匙。以下將從思想、文學兩方面來探討。

徐渭與唐順之最明顯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實學的關懷。唐順之曾與胡宗憲合力討伐倭寇，對兵學甚有造詣，乃至其他各類學問。《明史》說他：「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于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²⁰⁶徐渭從小習古琴、作曲、劍術、射箭、騎馬，對醫學亦有涉獵，曾撰會稽縣志，論及地理、制度、徭賦、水利等項目，更熟知兵法，曾獻策胡宗憲幫助逮捕汪直。兩人對實學、兵法與勦寇的重視與表現，可謂一拍即合。

兩人對實學的著重，並非巧合，而是來自一個共同的源頭：心學。王陽明自

²⁰⁵ (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1339。

²⁰⁶ 《明史·卷二百零五》。

已便曾以一介書生平定宸濠之變，立下大功；其「若離了事物爲學，都是著空。」之論，更是爲中晚明實學風潮設下前提。唐順之有言：

夫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實事，後世道術不明，故其所謂事業者，多就其才力知惠之所及，而不能盡純乎天理之正；多出於一身功名之計，而不本於忠誠愛國、不能自己之情。²⁰⁷

之所以會有實學，是「本於忠誠愛國、不能自己之情。」當讀聖賢書之士人看到百姓因倭寇生靈塗炭，難道不會想要解救百姓於倒懸？若想解救百姓於倒懸，難道不用知兵、不實際去對抗倭寇？因爲有仁愛之心，所以努力想出實踐此仁愛之心的方法，從心學過度到實學，實爲理所當然。

巧的是，徐渭與唐順之的心學傳承亦同出一脈。唐順之與陽明高足王畿交情篤厚，王畿曾說唐順之跟他「異形同心，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時唱而和」²⁰⁸；而王畿是徐渭的表兄，雖爲表兄，年紀相差不少，徐渭將他作爲長輩老師看待，歸於《畸譜·師類》。兩人皆受王陽明—王畿一脈的影響甚深。此外，唐順之還與薛應旂關係密切。向燕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說到：

美國史家艾爾曼 (Benjamin A . Elman)，亦從明清思想學術發展的角度，力推唐順之和薛應旂 (1500 - 1573) 不僅是“無錫縣東林領袖們的導師”，而且對常州文士生活的各個方面，對明清江南士大夫經世致用思想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即這些論述，無不從學術思想傳承的角度說明，作

²⁰⁷ 《唐荆川先生集》卷八，〈答曾石塘總制〉。

²⁰⁸ 王畿：〈祭唐荆川墓文〉《王龍溪先生文集》，頁 1349。

為一位學者，唐順之與其同時的薛應旂，經其子唐鶴徵和薛應旂之孫薛敷教，而與晚明最有影響的文人社團東林黨形成學術聯繫，此後則又借助家族血緣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路，形成地方知識傳統，綿延而至清代的常州學派，形成明清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發軔的學術淵藪之一。²⁰⁹

唐順之與薛應旂皆是當時實學的代表人物，薛應旂恰巧也是徐渭極為尊重之人，曾在秋園初試將徐渭取為第一，是故徐渭在〈壬子武進唐先生過會稽，論文舟中，復偕諸公送至柯亭而別，賦此〉中以「宗師」相稱，他對徐渭亦有一定的影響。

徐渭與唐順之在思想方面，師承、關懷與實踐都極為相似，這無疑是他們發展出相知之情的重要基石。

徐渭與唐順之文學風格也極為相似。陶望齡〈徐文長傳〉中記載的故事是這樣的：

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歡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遊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為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

²⁰⁹ 向燕南：〈“技藝與德豈可分兩事”：唐順之之實學及其轉向的思想史意義〉，《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32卷3期，頁40-46。

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為名輩所賞服如此。²¹⁰

對胡宗憲獻寶的徐渭文章，唐順之驚曰：「此文殆輩吾！」茅坤則誤以為是唐順之手筆，可見徐渭與唐順之文學風格之接近。唐順之為著名的唐宋派散文大家，徐渭也自稱有受到唐宋影響：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叟、賈長沙也。姑為近格，乃兼併昌黎、大蘇，亦用其髓，棄其皮耳。師心縱橫，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²¹¹

「田生」為「田水月」簡稱，合起來即「渭」字，乃徐渭自署之別名。徐渭特別提到自己的文章風格遠受莊子、賈誼，近受韓愈、蘇軾影響；而徐渭之文近韓蘇，已為學者共識。²¹²由於兩人文學路線的相似，唐順之對徐渭「稱不容口，無問時古，無不嘖嘖」²¹³，無論時文古文都大加讚賞，也是順水推舟了。《四庫全書總目·徐文長集》說：「其文則源出蘇軾，頗勝其詩。故唐順之、茅坤諸人皆相推挹。」²¹⁴可見徐渭之文的確受到唐宋派諸子的認可。黃卓越教授總結道：

徐渭雖未被正式冠名於唐宋派之列，但其師事於唐（順之）、王（慎中），與胡宗憲、茅坤等交，實已出入於唐宋派之交際圈，而由學宗龍溪，文倡「義理」，力薦為文之獨出心機等看，與唐宋派的文論旨趣已甚接近，大

²¹⁰（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1339。

²¹¹（明）徐渭：〈書田生詩文後〉《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十六》，頁 976。

²¹²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頁 218。

²¹³（明）徐渭：〈畸譜〉《徐渭集·補編》，頁 1334。

²¹⁴《四庫全書總目·徐文長集》。

致也可以看作同一系脈中的人物。²¹⁵

徐渭不但文筆與唐順之近，文學理念亦接近，這自然也不是巧合，而是同一脈心學發展下來的結果。唐宋派強調表現主體精神，把是否具足獨立的主體精神看作是衡量作品價值的首要標準，此與陽明心學對「良知」、「人心一點靈明」的張揚如出一轍；²¹⁶徐渭以抒寫「真我」為核心的文學思想，也是陽明心學在文學領域中的體現。²¹⁷

「順之對於啓發文長藝術作品的創造性自信力，大有貢獻。」²¹⁸這位知音對徐渭自信心的正向影響，可見一斑。然而，唐順之本來年紀就大徐渭不少，又天不假年，在徐渭四十歲時便去世了。知音的早逝，徐渭三十年後且還悲痛，這對徐渭的打擊，竟籠罩了他近一半人生。

第三節、紀恩·胡宗憲：白的意象

徐渭在七十三歲過世那年作《畸譜》一卷，裡面條列式記載了他每歲的人生大事，並於卷末附上〈紀師〉、〈師類〉、〈紀恩〉、〈紀知〉四榜，記下他生命中重要的人們。其中〈紀恩〉一榜，他只記了三人：養育他成長的嫡母苗氏、將他從獄中救出的張氏父子與他最重要的舊主胡宗憲。胡宗憲影響徐渭一生至鉅，徐渭生涯最輝煌的時刻，來自胡宗憲的賞識；最低潮的時期，來自胡宗憲的垮台。他也是徐渭一生中與他維持最久上司幕僚關係、給予他最多經濟援助與最高層級禮遇的人，這些對一介布衣的徐渭來說，都是超乎想像的知遇之恩，於是他跟養母、

²¹⁵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205。

²¹⁶ 廖可彬：《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 291-292。

²¹⁷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頁 139。

²¹⁸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181。

救命恩人並列在〈紀恩〉一榜中，也就理所當然了。

徐渭現今留下的詩文作品中，有許多與胡宗憲相關。其中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種是胡宗憲生前，徐渭為其代筆、頌揚、酬唱的應用文章，與兩人之間談公事的書信；一種是胡宗憲死後，徐渭懷念舊主的詩文。從前者，可以初步觀察主雇二人的關係；後者，則是這層關係在徐渭心中深化、內化過後的具體呈現。爲了理解徐渭，理解他與胡宗憲的羈絆是必要的，這便是這一節的目標。

胡宗憲死後，徐渭爲他寫了〈祭少保公文〉。然而對一位在徐渭〈紀恩〉榜上的重要人士而言，這篇文章出乎意料地過於簡短，長度甚至不如一些他受託而作的應酬祭文。這當是因爲胡宗憲乃坐嚴嵩黨下獄，事態嚴重，徐渭初時已因懼禍發狂，後來爲求自保更諱莫如深。但徐渭不是忘恩負義之人，否則他何必多寫這篇祭文呢？觀其文可知，徐渭其實含有春秋筆法在內：

於乎痛哉！公之律己也則當思己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²¹⁹

此文解釋胡宗憲罹難原因有二：一是胡宗憲沒有反省自身過錯，二是別人沒有想到胡宗憲防剿倭寇的功勞。胡宗憲到底有什麼錯？他曾撰文祝嚴嵩八十大壽，此文甚至還是徐渭代筆；他與嚴世蕃也有書信往來，最後因此被彈劾清算。然而，作爲同時權傾朝野的文臣與武將，嚴氏父子與胡宗憲有交流，並非不可想像之

²¹⁹（明）徐渭：〈祭少保公文〉《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二十八》，頁 658。

事。胡宗憲被害，固然是源於他「氣節小貶」²²⁰與佞臣交往，但在沿海已平、權力交替的全新政治環境中，胡宗憲不但已無用處還是舊黨勢力，他被新首輔一干勢力所剷除，似乎也是必然發生的結果。王世貞曾說：「吾心知績溪之功，為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兩違心事也。」²²¹胡宗憲為安徽績溪人，接替嚴嵩的首輔徐階為松江華亭人，胡宗憲為明朝立下不世之功卻只能自裁獄中，連父親被嚴嵩害死的王世貞都看不下去。時人沈明臣〈少保胡公誄〉中提到：「中外同悲，黃稚走哭」、「謂功為罪，移清以濁」、「功臣骨解，天下涕零」²²²，或可代表當時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後來萬曆年間，明神宗為他追復原官、賜祭葬、諡號襄懋，也代表公論已明。²²³那麼，胡宗憲遇害的真正原因剩下一個：人們不思公之功。胡宗憲為保衛東南沿海做出了巨大貢獻，那些朝廷中的奸臣卻狡兔死、走狗烹，一味顛倒是非，毫不念及他的功勞，實在令人髮指，也難怪徐渭要二呼「痛哉」了！

但此文後半段，徐渭表露出他人微言輕、無法報恩的無奈。胡宗憲在世時，對徐渭極為信任禮遇，除了讓他參與機要、時常召見，胡宗憲不限制徐渭的辦公時間，能夠包容他傲骨的姿態，甚至對於他時常稱病告假的疏放，也都能一笑置之。徐渭自知此主難得，故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己者而奉公於始」之說，這是自我反省，也是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的慨嘆。然而，失去了胡宗憲的賞識，徐渭最終也不過是「微且賤」之人，這樣的人即使清楚了解胡宗憲的功勞與冤屈，又能向誰訴說平反呢？表達感恩的方式，也只是在草野之間偷偷慟哭罷了。

這種感恩、痛心又有難言之隱的心情，在徐渭日後的創作中可窺一二。其中，「白」成為徐渭懷念胡宗憲最常用的隱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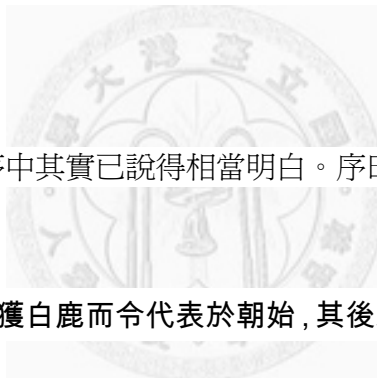
²²⁰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²²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²²² 明文在卷九十五。

²²³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186。

徐渭用「白」來抒寫胡宗憲，原因有二。首先，徐渭與胡宗憲深厚關係的締結，起於〈初進白牝鹿表〉一文。此晉獻祥瑞的文章受到迷信的嘉靖皇帝大加讚賞，因而胡宗憲寵禮愈甚，徐渭也開始得到胡宗憲的重用。後來又有〈再進白鹿表〉、〈進白龜靈芝表〉，徐渭通過獻表，鞏固了胡宗憲對自己的賞識，白色意象在這些表中屢屢出現，不但是祥瑞的象徵，也是徐渭人生由黑到白的扭轉之機。再者，白亦雙關「清白」。唐代王維曾畫「雪中芭蕉」，將不同季節的素材同組一圖，不顧邏輯是爲了明志，因一青一白音同清白。徐渭對此作法讚賞不已，曾作〈梅花蕉葉圖〉，題曰「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²²⁴可見徐渭賦予白色這種明確的象徵內涵。胡宗憲與他因白色而始，亦清白而終，這是徐渭的念舊，也是他對當權者無聲的控訴。



徐渭在〈十白賦〉序中其實已說得相當明白。序曰：

予被少保公檄，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其後踵至者凡十品，物聚於好，殆非虛語歟？時予各欲賦以諷公，未能也。公死於華亭氏，予寄居馬家，飲中燭蝕一寸而成十章，諷固無由，且悲之矣。²²⁵

徐渭與胡宗憲的因緣，乃「自獲白鹿而令代表於朝始」，而後更有許多白色之物接踵而至，「物聚於好」，「白」就是徐渭對那段美好時光的總結印象。在胡宗憲被徐階勢力逼死後，徐渭回想從前，重新詠了這篇〈十白賦〉。此序文值得注意的是，徐渭大刺刺寫道「公死於華亭氏」、「諷固無由，且悲之矣」，竟不顧徐階乃當朝首輔，明目張膽地懷念其政敵少保公，並指明加害者。多人云徐渭是爲避

²²⁴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06-107。

²²⁵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 47。

禍佯狂，若他真為避禍導演了一齣大戲，又何必在成功後反而明文表達對當權者的不滿？邏輯殊不可通。此亦徐渭為真狂的其中一個旁證。

〈十白賦〉中，諷刺之意更為明顯。此文吟詠了鹿、兔、鵠、猴、鸚鵡、鸚鵡、龜、麕、鼠、黃頭等十種動物，個個有其象徵意味。如〈鹿〉：

爰有二鹿，雪皓霜瑩，後先互呈，以雌以雄，合八蹄而兩角，蹲並壁以交穹。桓桓撫臣，敢告世宗，謝山海之萃食，仰芻豢於上宮，諒遭遇之有時，胡人與物而匪同？²²⁶

作為〈初進白牝鹿表〉的主角，白鹿自然居於十白之首。然而徐渭這次並非歌功頌德，而是反問明世宗嘉靖：白鹿養於宮中，山珍海味、備受恩寵，但進貢牠們的那個人際遇卻大不相同，到底是為什麼？如果說，在序文徐渭指名華亭是大膽，在內文質問世宗就是大逆不道。幸而徐渭一介布衣，皇帝恐怕也沒時間管他，否則此文一傳開，徐渭的下場可想而知。

徐渭的控訴遠未結束，如〈兔〉：

謝彼月輪，來此人間，朗晴珀赤，妙毳雪寒，豈韓盧之可獵，與魄蜃而共跚？曩者食客之謀，匪為營於三窟。今也走狗之鑿，潛垂涕以雙潺。²²⁷

白兔「朗晴珀赤，妙毳雪寒」，非人間之物，不是韓盧之犬所能獵取，亦非月蟾

²²⁶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7。

²²⁷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7。

之流所能比擬。然而，這樣的狡兔亦有敗亡的一天。徐渭作為胡宗憲的「食客」，並未想到為他經營「三窟」，因此兔死狗烹，恩公在為明朝立完大功後犧牲。典故裡，忘恩負義的人是越王勾踐；對比現實，徐渭控訴的不就是世宗嗎？然而面對皇帝，徐渭終究也只能「垂涕」「雙瀑」而已。

於是徐渭將矛頭一轉，那些助紂為虐的大臣，亦在他控訴對象之列。〈鸚鵡〉、〈鵲〉可並置來看：

鸚鵡來朝，春秋紀之，皜皜其翎，曷其有之。我在幕中，實維皆之，不貢於廷，拚然起之。²²⁸

即使常羽，亦且知歲，矧伊白鵲，而胡不彗？匪舍疆以效鶉，詎攫雛而學鷲？秋梁作架，宜並色於銀漢；古印幻騰，羞托翼於金墜。²²⁹

鸚鵡是一種無固定巢所的鳥，會奪取別種鳥的巢據為己有。《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有關於鸚鵡的歌謠：「鸚之鵲之，公出辱之」²³⁰，用鸚鵡奪巢象徵魯昭公被趕出魯國、客死異鄉。這種壞名「春秋紀之」的鳥，徐渭在幕中自然是對牠不假辭色，不但「皆之」，亦不屑「貢於庭」。鵲則是著名的被奪巢的苦主，徐渭有〈鸚攫鵲雛鷹黨翻然來救〉一詩，鵲雛在他筆下通常是被害者的象徵。徐渭自然不是單純嫉恨鸚鵡同情鵲，他目眦欲裂的對象是奪取、取代了恩公權位的那些人，同情的對象是已棄世的恩公，宜於上天為銀河搭鵲橋，而非繼續待在人間為官印金墜作鳥飾。

²²⁸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8。

²²⁹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7。

²³⁰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猴〉、〈鼠〉更是辛辣直接地痛罵了那群小人：

人亦有言，王孫可憎，衣以周公，裂冠毀纓。胡是物之善幻，脫蒼鞞以膚瓊，莫四朝三，豈狙公之可罔，既冠且沐，致韓生之就烹²³¹

聞爾貪殘，曷能冰潔，乃縞膚而素毛，矯變緇而為白。獨不聞胡粉之晶晶兮，始黝於鉛黑。²³²

沐猴而冠、朝三暮四，猴子的形象是可笑、愚蠢的，是人模人樣的禽獸，亦是變幻無原則的壞人，戴上瓊玉，就自以為白了。韓生批評楚人沐猴而冠，導致被項羽處以烹煮極刑，然而不聽韓生勸的項羽，最終也自取滅亡；被一群猴子害死的忠臣，正是徐渭筆下胡宗憲的寫照。鼠的形象更差，外白內黑，外潔內貪，是小人中的小人。用來化妝的胡粉乃從鉛中提煉，看似白皙，其實來自最黑的地方。猴鼠之白，皆是假白，徐渭痛快地怒斥了朝廷上那些佞臣。

只是，徐渭終究只能透過文字抒發對不公不義的恨，實際上，他無能為恩公報仇。〈黃頭〉、〈鸚鵡〉可視為他的自述：

鳥曰黃頭，猛以善鬪，白秉金精，儼爾介冑。虞人網以奏功，如拔猛士於千夫，幕府喜而錫金，似擲抔土於一覆。²³³

²³¹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8。

²³²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9。

²³³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9。

黃冠白章，其鳴嚶嚶，殊彼凡羽，綠襟朱喙。柰此條籠，將飛復墜，我則

禰衡，賦罷隕涕。²³⁴

黃頭是種勇猛善鬥的鳥，具有高貴的本質，如同千夫中一猛士，亦如同才華特出的徐渭。幕府一向慧眼識英雄，對這樣的人才自然不會吝嗇，一擲千金，是胡宗憲對徐渭的獎賞，也是他知人豪氣的證明。鸚鵡是另一種非凡的鳥類，恰似恩公的品質；然而卻困於籠中、墜於籠中，如同死於獄中的恩公。禰衡之〈鸚鵡賦〉千古流傳，禰衡裸身擊鼓罵曹操的故事亦然，徐渭就著有《四聲猿·狂鼓史》一劇。此處徐渭明言「我則禰衡，賦罷隕涕」，就是對只能罵敵人、卻無法救胡宗憲的遺憾，最直接的表述。

對於胡宗憲之死的遺憾，徐渭不免生出了「胡不歸」的感嘆。於是一套〈十白賦〉，可以〈龜〉、〈麀〉作結：

念寶龜之素甲，羌迸迸兮冰雪，載九疇而出洛，帝與茲而借錫，雖入網於

豫且，苦靈骨之就鑽，亦托跡於莊周，恍曳尾而超越。²³⁵

拾遺有言，微聲及禍，視爾霜質，秉金畏火。踵白鹿而後來，既已非時，

向青草而長廡，庶其得所。²³⁶

²³⁴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8。

²³⁵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8。

²³⁶ (明)徐渭：〈十白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48-49。

莊周面對楚王作官的邀約，說自己寧願當曳尾塗中的活龜，也不願作那廟堂上死了三千年的神龜。如果胡宗憲不要貢獻自己於廟堂上，或許也不會被殺害了吧？白色在五行中屬金，火剋金，故云白麕「秉金畏火」；白鹿被進獻獲得寵愛，佔了先機，故云對白麕而言「既已非時」。然而金剋木，青色屬木，白麕若去青草間大嚼特嚼，這才是最適合牠的所在。胡宗憲事件讓徐渭了解，或許，遠離廟堂遁於江湖之間，便是保全自己最好的方式。確實從那之後，徐渭也不再追求應試，布衣終身。

〈十白賦〉，從罵皇帝小人到悲恩公自己，篇篇意有所指，篇篇以白為名。「白」是清白，也是徐渭跟胡宗憲間的聯繫，其豐富意涵昭然若揭。

除了以上十白，還有一白在胡宗憲與徐渭間扮演了重要角色：白鷗。

不同於十白或有杜撰寄託，此白鷗乃是具體存在之物，為胡宗憲送給徐渭的禮物、寵物。〈白鷗殤〉註云：「少保公至閩，提供饋之鷗一，兼一丹籠以付我，我嘗作五言律以謝之，後死於蝨」²³⁷，此詩便記載了胡宗憲、徐渭與白鷗間的故事：

生平好此鳥，馴養已三度，始來過廣州，失去蜺江渡。再受令公寵，死於蟻蝨蠹，茲者以書得，有似鷺易素。門人長馴者，字許物無忤，曰為余往馴，兩童挾之去。日日飼魚蝦，時時伴雞鶩，如是者五旬，就掌取所哺。乃予忽劇疴，不食但堅仆，四大且告捐，一鳥安得顧？俄聞東鄰子，就觀

²³⁷（明）徐渭：〈白鷗殤〉《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88。

啓其筮，眈眈未及施，一觸死階樹。往者猶可云，太息此何故？²³⁸

徐渭喜愛白鷗，養過三次，胡宗憲便曾貼心地送過他一隻。然而徐渭在胡宗憲死後受狂病困擾，自身難保，鳥也照顧不著了，結果他養的白鷗在鄰居打開鳥籠時撞樹而死。

「太息此何故？」是這首詩想問的問題。徐渭第一隻白鷗在蜆江渡失去；第二隻是胡宗憲送的，是因為書法作品而得，有如王羲之用字換鵝的風雅故事，這隻白鷗死於蝨蟲；第三隻由於自己的身心狀況無暇顧及，請人幫忙養，最後竟自殺而死。無疑地，徐渭「殤」的主要是最後一隻不得善終的白鷗，但從標題之註，可知他的重點其實在「少保公送他白鷗」這件事。第一隻白鷗來自徐渭本身的愛好，第二隻來自少保公的恩寵，針對其愛好的饋贈表達了胡宗憲對徐渭真誠的關心，於是第三隻結合了徐渭本身愛好與對少保公的記憶，有一種「鷗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嘆。白鷗尚且知道為知己者死，人呢？白鷗之死，是一種與過往連結的斷絕，也是一種對過往之人的哀祭。白鷗殤，其實是徐渭對過往時光之殤，也是徐渭對故人之殤。

另一首〈白鷗詩〉亦表達了這份心情：

閩南煙雨迷青嶂，孤雌挾子飛天上，卻憶羈雄不得歸，兩槳深籠鏡波漾。

片雪長梢向尾分，有時夢見武夷君，山長水遠無書寄，不及南飛鴻雁羣。

主人為爾苦惆悵，開籠欲放非難放，增繳鷹鷂何處無，萬里憑誰報無恙。

²³⁸ (明)徐渭：〈白鷗殤〉《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88。

從「閩南」可知，詩中白鷗便是「少保公至閩，提供饋之鷗一」那隻。開頭徐渭假裝「白鷗思婦」的心情，懷念起這隻「不得歸」的「羈雄」，「孤雌挾子」多麼寂寞，有時也會夢見對方，卻無法聯絡得上。視角轉到徐渭這邊，徐渭又豈是喜愛拆散別人家庭之人？然而他也在煩惱——開籠放生不難，他只是怕這世界上太多窮凶惡極的壞鳥，放了白鷗，又怎能確定牠安然無恙地回到故鄉呢？

這裡的「武夷君」，不只指白鷗，亦指胡宗憲。胡宗憲曾帶徐渭視師福建，途中遊歷經武夷山，徐渭著有多首以武夷為題之詩，這裡擁有許多徐渭與少保公之間的記憶。「矰繳鷹鷂何處無」，顯然是諷喻窮凶惡極的小人何處無，徐渭害怕白鷗為其所害，正來自於現實中胡宗憲被小人所害。至此，白鷗已不僅僅是徐渭與胡宗憲之間的一個記憶環節，白鷗已成為胡宗憲的象徵。而思念白鷗的孤雌，恐怕就是徐渭自己，「山長水遠無書寄」，自然是由於天人永隔。

事實上，徐渭的確「有時夢見武夷君」。有一首詩的標題是這樣的：

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²⁴⁰

徐渭這次竟然夢到胡宗憲審獄來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徐渭會夢到胡宗憲審

²³⁹ (明)徐渭：〈白鷗詩〉《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137。

²⁴⁰ (明)徐渭：〈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八》，頁310。

他，自是源於他對恩公的愧疚。故夢中他「歷數古人事」，雖然標題中不再多作解釋，大概都是一些未能為主殉死或報仇的古人罷。此處白色意象再現，「白犬從雪中獵」清一色雪白，顯示了徐渭將「白」與胡宗憲作的連結，絕非只是此篇論文文學詮釋，而是真切地存在於徐渭的潛意識中，因此化爲夢表現出來。至於爲何是「白犬從雪中獵」？詩本身提供了解答：

太白高秦雪，材官選漢都，西葵非遠物，冬狩是雄圖。冰溜蹄兼滑，花銷
毳結酥，逐方餘狡兔，烹豈遽韓盧。羽搏紛迷素，毛燻糝共疎，一聲非日
吠，萬壑徧鷹呼。馳影爭飛靄，蹲身印守株，窮搜寒愈急，凍尾暖微濡。
固取矜獮獨，還宜解網罟，莫教將耿雉，文錦碎模糊。²⁴¹

又是「狡兔」與「走狗」的情節，只是這是徐渭的夢，所以「烹豈遽韓盧」，他這次不會讓韓盧名犬死於非命，在夢中，恩公不會被害，而能盡情發揮所長，剿滅寇讎。詩的最後，徐渭希望能網開一面，不要將美麗的雉鳥殘害了。吾人可以發現，徐渭對鳥的確有種特殊的情感，而雉鳥之「文錦」，不正是徐渭爲文如錦的才華嗎？標題徐渭說「予頗懇乞」，便是懇乞夢中的胡宗憲網開一面，放過對他「心」的煎熬。此詩創作於徐渭四十七歲在獄中之時，是徐渭藉由宗教、藝術治療養病中的復原階段，此夢便是徐渭直面深層焦慮並求取救贖的具體呈現。胡宗憲之死對徐渭影響巨大，甚至導致他的狂病，從此處自白看來非假。

從「十白」、「白鷗」到「白犬」，白，就是徐渭談論胡宗憲的方式。不管是讓他們建立關係的白鹿表，或代表知遇寵禮的白鷗，到恩公遇害卻本質清白的聲

²⁴¹（明）徐渭：〈丁卯六月十六日五鼓，夢一憲公更訊予獄，予頗懇乞，且歷數古人事，憲公乃取片紙，手畫一白犬從雪中獵，作題，且曰，汝賦得十韻即止，予賦得十二句，而憲公逡巡起，予亦覺，半忘矣，今續成之〉《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八》，頁 310-311。

明，「白」從此成爲徐渭爲胡宗憲特別保留的符號，也在他的文學與人生中佔有一席之地。



第四章、徐渭的藝術治療、隱喻與詩畫關係

第二章曾提到，徐渭特別喜愛詠物的花鳥畫，因為通過物的形象、內涵與表現手法，徐渭建立起各種隱喻，將他所欲訴說的情志，透過那永恆於畫中的不動象徵，傳達給讀者。「隱喻」對徐渭來說是極為重要的表現方式，其媒介甚至脫離了繪畫，與題畫詩相結合，穿越到他的文學領域中，成為貫串他詩畫的重要母題。

隱喻之所以成為徐渭筆下的重要元素，是因為徐渭在獄中進行了藝術治療活動，而隱喻本身就是藝術治療中的重要部分。可以說，通過這些隱喻，才讓徐渭有了紓解情緒壓力的管道，進而漸次復原。藝術治療到底如何幫助徐渭從精神疾病中逐漸康復？隱喻跟藝術治療的關係又是什麼？徐渭筆下的隱喻具體來說又有哪些？這些便是這一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第一節、隱喻之力：藝術治療原理

由第二章的分析，本文認為徐渭在受到胡宗憲自殺的打擊後，誘發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奇妙的是，在他經歷發狂、自殘、投藥、殺妻、下獄後，徐渭的病反而受到了控制。儘管多年後他依然有出現幻覺的紀錄，但已無傷害自己與他人的情形，顯示至少行為方面較剛開始發病時趨於正常。入獄七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他得以脫胎換骨？徐渭除了接觸養生外，最明顯的事件就是開始進行繪畫創作，很快取得了成就，並將此才藝發展為一生的興趣。藝術治療，儘管他不一定自覺到，但這就是徐渭在獄中進行的活動。「在藝術經驗的架構裡，經由投射

作用，偽裝過的壓抑會恢復；透過各種藝術手法，會使得行爲更適宜。」²⁴²徐渭能重拾正常人生活，藝術創作經驗應當給了他極大幫助。

爲何藝術創作具有這麼神奇的療效？因爲繪畫創造了一個具體的實體，那是一種感受的客體化(objectification)，讓人們正視內在感受的存在；²⁴³而沒有了語言防衛導致的扭曲，人在治療中就會開始逐漸改變，在思考和想法上變得更有彈性。也就是說，這讓接受治療的人對模糊有較高的容忍度。繪畫在治療中提供一個讓病人以新穎和清新的方式經驗自己的機會²⁴⁴，成爲表達恐懼、想要實現的願望和幻想的媒介，亦是處理挫折和衝動的一種管道。²⁴⁵Edith A. Grotberg 推論藝術治療復原原理是來自下列三個要素：

1.外在的支持和資源因素 (我擁有) , 2.內在支持因素 (我是) , 3.得到的因素 (我能夠) 。藝術治療的模式本質上是激發上述的復原因素。研究顯示出應付創傷時，面對事實的處理策略比逃避的方式更爲有效。獨特的視覺語言藝術完全地使意象再現，而象徵的事物提供一個不突兀也沒有威脅的方式在個案與治療師之間建立 repaire (我擁有) , 使外在的支持產生效力。藝術家 / 個案、材料和完成的作品間產生的交互影響是強化資源的因素。自我探索 (我是) 是在創作的形式中來自我表達。當個案運用藝

²⁴² Dee Spring：〈藝術治療：心理創傷經驗的視覺語言〉，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2002），頁 16。

²⁴³ Gerald D. Oster、Patricia Gould 著，呂俊宏、劉靜女譯：《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臺北：心理，2002），頁 10。

²⁴⁴ Gerald D. Oster、Patricia Gould 著，呂俊宏、劉靜女譯：《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頁 77-78。

²⁴⁵ Gerald D. Oster、Patricia Gould 著，呂俊宏、劉靜女譯：《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頁 vii。

術的方式創造性地解決問題時，所產生的自我滿足感會進一步發展內在的支持系統（我能夠）。假設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能夠對一件作品的完成負責，這個假設對此能力提供了更多證據（我能夠）。²⁴⁶

徐渭沒有治療師，他是自發性地開始繪畫。然而他手中「象徵的事物」（也就是他詩畫中所使用的隱喻）「提供一個不突兀也沒有威脅的方式」建立了「我擁有」，使他能夠產生自我支持的力量；在他繪畫的過程中，「自我探索」的「我是」與「自我滿足感」的「我能夠」發揮作用，而他能順利完成一件作品，這更是「我能夠」的證據與肯定。由這藝術治療原理三要素看來，徐渭創作的歷程與結果的確能為他帶來實質上的療效。「藝術表達成為引發和解釋衝突主題的格式，在真誠的表達和擴大象徵語言的溝通之中，展現了藝術治療的價值。」²⁴⁷這就是在徐渭身上發生的事。

上已言之，在病人試著將感受具象化時，此具體產物就是所謂的「象徵」或「隱喻」。「在藝術之中，內容的呈現是以象徵的轉化方式詳細說明的。」²⁴⁸詳細論之，「透過創造力的運用，心理創傷的經驗會反應在藝術作品中，這些經驗包括分裂的現象和情緒困擾。創傷反應會以抽象的型式與內容被捕捉到，而製造出與特定經驗相關的特殊創作影像。」²⁴⁹這些心理反應病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事實上，如果他能輕易自我剖析，也就不會長時間糾結於情緒與混亂中了。這些象徵隱喻通常來自無意識(unconscious)，是一種非口語的、自然的表達形式，和

²⁴⁶ Sharon Heath：〈心理創傷之後：經由藝術治療而復原的歷程〉，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 64。

²⁴⁷ Gerald D. Oster、Patricia Gould 著，呂俊宏、劉靜女譯：《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頁 6。

²⁴⁸ Dee Spring：〈藝術治療：心理創傷經驗的視覺語言〉，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 16。

²⁴⁹ Dee Spring：〈藝術治療：心理創傷經驗的視覺語言〉，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 16。

夢的意象是相同的來源，它們用圖說明比用描述或報告容易得多。²⁵⁰繪畫中的隱喻，正適合傳達這種直覺式的、自己都難以言喻的心情。

象徵隱喻本身也有治療的效果。根據佛洛伊德的說法，象徵是焦慮經驗的偽裝，用以保護個人免於感受隱藏的擔憂。²⁵¹「藝術以隱喻的方式出現在投射的、與三角溝通(triangular communication)的模式中——當個體悲傷、煩躁，與為克服阻礙所惱時，藝術為劍拔弩張的情緒提供了一種距離感。」²⁵²不用直接面對痛苦，而是採取一種曲折的方式去面對它，使病人能夠緩和地抒發情志，這就是隱喻的妙用。「藝術治療提供一種視覺對話以反應內在寂靜的世界，運用比喻的內在『內地戰爭』使意象及敵對的心理歷程具體化。」²⁵³通過隱喻，病人可與內在敵人搏鬥，打贏一次又一次的心理戰爭；而每一次勝利，都為他的復原做著鋪墊。

藝術治療既然是這樣一個揭示內在的活動，其藝術成品自然也成為研究病人的重要管道。榮格就認為，藝術的實踐是一種心理活動，可以從心理學角度來進行探討。²⁵⁴「對藝術所做的科學分析將會揭示出藝術家有意或無意地編織在作品中的個人線索。」²⁵⁵因此若要了解一位藝術家，可以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去探索他的作品。在探索過程中，研究者有時必須做出猜測詮釋，但榮格認為這是必要手段。「當我談到心理學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就超出了藝術的領域，要我們不去猜測是不可能的。我們必須去解釋，我們必須找到事物內涵。」²⁵⁶因為心理

²⁵⁰ Bobbi Stoll：〈災難創傷的受害者：藝術治療幫助復原〉，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 33。

²⁵¹ Gerald D. Oster、Patricia Gould 著，呂俊宏、劉靜女譯：《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頁 5。

²⁵² Bobbi Stoll：〈藝術治療是創傷治療〉，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 163。

²⁵³ Dee Spring：〈藝術治療：心理創傷經驗的視覺語言〉，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 17。

²⁵⁴ [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著，姜國權譯：《人、藝術與文學中的精神》（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頁 81。

²⁵⁵ [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著，姜國權譯：《人、藝術與文學中的精神》，頁 84。

²⁵⁶ [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著，姜國權譯：《人、藝術與文學中的精神》，頁 97。

學分析，其實也不會比一般文學分析來得更沒有根據。

「爲了從藝術作品中得到洞察，運用藝術作品及個案畫作中的象徵，並以暗喻的方式與個案對話是很重要的。」²⁵⁷象徵隱喻，因此也成爲剖析病人、與他「對話」一個至爲重要的關鍵。

話說回來，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西方理論，在東方亦有類似的說法。尤其中國文化自古便有觸物起情、託物言志的比興傳統，國畫史上亦有「識筆墨之性情」一說。²⁵⁸

花鳥畫者，就是描繪花卉、竹石、鳥獸、蟲魚爲主的繪畫，又稱「花卉翎毛」。花草蟲魚是徐渭繪畫藝術中的強項，數量多、面目多、成就非凡，也最有代表意義。²⁵⁹除了借物比興外，徐渭在畫法上亦有特殊之處：

首先，傳統繪畫宗奉的是以體認道為藝術最高宗旨的道本論，情趣上偏向淡泊，徐渭的畫論和實踐則突破了道本論，使寫意之“意”脫離淡泊心懷而直面人性的豐富真實；其次，傳統繪畫重視經驗性的筆墨技巧而忽視人的內在生命體驗，徐渭則將無法釋懷的生命痛楚與焦灼與畫技結合，其畫技上大寫意變形，實質上是繪畫內容質變後不得不然的技法實驗。²⁶⁰

²⁵⁷ Gerald D. Oster、Patricia Gould 著，呂俊宏、劉靜女譯：《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頁 78。

²⁵⁸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12。

²⁵⁹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99。

²⁶⁰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6-17。

如同藝術治療「繪畫能表達潛意識」的說法，徐渭的繪畫不再只為體認道的淡泊，而是真正的寫「意」，畫出其個人的「內心所視」。繪畫的變形，其實正是自身意念的投射。因此，徐渭之畫狂、奇、充滿他對世事的控訴與想望，「強心鐵骨，與夫一種壘塊不平之氣，字畫之中宛宛可見。」²⁶¹由於寫意，徐渭也不重色彩，愛用水墨。從客觀角度看，這樣有超越「形似」直達「神似」之妙，更有利於畫家寫意抒情。²⁶²

每一種花鳥的題材，都各帶一種特別的隱喻；而此隱喻得以透過題畫詩，穿越繪畫與文學，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如同緒論所說，將畫與文分開看亦可得解，因隱喻並不困難；但分開看將失去一半的力量，只有不斷透過畫文的結合，才能拼出最完整的隱喻圖像。以下，我們將具體來探討，徐渭筆下花鳥背後的隱藏意義。

第二節、牡丹情結：喜愛富貴花的貧賤身

周濂溪：「牡丹，花之富貴者也。」²⁶³牡丹在中華文化中代表富貴之花，因其吉祥的意涵，廣受普羅大眾歡迎，因此濂溪亦說：「牡丹之愛，宜乎眾矣。」²⁶⁴然而受歡迎的結果，使牡丹成為名副其實的富貴花，非富貴之人買不起，「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²⁶⁵一叢深色的上好牡丹，竟然要價十戶中等人家的稅賦！跟風民眾成為商人營利的對象，從此牡丹之愛，似乎也與世俗，甚至庸俗，畫上了等號。

²⁶¹ (明)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

²⁶²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35。

²⁶³ 〈愛蓮說〉《濂溪集》

²⁶⁴ 〈愛蓮說〉《濂溪集》

²⁶⁵ 〈買花〉《白居易集》

牡丹在社會上的流行，也反映在繪畫、織繡等藝術中。「牡丹花本身具有雍容華貴的品貌，被稱為花中之王，並賦予富貴的象徵，因而一直是工藝美術中受人喜愛的紋樣。」²⁶⁶牡丹作為工藝商品主題，相當普遍；只是在主導中國美術史的文人畫中，不若梅蘭竹菊等具有清高象徵的花卉常見。不過，在徐渭的繪畫中，牡丹卻是他喜於描繪的對象。桀傲不馴如徐渭，竟然也會喜愛宜乎眾矣的牡丹？事實上，不只繪畫，在詩文中徐渭亦時常吟詠牡丹，並給予正面的評價。細觀徐渭繪畫之牡丹，與文學之牡丹，其中情趣有相通處，道理亦有相通處，呈現出徐渭對牡丹的獨特見解，而此種見解，能夠反映出他的人生經歷、人格特質與思維美學。從「牡丹」此一角度出發一窺徐渭，或許能結合徐渭的繪畫與文學，發現他貫串兩個領域的內心關懷。

徐渭畫牡丹的方式非常特別。一般畫牡丹會設色，就是使用彩色顏料，工筆畫出，以表現出牡丹穠豔的特色。但徐渭的牡丹是水墨牡丹，且是寫意：

以水墨畫牡丹，前人偶有之，青藤山人以潑墨法畫牡丹，大筆揮寫，墨色淋漓，獨具標格，又自有超過前人之處。他筆下的牡丹，“墨染嬌姿”，氣度不凡。……青藤筆下的牡丹，水墨揮灑，意象渾淪，生機盎然，雖不敷彩，卻自有“花中王者”的雍容華貴之相。²⁶⁷

棄色重墨是文人畫一大審美追求²⁶⁸，徐渭用水墨寫意畫牡丹，將牡丹提升到文人畫的境界，賦予牡丹新的意境、新的象徵。甚至，徐渭還將牡丹與竹畫在一起（《花

²⁶⁶ 薄松年主編：《中國藝術史》（臺北：聯經，2006），頁 191。

²⁶⁷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7。

²⁶⁸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8。

卉圖軸》²⁶⁹），或與芭蕉石頭作伴（〈牡丹蕉石圖軸〉²⁷⁰），大大打破了一般牡丹畫的常規，讓牡丹與竹、牡丹與蕉石一起述說弦外之音。究竟徐渭畫水墨牡丹的用意為何呢？

他在自題〈墨牡丹〉時，寫道：

牡丹為富貴花王，光彩奪目，故昔人多以鈎染烘托見長。今以潑墨為之，雖有生意，終不是此花真面目。蓋余本窶人，性與梅竹宜，至榮華富麗，風若馬牛，宜弗相似也。²⁷¹

牡丹色彩斑斕，一般人總用工筆設色，方能描繪出其華麗模樣。徐渭故意用寫意水墨為之，正是故意要跟一般人唱反調，用反面手法描繪出不一樣的牡丹，只屬於他自己的牡丹。窶，貧窮也，徐渭認為像他這樣失意的文人，清清白白，只適合竹（青）梅（白）這樣的植物，與榮華富麗的牡丹絲毫扯不上邊。所以出自他筆下的牡丹，也必須脫去俗麗的裝扮，呈現出另一種不帶富貴氣的牡丹。「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²⁷²胭脂即作畫顏料，哪是沒顏料上色呢？牡丹的外表對徐渭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只用水墨，也能表現出牡丹的神韻。「他筆下的潑墨牡丹，是其孤高人格和倔強個性的藝術體現。」²⁷³良有以也。

徐渭「水墨牡丹」不同流俗的精神，也反映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徐渭有〈牡丹賦〉、〈菊賦〉、〈荷賦〉、〈梅賦〉四賦，分別吟詠春、秋、夏、冬四時之花。其中菊、荷、梅為文人作品常見主題，各有隱逸、君子、堅貞等象徵，而徐渭將牡丹

²⁶⁹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6。

²⁷⁰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219。

²⁷¹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06。

²⁷² （明）徐渭：〈牡丹〉《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 396-397。

²⁷³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06。

加入此一系列，甚至置於首篇，取代常作為春季代表亦有文士象徵的蘭花，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在〈牡丹賦〉中，徐渭將他對牡丹的看法做了更進一步的闡述：

同學先輩滕子仲敬嘗植牡丹於庭之陟，春陽既麗，花亦嬌鮮，過客賞者不知其幾，數日搖落，客始罷止。滕子心疑而過問渭曰：「吾聞牡丹，花稱富貴，今吾植之於庭，毋乃紛華盛麗之是悅乎？數日而繁，一朝而落，儻兮游觀，忽兮離索，毋乃避其涼而趨其熱乎？是以古之達人修士，佩蘭采菊，茹芝挈芳，始既無有乎穠豔，終亦不見其寒涼，恬淡容與，與天久長，不若茲種之溷吾黨也。吾子以為何如？」渭應之曰：「若吾子所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為清濁乎？且富貴非濁，貧賤非清，客者皆粗，主則為精，主常矚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如吾子對富貴之花以為溷己，世亦寧有以客之寓而遂壞其主人者乎？縱觀者之倏忽，爾於花乎何讐？諒盛衰之在天，人因之以去留，彼一貴一賤而交情乃見，苟門客之聚散，於翟公其奚尤？子亦稱夫芝蘭松菊者之為清矣，特其脩短或殊，榮悴則一，子又安知夫餐佩采挈者之終其身而守其朽質也，則其於倏忽游觀者又何異焉？」²⁷⁴

牡丹嬌鮮盛麗時，過客絡繹不絕；一旦花謝搖落，遊觀忽然離索。徐渭的朋友滕子認為，這就有如世態之趨熱避涼，非常現實。難怪古之文士佩蘭采菊，不跟風追牡丹，因為恬淡才能永久，不像穠豔只能存在一時，最後還不是歸於寒涼，這

²⁷⁴ (明)徐渭：〈牡丹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36-37。

是牡丹比不上蘭菊之處。滕子於是結論道，牡丹只會「溷吾黨」，讓我們這群文士沾染流俗，造成污點，並詢問徐渭的見解。

徐渭的見解卻與流俗不同。「若吾子所云，將盡遺萬物之濃而取其淡樸乎？將人亦倚物之濃淡以為清濁乎？」照此邏輯，難道萬物皆只有淡樸好，淡樸便是清，濃艷便是濁？牡丹濃豔，是它天生如此，本無好壞之判，清濁與否都是人類強加在它身上的價值觀。於是徐渭提出了「主客」的概念：「客者皆粗，主則為精，主常嶄然而不緇，客亦胡傷乎隨寓而隨更？」徐渭二十八歲師事季本，季本即王陽明弟子，故徐渭思想受陽明心學影響甚深。陽明曰：「心即理。」²⁷⁵心，是主宰人類思想行為的源頭，即此處的「主」；外在事物則是「客」，本無自覺，亦無價值判斷。我們透過主觀看世界，一切的道理判準在人之內心，而不在外在事物上，只要我們的心澄明不被蒙蔽，外物又能對我們造成什麼不好的影響，或影響我們的判斷呢？所以牡丹並不會造成我們的污點，認為有污點的是我們自己；遊客散盡又如何，牡丹不將不迎，亦不會因此受到損傷。更何況，那些芝蘭松菊被認為是「清」，但牡丹之早夭，與蘭菊之長久，從道的觀點來看，不也都是繁華落盡，結局歸一嗎？那麼那些守著蘭菊不放的人，與那些遊觀牡丹最好時光的人，真的又有那麼大的差別嗎？

從這篇流暢豐滿而寓意深遠的文章，可以看出徐渭藉由牡丹這個主題，抒發了許多想法與情感。首先，牡丹「花稱富貴」，盛時門庭若市，衰時門可羅雀，這情景不就是那些富貴人家景況的最好比喻嗎？但徐渭並不認為富貴就是俗氣，無論富貴或清貧，都只是客觀的生活狀況，只要一個人「主常嶄然而不緇」，便不怕被這些外在條件影響自己。另一方面，徐渭小小諷喻了那些「餐佩采挈者」，他們只怕「茲種之溷吾黨」，避開牡丹選擇了一般認為更加清高的芝蘭松菊，

²⁷⁵ 〈傳習錄〉《王陽明全集》

但他們也只不過是心有成見的人，心的澄明被蒙蔽，與那些趨熱避涼者，似乎也沒多大差別！這篇文章正如徐渭繪畫的「水墨牡丹」手法，將世俗的價值觀打破；更進一步的是，他點出價值判斷皆是人類附加於物上的外衣，其實於花本身何乎哉？正如後面徐渭所說：

夫人之心，想由習生，景與想成。一牡丹耳，世人多謂花如美婦，則前所援引諸姬群小之所象是也。使玄釋之子觀之，遠嫌避譏，則後所援引大眾群仙之所象是也。今此花長於學士之庭，在仲敬之宅，仲敬將謂此花申申夭夭，行行闐闐，佩玉瓊琚，鼓瑟鳴琴，其仲尼與七十子諸人乎？縱謂其婦人也，稱煩則太姒始至，宮人欣欣，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乎？稱簡則二女湘君，尋帝舜於蒼梧之野，宓妃盤姍，解佩環於洛水之濱乎？此皆不以物而以己，吐其醜而茹其美，畔援歆羨，與世人之想成者等耳。若渭則想亦不加，賞亦不鄙，我之視花，如花視我，知曰牡丹而已。²⁷⁶

此處亦可觀察到徐渭受佛教思想的影響。習，習氣之簡稱，由於吾人之思想及行為（尤以煩惱）經常生起，其熏習於吾人心中之習慣、氣分、習性、餘習、殘氣等，稱為習氣。²⁷⁷想，指感受、觀念、概念、意識等心及心所之作用。²⁷⁸熏習於內的氣性，生出人主觀的心之作用，呈現出眼中所看到的外在世界。牡丹的各種形象，亦是人心投射的結果。牡丹可被譬喻成美女、仙女，可供儒士遊賞，可與太姒、湘妃、洛神相比擬，雖然不再以富貴俗花嘲之，也只是另一種「世人之想成」，「不以物而以己」，主觀加之的想像。在徐渭心中，看穿這一切世人加之的

²⁷⁶（明）徐渭：〈牡丹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一》，頁 38。

²⁷⁷佛光大辭典，頁 4771。

²⁷⁸佛光大辭典，頁 2449。

對比，回歸事物本質，「知曰牡丹而已」，才是純粹。

徐渭對牡丹花的解讀，表現出他破除世俗習氣眼光的願望，也因此他才將牡丹作為春之代表，置於荷菊梅之上，而非吟詠更常被清高之士選擇的蘭花。或許，牡丹就像他自己——徐渭多次應試不中，他從來不是甘於平淡的布衣隱士，而是努力想求取功名，積極用世的文人。他懷有不世之才，銳氣外露，比起低調的蘭花，高調的牡丹更適合他；而世人批評牡丹，卻不批評那些毫無才學卻裝作餐佩采掣高士的庸人，這在他看來是無法忍受的。

不過，徐渭對牡丹的品味，又與一般民眾不同。牡丹紅者最受歡迎，因此也最名貴，「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也。徐渭卻偏好白牡丹，曾云：「牡丹紅固好，白者更丰神。」²⁷⁹他有多首以白牡丹為題吟詠的詩，如〈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三首：

白牡丹殊雅，曾於舊譜聞，掃眉嬌號國，新寡縞文君。黑牯眠雲飽，黃蜂奪雪芬，愛憎誰與定，賒酒借花醺。

梁園月下白，青瑣第中逢，定是千金買，來陪一捻紅。珍奴學龜息，越女鬪猿公，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

休量姑射子，不語息夫人，香暗聞龍腦，須黃見蝶身。雪腮宜買笑，霜鬢

²⁷⁹（明）徐渭：〈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擬作〉《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三》，頁 752。

可饒嘖，莫學盧郎婦，題詩謔老人。²⁸⁰

在這三首詩當中，徐渭一連以淡掃蛾眉的虢國夫人、新寡縞素的卓文君、性頗淡素的張珍奴、文靜處子的越女、冰肌玉骨的姑射子、絕美貞靜的息夫人六位天然嫵雅的美女來形容白牡丹，可見白牡丹在他心中的形象十足美好。「作意驅脂粉，天然輸與儂」，正像這些天生麗質的女性，白牡丹不用抹粉搽脂，照樣能贏那些後天妝飾出來的女子。恰好，胭脂不但是女生化妝所用的材料，也是繪畫所用的材料。難怪徐渭不願用胭脂污損了水墨牡丹的容顏，因為天然牡丹最美，尤其是連天然胭脂都不上的白牡丹。「從來國色無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²⁸¹是也。

從徐渭對白牡丹的想法，可見他最注重的是天生天然的、不加矯飾的品質。不加矯飾——這點跟他自己很像，徐渭對白牡丹的喜好，再次反映出他的價值觀，與藉由白牡丹自況的意圖。

然而，牡丹畢竟仍是富貴花王。儘管徐渭已經努力用特別手法畫出「榮華富麗，風若馬牛，宜弗相似也」的水墨牡丹，或推崇世俗較不流行的雅緻白牡丹，「富貴」這個象徵意義依然纏繞於徐渭心頭不去，可說他越努力擺脫它，就越顯示出它是徐渭心中永遠的痛。如「賒酒借花醺」，即使賒帳也要買酒賞名花，「定是千金買」，白牡丹就白牡丹，為何還要特地想到它價值多少呢？「莫學盧郎婦，題詩謔老人」，盧郎婦，就是大名鼎鼎的莫愁：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

十五嫁為盧郎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

²⁸⁰ (明)徐渭：〈聞人賞給事園白牡丹〉《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六》，頁 211-212。

²⁸¹ (明)徐渭：〈水墨牡丹〉《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八》，頁 852。

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掛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²⁸²

莫愁嫁到富貴人家，生活富麗，有子相伴，看似沒什麼不足的了。然而「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她最大的遺憾，竟是沒法嫁給隔壁家的窮小子，她真正愛的人。徐渭用此典故，對美麗的白牡丹說：「希望妳不是跟莫愁一樣，身陷富貴之家，卻非妳所願」。徐渭若真的超脫了富貴，又何必用這種帶點譏刺的悲觀語氣，強加在白牡丹身上呢？

細讀徐渭其他牡丹詩，還會發現他除了正面描寫牡丹之美，亦有從負面角度抒發其牢騷之情者。如〈別羅仲文〉：

北去無人伴，難為孤旅情。贈我一童子，遂成千里行。牡丹須綠葉，白壁任蒼蠅。俗諺猶如此，令人感慨生。²⁸³

徐渭即將北上，卻孑然一人，窮困的他負擔不起顧僮僕的費用，於是他朋友送他一名童子作隨從。徐渭因此生出了「牡丹須綠葉，白壁任蒼蠅」的感慨：再美的牡丹都需要綠葉來襯托，這道理就像白壁上的蒼蠅特別明顯一樣。儘管以牡丹自比，徐渭在這裡的態度卻是失去自信的，自身的美質需要跟別人比較才能顯現，即使別人只不過是隻黑色的蒼蠅。這感慨的來源，依然跟「富貴」有很大的關係。徐渭在詩文繪畫中，將牡丹提升到堪比菊荷梅的高度；但最後，牡丹的富貴意象依舊是他念茲在茲的。如以下這些詩：「莫言白首疏狂客，也貌朱闌富貴花」²⁸⁴、

²⁸² 蕭衍〈河中之水歌〉

²⁸³ (明)徐渭：〈別羅仲文〉《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三》，頁739。

²⁸⁴ (明)徐渭：〈某君生朝抹牡丹為壽〉《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七》，頁286。

「此際不知何以故，也將富貴望兒孫」(〈作牡丹送從子武會試〉)²⁸⁵、「聞道名園盛牡丹，豪家歡賞到春殘。自憐亦具看花眼，種菜澆畦不得看。」²⁸⁶徐渭無疑是喜愛牡丹的，但具備「看花眼」有什麼用？豪家之花，不是市井小民輕易得賞的。不管他怎麼喜愛牡丹、為牡丹翻案，在現實中，富貴之花終究是富貴之花。

最後這一首，或許便將徐渭複雜的牡丹情結表現得淋漓盡致：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富貴花將墨寫神。

287

一生貧賤的徐渭，知道名貴的洛陽春不是自己能「妄念」的；但他又不願意向世俗屈服，於是他用水墨畫牡丹，跟豪門之家不同的牡丹。

面對現實，卻又反抗現實，這就是徐渭。

第三節、懷才不遇：葡萄、石榴與櫻桃的明珠意象

在徐渭的繪畫中，比興的運用一直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其中「明珠」意象的運用，更是徐渭繪畫中常見的主題，甚至跨類別到文學中，成為貫串繪畫與文學、徐渭筆下最重要的意象之一。

「明珠不遇賈胡識，寶劍難酬夜色鮮」²⁸⁸，從徐渭抒發不遇之感的古詩中，

²⁸⁵ (明)徐渭：〈作牡丹送從子武會試〉《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八》，頁 850-851。

²⁸⁶ (明)徐渭：〈寄徐石亭〉《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 352。

²⁸⁷ (明)徐渭：〈牡丹〉《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 396-397。

²⁸⁸ (明)徐渭：〈對明篇〉《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29。

可首先點出「明珠」所代表的意涵。詩人之才有如明珠，卻不得識貨的商人賞識，難免發出與孔老夫子「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²⁸⁹相似的感嘆。明珠，是徐渭的才華，也是他欲售卻售不出去的最有價值的商品。當此感嘆訴諸畫中，那些擁有明珠外形的果實，便成了徐渭藉以抒發牢騷最好的載體。「〈雜花圖卷〉中的石榴，以『明珠』之喻，寄托人生慨嘆，難怪青藤山人筆下多葡萄、石榴。」²⁹⁰徐渭筆下果實與明珠之間的關聯，早有前輩論之，然多著重於某幾幅畫與某幾首詩。此節的目的是在前輩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全面探討徐渭筆下關於明珠的相關文本，從繪畫手法的呈現、文學譬喻的運用出發，使讀者能對徐渭筆下詩畫的多重樣貌有更細緻的了解，從中體會徐渭的複雜情志。

談到明珠意象，其中不得不提的當然是〈墨葡萄圖〉。「此軸是他晚年代表之作，以奔放有力、類似草書的筆法畫出葡萄的藤蔓，酣暢的筆墨點出葉片和懸在枝藤上的成串葡萄，頗有氣勢，不拘於形似而情意自足。」²⁹¹徐渭的花鳥畫，不似一般工筆爲之，而是寄寓了自己奔放的感情。他的葡萄垂纍飽滿，肆意而下，有如他自己充沛卻無人取摘的才華；葡萄藤硬朗糾結，則反映出他堅忍固執的精神樣態；至於題畫詩書法，歪斜跌宕，又有如他的個性與不平的人生。這首著名的題畫詩，亦非常點題：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

292

徐渭半生落魄，早已老去，孤獨地站在書齋外伴晚風長嘯。他那些晶如明珠的才情韜略，沒有人願意買單，於是他不在乎地、似乎已經習慣這種浪費地，將這些

²⁸⁹ 《論語》

²⁹⁰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73。

²⁹¹ 薄松年主編：《中國藝術史》，頁 176。

²⁹² （明）徐渭：〈葡萄〉《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400-401。

珍寶隨地拋擲，沒有一絲可惜。

一顆顆葡萄，是明珠，詩人早已放棄兜售，任它垂掛，任它委地。還有一首葡萄詩也表達出類似的意境：

昨歲中秋月倍圓，海南母蚌太鼾眠。明珠一夜無人管，迸向誰家壁上懸。

293

即使明珠在月光下發亮，迸發懸掛到別人家牆壁上了，依舊不會引來任何覬覦，無人管它。也許有人要問，這明珠無人賞識到這種地步，真的有價值嗎？徐渭的回答是肯定的：



數串明珠挂水清，醉來將墨寫能成。當年何用相如璧，始換西秦十五城。

294

醉來使墨，徐渭就能完成一幅美麗的葡萄畫。有這樣的才華，價值連城。當初藺相如還需要帶著和氏璧，才能得到秦國十五城；我徐渭何需此璧？靠明珠般的才華就成了呢！

可惜，和氏璧一開始也曾被當作普通石頭，明珠則恐怕永遠不會得到知音：

璞中美玉石般看，畫裡明珠煞欲穿。世事模糊多少在，付之一笑向青天。

²⁹³ (明)徐渭：〈葡萄〉《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401。

²⁹⁴ (明)徐渭：〈葡萄〉《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401。

璞玉被當成石頭，明珠再生動美麗也無法引起注意。這世界上本來許多事都是真理難辨、模糊不清的，能怎麼辦呢？只有仰頭向天付之一笑罷了。

才華沒得售，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連生活最基本的需求都無法滿足。〈王生索寫葡萄〉道盡辛酸：

王生昔日好容顏，今日相逢范叔寒。贈與明珠三百顆，誰知一顆不堪餐。

王生以前容光煥發，如今一見，卻有如范睢任秦相布衣微行時，那樣地衣單貧寒。於是他畫了許多葡萄相贈，誰知道，畫中葡萄根本是不能吃的，怎麼能解飢呢？

徐渭此處是藉王生自況。空有明珠三百，無一能解飢餓。畫得再多再好，也不能吃，這是多麼悲哀的心情，只有箇中人才能體會而形諸文字；而才華再多再美，也是一樣的道理，換不來幾餐飽食。徐渭經由繪畫，將「明珠」化爲具體的形象，但畫中世界究竟是虛擬的；這也象徵著自己的才華，終究無法化爲實際的回饋，而只能如畫中葡萄般，任其生滅。

徐渭除了畫葡萄外，畫石榴也頗具代表性。他有〈榴實圖〉，畫一熟透裂開之石榴，籽粒顆顆迸出，活潑可愛。其上的題畫詩亦表現出明珠拋擲的感嘆：

²⁹⁵ (明)徐渭：〈葡萄〉《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401。

²⁹⁶ (明)徐渭：〈王生索寫葡萄〉《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401。

山深熟石榴，向日笑開口。深山少人收，顆顆明珠走。²⁹⁷

日的意象，在古典文學中常借指君王，如「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²⁹⁸詩人常以花自比，以日喻君王，以陽光下花開比喻自己的才華受到賞識。在這首詩中，石榴已熟透開口，向日露出笑容與顆顆明珠，只是因處於深山無人賞識，最終明珠只能落於地面、浪費掉了。另一首石榴詩亦表現出類似的感嘆：

略着胭脂染一堆，蛟潭錦蚌挂人眉。山深秋老無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兒。

299



依然是無人摘取的明珠，只能在深山中空打路過的雀鳥罷了。

不過，徐渭關於明珠的畫與題畫詩並非都是如此自嘲，偶而也有積極的一面。如〈葵榴〉一詩：

明月珠含錦鷓鴣，丹砂肝膽向金烏。世間艸木有如此，堪付徐熙入畫圖。

300

徐渭喜愛將看似毫無相關、甚至季節完全不同的植物，突破界限畫在一起，這是為了結合兩者的象徵意涵，組成一個有機的象徵整體，可以彼此補充或加強背後

²⁹⁷ 薄松年主編：《中國藝術史》，頁 177。

²⁹⁸ 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

²⁹⁹ (明)徐渭：〈榴〉《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 402。

³⁰⁰ (明)徐渭：〈葵榴〉《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八》，頁 849。

的意義，亦可創造出突兀的美感，引發觀者的深思。此處葵與榴放在一起就是一例。向日葵，永遠面朝太陽（君王）開放，是忠臣的象徵；石榴也是懷抱才華「向日笑開口」，故徐渭稱讚兩者「丹砂肝膽向金烏」，草木之才華忠誠還比許多人強，足以有資格被五代十國的名畫家徐熙畫入圖中。徐熙這典故用得很巧妙，首先他與徐渭同姓；再來他一生未作官，與徐渭老來布衣的經歷有相似之處；他還是水墨花鳥畫的先驅，徐渭繼承了他的精神。於是徐渭用徐熙自比，簡單兩字便說明了他的自我認同。

除了結合葵榴外，徐渭還有芭蕉石榴之畫，上有題畫詩：

蕉葉屠埋短後衣，墨榴鐵鏞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口時。

301

題畫詩前有一短註：「芭蕉比衣袖，石榴比椎。」這裡用了朱亥的典故。朱亥是戰國時魏國人，為屠夫有勇力，經侯嬴推薦，被信陵君奉為上賓。後來他以四十斤鐵鎚殺抗命將軍晉鄙，報了信陵君的知遇之恩。芭蕉／衣袖是很精緻的譬喻，既形象又富含芭蕉文人雅士的意義，風中芭蕉裁為衣袖，亦有兩袖清風的節操意涵在內；石榴／椎則是奇想天外，外表看似毫不相關，然而石榴已被徐渭賦予明珠的象徵意義，明珠是得以用來報效君王的才能，故對朱亥來說，他手中的椎與他的勇力便是他的明珠，如此層層相扣，石榴也能譬喻為椎了。這首詩如〈葵榴〉般，結合兩種形象，表現出忠心赤誠欲報君王的心志。儘管已成徐熙般的隱士，已成「老夫」，但徐渭的這份心意或許是未曾磨滅的。

石榴在徐渭筆下，除了跟葡萄一樣成為明珠的象徵，更有「石醋醋」這個女

³⁰¹（明）徐渭：〈芭蕉石榴〉《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八》，頁 849。

性形象，也是徐渭所喜愛談論與拿來自比的。石榴與石醋醋的故事，見《博異志·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入高山采之。采畢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門，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里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眾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汗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

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于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夫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逾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眾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愧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卻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于時人，得不信也。³⁰²

紅衣女石醋醋，就是石榴花的化身。石醋醋是位形象鮮明可愛的女子，大膽潑辣，絕不向權貴妥協。面對能掌管眾花生死的封（風）姨，石醋醋大聲說出：「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甚至拂衣而起，如此氣魄；但遇到危難時，又能機警地向崔玄微求救，最後保護眾花免於遭強風蹂躪，如此聰慧。無疑地，這形象太像徐渭了；徐渭對這形象也相當有共鳴，石醋醋在他的詩畫中佔了一席之地。如這首長篇〈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石醋醋罵座〉：

³⁰² 《博異志·崔玄微》

洛陽城中崔處士，花園鬪起花妖至，封姨十八太顛狂，石家醋醋新高髻。
醋醋能嬌百帶牢，珊瑚枝上織蛟綃，明珠似月搖難落，冰住黃魚白鰓膠。
封姨身重不能斤，翻杯濕卻石家裙，初來競唱迎姨曲，轉眼翻為罵座人。
朱唇粉暈山眉遠，愁來皺斷春蠶繭，石娘嬌小不辭觴，夜深潮淺腮紅軟。
金鈴不動仗崔徽，明歲憑他十八姨，借問當時諸女兒，可似此中數抹藍燕
脂？噫吁嘻，胡蝶灰，黃蜂錐，封姨之風豐隆雷，問畫圖，有與無，十八
姨，胡為乎？高陽酒徒，燕市狗屠，耳熱之後，秦箏鳴鳴，明日重陽，無
錢可沽，十八姨，胡為乎？十指握鈎，五白呼盧，夜叉子都，同醉一壚，
十八姨，胡為乎？³⁰³

前半敘述《博異志》故事，中間轉而問故事中諸花：此畫畫得像嗎？而後引入自己的感慨。封十八姨，以風威脅諸花，就像那些嘴臉噁心的權貴，對底下的人予取予求；石醋醋，則像那些有頭腦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就像徐渭自己，只要能夠不屈與機警，風再大再強，終究無法對諸花造成傷害。徐渭以一連三聲「十八姨，胡為乎？」抒發自己的心情。與市井之輩們一同酒酣耳熱、賭博彈箏，其樂無窮，即使隔天重陽佳節卻無錢可買酒，風姨又能拿我怎樣呢？徐渭畫諸花，以榴花為首，其來有自。石榴既有明珠又有骨氣，是他對自己最好的寫照。

石榴花生於春天，又有石醋醋熱烈的形象，與梅花恰好一熱一冷，成為對比。於是善用象徵譬喻的徐渭，又結合兩者作畫，延伸出「炎涼」的意涵，有詩三首為證：

³⁰³（明）徐渭：〈予作花十二種多風勢，中有榴花，題其卷首曰石醋醋罵座〉《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150。

姊妹低頭內款時，石家妃子罵封姨。即今未了炎涼債，許傍梅花寫一枝。

雌雉青銅慣搗梅，明珠枉自綻紅。東情醋醋酸如此，只有秦家候吏知。

一塗一抹醉中嬉，一炎一冷偶花枝。翟公門巷張羅日，可似今朝畫裏時。

304

唐代王維曾畫「雪中芭蕉」，將不同季節的花卉同組一圖，不顧邏輯為的是明志，因一青一白有「清白」之意。徐渭對此作法讚賞不已，亦曾作〈梅花蕉葉圖〉，題曰「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從此畫花也是畫人，從中能透露出畫家的人格精神。³⁰⁵此處畫〈石榴梅花〉，手法相同，卻是在嘲諷世態炎涼。

第一首依然是用石醋醋典故，徐渭自認未逃脫世間炎涼處境，故以石榴傍梅花作畫抒發心情。第二首用「雌雉升鼎」典故，殷高宗祭成湯得變異之兆，形容世事難料，空懷明珠也可能枉然無所用；秦家候吏則是徐渭自稱，由於徐國、秦國以往同姓，表示石榴明珠之味、才華之美，只能自知。第三首用「門可羅雀」典故，翟公當官時，門前賓客不絕；失勢時，門前安靜到可張網補雀。這樣的炎涼，大概也跟畫中所呈現出的炎涼相同吧！

於是石榴的形象，在徐渭筆下豐富了起來。既是明珠，也是石醋醋，還是熱情的象徵。石榴在徐渭詩畫中的作用，甚至比最有名的葡萄還更吃重。

³⁰⁴ (明)徐渭：〈石榴梅花〉《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八》，頁865-866。

³⁰⁵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106-107。

最後要討論的是櫻桃。徐渭晚年居住在其子徐枳的岳家中，住處院中有櫻桃樹，徐渭稱之為「櫻桃館」，並將自己作品編為《櫻桃館集》。徐渭喜愛櫻桃，以櫻桃為居處、文集命名，而櫻桃亦有明珠的形象。

在徐渭的雜劇《四聲猿·女狀元辭鳳得鳳》中，便有關於櫻桃／明珠精彩的描寫。在第二齣中，周丞相為眾考生面試，要他們就蜀中美談雅事賦成一曲。應試的是女扮男裝的主角黃崇嘏（旦角）、賈臚（末角）與胡顏（丑角）。三人的作品都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反映了劇中自身的處境、個性與能力，也寄託了作者徐渭的心情：

鸚鵡裘帶，忙解下鸚鵡裘帶，望杏花村裏來，提向黃公一擲，除卻茅柴。

當一壺茜真珠醉滴纔。何事跑穿鞋？要引佳人笑口開，怕蹙損了遠山眉

黛。虧殺他跟着措大，走遍天涯，還消得領雉頭裘付酒家酬債。（相如脫

鸚鵡裘當酒為文君撥悶，黃崇嘏）

浣花溪外，茅舍遠浣花溪外，是詩人杜老宅。何處野人扶杖，敲響扉柴？

送櫻桃摘下纔，一籠美人腮，破胭脂幾點歪。呪不死鸚哥無賴。恰遇詩脾

渴在，感故老情懷，正好飽明珠拚一嘔了杜鵑詩債（野老送少陵櫻桃，賈

臚）

西鄰窮敗，恰遇著西鄰窮敗。老孀荊一股釵，那更兵荒連歲，少米無柴，

這婆兒呵，與我一般般苦是纔。不合我棗樹傍他栽，棗兒又生不乖，都挂
向他家搖擺。終久擺落在他階，我人情又不做得，好難割愛，我明年呵，
一攬果帶生摘賣，如今且忍著疼捨肉身燈債。(少陵許西鄰婦撲棗，胡顏)

306

黃崇嘏爲一女兒身，在劇中因中狀元被丞相看中，要招來作自己女婿；後真相大白，丞相欣賞崇嘏，要她嫁給自己兒子，於是女婿變成了媳婦，皆大歡喜。此劇名稱的「辭凰得鳳」就是這麼來的。因應劇情發展，黃崇嘏得到的題目跟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相關，因司馬相如當初追求卓文君，便是透過〈鳳求凰〉一曲打動芳心。然而賈臚、胡顏之作，更能反映出徐渭的心志。

賈臚之作，用了野老送杜甫櫻桃的典故。杜甫住浣花草堂，生活清苦，恰遇熱心村民送他櫻桃嘗鮮。「飽明珠拚一嘔了杜鵑詩債」，粒粒櫻桃就是顆顆明珠，杜甫肚中有了明珠，一嘔就是一首詩作。這裡的櫻桃是杜甫的詩才，也是徐渭的。科舉考試，進士殿試畢，按次第唱名召見，叫作「臚唱」。賈臚者，假臚也，空有進士之才沒有進士之位，就是作者徐渭的自況。

至於胡顏，則是徐渭戲謔的那一面。胡顏者，胡言也，又以丑角扮演，可知是要逗笑觀眾了。這首曲通篇充滿窮敗小氣之象，「與我一般般苦是纔」，表現出杜甫有身懷明珠償詩債的一面，也有少米無柴欠燈債的一面。賈臚跟胡顏，一體兩面，都是徐渭。只是賈臚比較正經，胡顏則受天生得以胡言之庇，能大膽說出許多看似荒謬其實刺破現實的胡話。如「我人情又不做得」一句分明沒有押韻，丞相提出質疑，胡顏這麼回覆道：

³⁰⁶ (明)徐渭：〈女狀元辭凰得鳳〉《徐渭集·四聲猿》，頁1210-1211。

(丑)韻有什麼正經，詩韻就是命運一般。宗師說他韻好，這韻不叶的也是叶的；宗師說他韻不好，這韻是叶的也是不叶的。運在宗師，不在胡顏，所以說「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外)也要合天下的公論。

(丑)咳！宗師差了。若重在公論，又不消說「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了。³⁰⁷

這段大刺刺寫出科舉考試的不客觀，可謂痛快淋漓。爲了中舉，考生「不願文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曲意奉承，失去原則，讀聖賢書的初衷當然也是拋諸腦後。而中不中舉有時看命運，考官喜歡你，不叶韻的也當你叶韻；不喜歡你，你怎麼作都錯。「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徐渭不承認自己是因爲文章不佳無法錄取，因爲文章這種東西本來就是「無憑據」，隨個人主觀而定的。「運在宗師」，這句話安慰了天下多少考場失意的學子。徐渭用語調戲謔，實而憤懣，透過胡顏之口發出了不平之鳴。

最後三人皆得中舉，主角黃崇嘏第一，賈臚胡顏分置二三。雖然嘲笑了科舉考試，最終身爲作者化身的賈臚胡顏，仍然歡喜中舉。對懷抱明珠的徐渭來說，窮困布衣以終依舊是他的遺憾。雜劇回歸正統的完美結局，正是替作者完成了自己永無法實現的渴望。

第四節、自我認同：人世中的鷹

³⁰⁷ (明)徐渭：〈女狀元辭凰得鳳〉《徐渭集·四聲猿》，頁1211。

「內容豐富的花鳥畫在利用比興、題跋傳達複雜情感上具有頗大的自由性。」³⁰⁸前面談過徐渭筆下的花，此節要來討論徐渭筆下的鳥。善用比興的徐渭，一樣賦予了鳥兒特別的意義，寓意明顯，能傳達給讀者強烈的印象。

早期的徐渭用世心深，總是期待能發揮才能，為世人謀。他在胡宗憲幕府期間，曾獻計抗倭，立下奇功，並有許多海戰、用兵相關詩文。他的雄心形諸筆下，就是桀驁不馴鷹的形象。如：

述嗽識奇才，千金買遼海。鐵翮睽秋空，鴛鵝百迴敗，雲中作戰場，韓彭鼓天外。³⁰⁹

標題〈鷹〉下有自注：述嗽，相鷹書也，出《雜俎》。通過相鷹書識得鷹中才俊，花千金從遙遠的遼海買來，正如伯樂識得千里馬一樣，徐渭期待的就是這樣的遇合機會。徐渭以鷹自比，翱翔秋空，以雲中作戰場，正有如韓世忠擂鼓戰金山為宋兵抵禦金人一般，要為明人擊敗倭寇。徐渭思抵禦外侮的心情，從另一篇〈徽宗畫鷹〉亦能看出：

萬里鵬雛一片雪，百年兔狡三深窟，窟深那許入蒼鷹，即入難防蚌持鷸。

此鷹氣猛翅刀稜，御筆親描若有神。總令三窟深如許，此鷹校計賢孫武，

寄言脫兔莫莽鹵，鷹能賺汝以處女。³¹⁰

倭寇聚則打殺劫掠，散則裝作一般平民，且官兵不比倭寇熟悉海象地形，倭寇有

³⁰⁸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頁 104。

³⁰⁹ (明)徐渭：〈鷹〉《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96。

³¹⁰ (明)徐渭：〈徽宗畫鷹〉《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65。

如擁有三窟的狡兔般，難以被一舉殲滅。「御筆親描若有神」，鷹能得到御筆親描，正如忠臣得到御筆親題親命，忠臣將感恩圖報，發揮鷹般的本事為國君效命。即使敵窟深不可測，徐渭仍然要效法偉大的兵法家孫武，連後宮鶯燕都能訓練成可用之兵，用紀律與智慧捕獲敵人。徽宗是工筆花鳥畫家，也是北宋抗金失敗的君主。徐渭彷彿借畫言志，暗示若國君能使用他，他將不會讓國家像這樣落入為夷狄所欺的境地。

除了外患，內憂也是徐渭關注的焦點。中晚明宦官為禍甚深，有品格之士大夫皆痛心疾首，甚至在鬥爭中因此喪命。徐渭自然也有話要說。如〈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膺范滂，騰者最猛，西京張湯。³¹¹

此處所引前四位名臣，都是東漢人，東漢宦官為禍亦甚。桓典，剛正不阿，不附宦官，曾與何進商議謀誅宦官；張綱不顧自身安危，屢次上書彈劾奸佞，氣節凜然；李膺、范滂都是黨錮之禍的受害者，被宦官羅織罪名，死於獄中。至於張湯，則是西漢有名的酷吏，雖嚴厲卻極清廉，被誣死後抄沒家產僅五百金，皆來自俸祿賞賜。徐渭稱這五人「五鷹」，正是因為這五人的忠心、能力、氣節，而其中「最猛」的張湯，生時主持正義無數，若他能到東漢加以營救，或許前四位忠臣也不會被宦官危害至此吧！鷹，無論在徐渭的文筆或畫筆下，代表的就是這樣一種雄心與忠義的形象。

然而，徐渭雖視鷹為榜樣，在現世中卻往往缺少這樣氣格高超的人，在國難或忠臣有難時，不一定都有鷹能出面相救。徐渭之恩公胡宗憲，儘管抗倭有功被封太子少保，在嚴嵩失勢後，卻被牽連為嚴嵩黨人下獄，自殺獄中。這件事對徐

³¹¹（明）徐渭：〈五鷹圖贊〉《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十七》，頁 980。

渭造成重大打擊，不但失去生命中少數的知音，更讓他為世間的不公義失望氣憤。於是徐渭有這樣的長篇之作：

水鳥修其脛，插彼茄菰澤，俛啄蝦魚，深不下三尺。況乃嗉中倉，可內寸鱗百，江海饒此州，何往不充噓。雄鵠知乳雌，作室高樹末，三月始罷斤，是予親所炙。長脛一何饜，掠雛剽其宅，叔仲兩三頭，自竄寧顧伯。顧鵠翁與母，叫噪徒額額，蒼鷹等路人，與鵠少平日，不作鄉鄰看，被纓救其格。特恐李陽拳，難螫鳴垓額，盛邀爽鳩雄，並是夷門客。朱亥袖鐵椎，侯嬴出奇略，左右信陵軍，一舉解趙壁，五國破大秦，九合成小白。義高誠足憐，多算亦何碩，磔虺黑柏顛，獨奮少掎角。猶煩拾遺歌，不朽俠徒迹，三復鷓鴣詩，白日為儂黑。³¹²

標題〈鶴攫鵠雛，鷹黨翻然來救〉，其實已說明了故事的梗概。鶴在水鄉江南，食物源源不絕，但牠仍然攻擊鵠巢大加掠奪，極為貪得無厭。蒼鷹平日與鵠沒有交情，頂多算是路人，卻出手仗義相救。這裡徐渭又用了朱亥與侯嬴為信陵君謀劃出力的典故，朱亥與侯嬴都是忠臣義人，功勳與藺相如完璧歸趙與諸臣扶植晉文公等同，皆是「義高誠足憐」的典範。比起鷓鴣小人，蒼鷹可謂是「不朽俠徒」了。

鵠被小人攻擊，有路見不平的鷹來救；忠心為明建功的恩公被羅織死於獄中，卻無人能助。徐渭諷刺了小人貪心無恥的嘴臉，哀嘆了受害者家破人亡的慘劇，歌頌了俠者見義勇為的精神，然而在現實中，存在的只有前二者，俠者只能

³¹²（明）徐渭：〈鶴攫鵠雛，鷹黨翻然來救〉《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101。

透過詩歌描繪聊以自我安慰了。

然而，在這場悲劇中，徐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徐渭拿忠貞的母鳥自比：

鶴癡止一時，古語亮匪誣，戟門巢梓者，狹斜挺羅敷。少年繫青絲，蹶張
戎侯衙，胡不自長守，轉殢雪色顛。乃向琴瑟杪，落此貞女夫。群雄太無
賴，挾鰥匹子都。有如惡媒姆，送贅填門閭，借衣盛綵蔡，叫呶傾百壺。
玩習為故事，指雁翻闖迂，孰知狹斜內，而有羅大家。賊雄殺黃口，希以
威怖圖，殉夫義可族，何計收其孥。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
膽，狂走日夜呼。安得毛摯俠，似此鷹活雛，弇州隔幾海，有物暗高梧。

313

標題〈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鶴，父死於弩，頃之眾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其雄逸去〉再度說明了故事緣由。徐渭想起以前曾有雄鶴被獵，其他鳥找來另一隻雄鳥要匹配留下的母鳥，母鳥堅持不願，雄鳥就啄殺母鳥小孩，與其他鳥揚長而去，母鳥則哀痛至死。詩中的羅敷，是古代貞節的美女，守其夫婿拒絕使君的誘惑，而此處夫婿既亡，貞女的殉夫也是必然之義了。

不論前一首與這首詩，內容皆圍繞在一件極其不公的事件上，而作者歌頌的是那路見不平的「義」與貞烈殉夫的「義」，藉由鳥的比興，徐渭述說的其實是

³¹³（明）徐渭：〈感鷹活鵲雛事，因憶曩衛衙梓巢鶴，父死於弩，頃之眾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卻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群凶乃挾其雄逸去〉《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101-102。

他自己的故事。「此事去已久，三紀頗有餘，其時裂肝膽，狂走日夜呼。」描述的就是當初恩公冤死後，自己的真實情況。徐渭發瘋，自殺未遂，狂走呼喊，貞女的殉夫不只是一個比喻與想像，徐渭真的差點為此付出生命過。無怪乎他要說「安得毛摯俠，似此鷹活雛」了。但此事去已久，正義終歸只是一個未實現的願望，毛摯俠恐怕還在傳說中遙遠的弇州之山上，在碰觸不到的高梧上沉默著。

鷹，在徐渭筆下是如此高義忠心的形象，這就是為何他屢屢畫鷹，並在詩中真摯透露自己的情感。然畫者，畢竟是虛構。徐渭也認識到了這點，畫中之鷹與現實之鷹，永遠無法合而為一，現實留給徐渭的，更多是遺憾：

閩南縞練光浮膩，傳真誰寫蒼厓鷲，生相由來不附人，綠鞵空着將軍臂。

八月九月原草稀，百鳥高高兔走肥，煙中斂翼遠不下，節短暗合孫吳機。

此時一中貴快意，深林燕雀何須避，惟將搏擊應涼風，誰貪飽臠矜山雉。

昨見少年向南市，買鷹欲放平原轡，凡才側目飽人餒，不似畫中有神氣。

夜來鷓鴣作精魅，安得放此向人世，秋風一試刀稜翅。³¹⁴

「生相由來不附人」，將鷹的桀驁寫得多好；而徐渭的「傳真」，則能將鷹的姿態畫得淋漓盡致。畫中的鷹，離開將軍臂，在草原上與百鳥下展翅滑翔。此時牠在意的不再是區區的獵捕飽食，而有更遠大的目標：牠要像莊子書中的大鵬鳥一般「搏擊應涼風」。然而話鋒一轉，詩的後半段落入了現世。作者看到市場中的鷹，任人買賣，不得自由，被凡才所側目，根本「不似畫中有神氣」。這是多麼淒涼的對比，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幾令人不忍卒睹。鷓鴣小人依舊在暗夜中危害著人們，最後徐渭希望放走這鷹與鷓鴣對抗，讓牠在秋風中試一試如刀般鋒利的翅

³¹⁴ (明)徐渭：〈畫鷹〉《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125-126。

勝。但「安得」終究是一種幻想，就如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的理想一樣，永遠無法實現。鷹，是徐渭筆下的撫慰，也是他現世的遺憾。



第五章、餘論：李賀體論辯

從古至今，關於徐渭的風格敘述，多有學者以「李賀體」一言以蔽之。然而徐渭與孔子同壽，在長達七十三年的人生當中，其文學風格不能沒有變化。尤其徐渭一生跌宕起伏，經歷過幕府重用的意氣風發，遇到過風雲變色的生離死別，甚至有病極又癒的重生體驗，這些生命經驗都對他的心志造成了影響，從而形諸筆下，轉化成不同的文學風格。

發病前的徐渭，的確有與李賀相似的地方，然而亦不只李賀而已。他寫諷喻似白居易，寫怪奇似韓愈，寫鬼魅似李賀，像是中唐詩人的具體而微。事實上，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西北方又有回族、吐蕃侵擾，邊患問題嚴重，歷史氛圍與中晚明確是驚人地相似。徐渭發出類似的聲音，或許不是巧合。

徐渭從來不是一個只會待在書房之中的文人。十五歲時，徐渭從彭應時學劍術，又與同學比射箭、騎馬，從那時開始，他便已經對武事發生興趣。加上當時倭寇橫行的時代背景，徐渭對國家兵事充滿關心，因此在他青年時期的著作當中，有相當大一部份在狀寫意欲報效國家的壯志。如〈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五首：

樓上張燈倒瓦卮，自居東面喚人陪。須臾據案言兵事，駑帽偏欹橫兩眉。

近來選士愛軀長，共說君家貌不揚。醉後忽呼高枕睡，虎頭斜倚黑繩床。

自造提刀偃月文，諸工圍煅焰吹雲。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櫺連環六十斤。

海中黠盜計何勞，羅拜亭前嶺月高。財出錦繡還未獻，一時叱吒夜深逃。

長說邊關好試材，幕中進止自須裁。連宵一騎重圍裡，不見鈞州王秀才。

315

徐仁卿是一名諸生，有徐千斤之綽號，詩句「當時試舞猶嫌薄，鐵櫺連環六十斤」大概便說明了綽號來源。他是一名狂士，而正是這樣一位狂士，能與徐渭一拍即合。「樓上張燈倒瓦卮」，生動描寫出徐仁卿的魯莽；而「自居東面喚人陪」，又是多麼倨傲不恭。這樣一個怪人，一得到徐渭這位聽眾，便直接切入了主題——「須與據案言兵事，駑帽偏欹橫兩眉」。對方談國家兵事談得激憤，徐渭雖然沒有寫出自己的反應，從他鉅細靡遺寫下這五首詩描述他們的談天過程相贈來看，他們倆必定是相談甚歡。徐仁卿狂傲力大，卻潔身自愛，曾有倭寇夜贈他錦繡，結果被他斥責，落荒而逃。這樣一位奇才，照理說是明朝抗倭的中流砥柱，但「近來選士愛軀長」，朝廷竟然靠外表來選將士，讓擁有「虎頭」的徐千斤不得志；徐渭在笑「君家貌不揚」的同時，背後也是對朝廷的嘲諷。王秀才，底下自註王邦直，是嘉靖時忠臣，卻遭嫉罷官。總說邊關是最能使人大顯身手的地方，但王邦直、徐仁卿等人卻不得用，難怪在最前線根本不見任何的人才了。

徐渭這組詩，經世致用之雄心與針砭時政之沈痛，溢於言表。他的語言流暢生動，寫人如在目前，攝率真於諷喻之中。類似的作品還有〈二馬行〉：

³¹⁵ (明)徐渭：〈武林館中與徐仁卿同宿，因贈〉《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346-347。

誰家兩奴騎兩驄，誰是主人云姓宗，朝來暮去夾街樹，經過煙霧如游龍。
問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荳清泉水，胸排兩嶽橫難羈，尾撒圓球驕欲死。
陽春三月楊柳飛，騎者何人看者稀，梅花銀釘革帶肥，京城高帽細褶衣，
馬厭豢養人有威，出入顧盼生光輝。去年防秋古北口，勁風吹馬馬逆走，
對壘終宵不解鞍，食粟連朝不盈斗。將軍見虜飽掠歸，據鞍作勢呼賊走，
士卒久矣知此意，打馬追奔僅得馱。天寒馬毛腹無矢，饑腸霍霍鳴數里。
不知此處踏香泥，一路春風坐羅綺。³¹⁶

京城裡的馬，吃的是「淮安大荳清泉水」，長得是「尾撒圓球驕欲死」，而牠們不過是家奴的坐騎，就已經養尊處優，顧盼生光。視角轉到邊塞的古北口，那裡的馬吹的是強風，從不解鞍，食物更是少得可憐。將軍追敵也只是虛應故事，讓士卒做做樣子，在這邊境，馬不但實質上餓肚子，連精神上的存在都沒有什麼意義。在這絕望中哀鳴的馬，又怎能想像京城中的馬，踏的是香泥，穿的是羅綺？

徐渭寫的是馬，但同時也是人，也是久厭豢養的朝廷與對壘終宵的邊民。徐渭此詩有白居易諷喻之風，只是題材由城裡的不公擴展為京城與邊境的差異，這必須是對邊境狀況有所了解的人，才寫得出來。「豈若今日，戎馬蹂躪而甫旋，臆衝瞬息而靡定，東南當春夏之殺傷，西北苦秋冬之奔命。」³¹⁷徐渭對於時勢的關切，化為詩文，而有斥責朝廷禦倭無能的〈海上曲〉³¹⁸五首、勉勵朋友從軍的

³¹⁶ (明)徐渭：〈二馬行〉《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123-124。

³¹⁷ (明)徐渭：〈瑞麥賦〉《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九》，頁875。

³¹⁸ (明)徐渭：〈海上曲〉《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59-60。

〈贈呂正賓長篇〉³¹⁹、歡迎抗倭將領俞大猷的〈贈俞參將公〉³²⁰、描寫抗倭戰役的〈龕山凱歌〉³²¹等作品。其中最能代表他雄奇風格的，當推他與老師季本同往龕山戰地觀潮的古詩：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蠅母識殘腥，寒霄聚秋草。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陰風噫大塊，冷豔攔長島，怪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玩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

322

雖然在日正當中，野火、蠅母、殘腥、寒霄、秋草等詞，已先鋪墊出迷幻的氣息。徐渭對潮水的觀察相當細膩：「遠若遲」、「忽如掃」，水動靜變化莫測，正如變化莫測的戰事一樣。陰風、冷豔、怪沫、鬼神等形容，則揉合了李賀的鬼魅之感與韓愈的怪奇之風。如廖肇亨老師所言：「波瀾不定也正意味著政治秩序的紛擾，因此從這首詩意象的陳列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場」³²³，倭寇之「不可測」、「一何繁」，玩弄著朝廷軍民，因此「焉能盡搜討」，徐渭主張招撫而非剿滅。

以上數首詩，基調都是對時事的關懷，而化為雄壯與諷喻的風格；戰地觀潮一詩由於題材上的需要，更多了奇詭的特色。奇詭之氣在徐渭的作品中，時而可見，通常與戰爭、憑弔等主題相關，傳承了《楚辭·國殤》的南方傳統。如〈春日過宋諸陵〉三首，其中第三首就充分表現出他奇詭的這個面向：

³¹⁹ (明)徐渭：〈海上曲〉《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 113。

³²⁰ (明)徐渭：〈贈俞參將公〉《徐渭集·徐文長逸稿·卷四》，頁 789-790。

³²¹ (明)徐渭：〈龕山凱歌〉《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一》，頁 339-340。

³²² (明)徐渭：〈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龕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 65。

³²³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期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期 32，頁 53。

落日愁山鬼，寒泉鎖殯宮，魂猶驚鐵騎，人自哭遺弓。白骨夜半語，諸臣

地下逢，如聞穆陵道，當日悔和戎。³²⁴

徐渭用落日、山鬼、寒泉、殯宮、鐵騎、遺弓等事物，與愁、鎖、驚、哭等動作，營造出故宋陵寢淒冷詭異的氛圍；更恐怖的是，魂與白骨還能行動與言語，諸臣的靈魂在地下逡巡不已，數百年後不散。穆陵，即永穆陵，是宋理宗的陵墓。理宗寵信賈似道，不理政事，後賈似道向蒙古稱臣、割讓土地，埋下宋朝滅亡的種子。元朝時，穆陵被盜，理宗的頭蓋骨竟然被獻給國師八思巴做飲器，直到明太祖時才找回來歸葬。徐渭不禁在此嘆息，那些不得安息的宋朝臣子啊，若你們聽說了穆陵被掘、理宗被辱的淒慘故事，你們當日還會想對蒙古稱臣嗎？

這首詩鬼氣森森，餘韻不絕，的確與詩鬼李賀有相似之處；而詩作背後的時代背景，卻又是十足急迫現實的：明代中晚期，南北戰事紛擾，南方有倭寇，北方有俺答³²⁵，嘉靖皇帝卻沈迷於道教方術之間，任用奸臣嚴嵩，荒廢邊事。徐渭痛心於此，故有「當日悔和戎」之句，實是借古諷今。

徐渭還有同系列的〈孟后怨〉二首，亦表現出類似格調：

豈是蒼梧野，言隨狩輦來，不因埋越土，便自忘漳臺。寶髻何年發，羅衣

久自灰，如何六龍馭，不見一人回？

³²⁴ (明)徐渭：〈春日過宋諸陵〉《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六》，頁170。

³²⁵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頁174。

福薄姑言信，君難國事非，官家儼平昔，賤妾獨何依？汴水千秋逝，山花
幾度稀，還憐先帝寵，夜夜月中歸。³²⁶

孟后，又名元祐皇后，宋哲宗之后。她隨高宗南渡杭州，曾垂簾聽政，勉令韓世忠勤王，穩定了南宋初期的亂象。她的「怨」，怕是對不肖的南宋後人而發。第一首詩起句用了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³²⁷的典故，形容靖康之變後，孟后埋於遙遠的江南。但她雖身埋越土，卻仍心繫故京，即使數百年過去，羅衣已成灰，她的魂魄仍盼望著身陷北方敵營的天子車駕回來。第二首依舊是懷念著先帝，即使逝者如汴水，山花一年年開落，孟后還是眷戀著先帝的寵愛，夜夜在月光中歸來，不曾離去。

這兩首詩都呈現出鬼魅迷離的情境，九泉之下的孟后，從宋朝等待到現在，深情款款，栩栩如生。而「君難國事非」，又何嘗不是在說如今的君與如今的國事？

然而，此種鬼魅特色在徐渭發病後已不復見。徐渭四十五歲那年，嚴嵩、嚴世蕃父子垮台，胡宗憲因曾經與嚴氏父子有過往來，被牽連下獄，自殺。徐渭受到重大刺激，因而精神病發作，以釘刺耳、以錐擊破腎囊，行將就木，後來得到海上生華氏為之治療，才得以不死。這段鬼門關前走一遭的經歷，不但改變了徐渭的一生，也使他的文學風格從根本上產生變化。題材方面，徐渭關心的焦點從國家大事轉移到個人生活，這時期的詩文，絕大多數紀錄著與朋友之間的酬酢往來，或是彼此贈答；風格方面，這些作品不但情感真摯，語言也平易近人，多使用口語。如〈喜馬君世培至〉：

³²⁶ (明)徐渭：〈孟后怨〉《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六》，頁170。

³²⁷ 史記·五帝本紀。

仲夏天氣熱，戎裝遠行遊，訪我未及門，遇子橋東頭。時我病始作，狂走
無時休，吾子一見之，握手相綢繆。卻云始作病，未可藥餌投，欲以好言
語，令我奇痼瘳。從此一為別，歸來歲將周，死則長已矣，生如為君留。

328

此詩如一幅動態圖，揭示出兩個好友之間的深情。徐渭雖然發狂疾走，馬君並沒有驚恐避開，而是握住徐渭的手，諄諄告誡不要太快投藥，希望用勸慰的方式引導徐渭康復。徐渭因此大受感動，從而發出「死則長已矣，生如為君留」的摯語。對精神疾病纏身的人來說，朋友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向上動力之一，劫後餘生使徐渭更加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另一方面，恩公的死與自己的病，消去了徐渭的事業心。從此徐渭一改以往狂狷的氣息，漸漸安於日常的生活。〈丙寅元旦〉便是他的自白：

小園梅柳色津津，海國迎陽易得新，令節已更今歲日，微痼莫戀去年身。

鳳鳴梧引真平世，女嫁男婚漸老人，尚有舊心消不得，偏題彩筆對青春。

329

丙寅年元旦時，徐渭近四十六歲，距海上生治徐渭病沒多久，是他病情較為穩定的時候。身心狀態的好轉反映在他眼中的世界，色津津、陽日、新歲，無一不是象徵新的人生，徐渭從中得到重生的感受，因而發出「莫戀去年身」的感慨。「鳳

³²⁸ (明)徐渭：〈喜馬君世培至〉《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四》，頁73-74。

³²⁹ (明)徐渭：〈丙寅元旦〉《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七》，頁236-237。

鳴梧引真平世」之句下有「時有海主事公之疏」附註，乃指當時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下獄之事，由此可見徐渭對時事還是頗有關注，憂國之情未變；然而下接「女嫁男婚漸老人」，顯示出他的心態已經大為不同，儘管正值四十五歲壯年，卻自覺老去，女嫁男婚已足以使他寬慰。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徐渭經世致用的「舊心」已大半磨去，只剩下這份創作抒發的心尚未磨滅。最後一句底下註道：「病後欲絕筆於舉業，并諸散文，而不能也。」對舉業，徐渭已經不抱幻想，亦等於放棄了成就功名的願望；他還有熱情的，也就是題題彩筆，紀錄自己剩下的人生而已。

由上文可知，徐渭的確有像李賀的地方，但那只是徐渭詩中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段時期的風格。如上文所述〈春日過宋諸陵〉、〈孟后怨〉等詩，也是因為主旨在憑弔前朝陵墓，寫作手法才會偏向詩鬼李賀。即便如此，為何李賀體會成爲徐渭身上一個陳陳相因的標籤呢？

最早是由薛應旂的評語開始。徐渭當諸生應試時，曾被主考官薛應旂取爲第一，評論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³³⁰。但科舉乃考八股文，而非詩，薛應旂所言「李長吉之流也」並非指作詩風格，而是指徐渭天才卻刁鑽，跟李長吉相像，其思想爲人可能無法被世人認同，最後也可能懷才不遇而終。陶望齡〈徐文長傳〉有一段這樣的記述：


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為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為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擿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

³³⁰（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1341。

而服薛公知人焉。³³¹

胡宗憲有意提拔徐渭，交待諸考官遇到徐渭答卷時務必錄取，由於胡宗憲當時權震天下，諸考官無一不答應。有一名縣令較晚入謁，由於他只是貢士出身，胡宗憲輕視他，沒有與他說話。恰好徐渭答卷就落到這名縣令手中，放榜前眾人遍尋徐渭答卷，這名縣令已經將徐渭答卷批評得一文不值了。眾人因此嘆息徐渭沒有中舉命，「而服薛公知人焉」。可見，薛應旂說徐渭「李長吉之流也」，是指他與李賀同性格同命，絕非指作詩風格，薛公知的是「人」，明矣。

而學者要用實際詩作論李賀體時，最常被引用的詩就是那著名的〈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



陰風吹火火欲燃，老梟夜嘯白晝眠，山頭月出狐狸去，竹徑歸來天未曙。
黑松密處秋螢雨，煙裏聞聲辨鄉語，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莫射刀傷處。
關門懸蠹稀行旅，半是生人半是鬼，猶道能言似昨時，白日牽人說兵事。
高旛影卧西陵渡，召鬼不至毘盧怒，大江流水枉隔儂，馮將呪力攀濃霧。
中流燈火密如螢，飢魂未食陰風鳴。髑髏避月攬殘黍，幡底颯然人髮豎。
誰言墮地永為厲，宰官功德不可議。³³²

此詩的道教內容在第二章第三節已有詳解。然而這首詩影響徐渭的文學評價甚深，正由於徐渭自云「率戲效李賀體」，不少人便由此詩評斷徐渭與李賀文學風格相似。但在那之前，我們可以先思考為什麼這首詩要以「李賀體」寫就。由第

³³¹ (明)陶望齡：〈徐文長傳〉《徐渭集·附錄》，頁1341。

³³² (明)徐渭：〈陰風吹火篇呈錢刑部君附書〉《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五》，頁114。

二章的分析可知，徐渭「率戲效李賀體」，完全是因為詩中內容與超度亡靈有關。吾人知道，李賀號稱「詩鬼」，其詩鬼氣森森，其風格最適合用來寫作這樣的題材。徐渭仿李賀風格寫作，或許一部分代表他對李賀的認同，但不代表他的風格就必然與李賀全然相似，何況採取此種寫作策略主要是出於內容考量。

梁一成談起徐渭的詩詞風格時，便整理了徐渭各種「戲倣體」：

文長自己說：「詩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就詩集分析看，補再遊蘭亭詩五古（三集卷四）自注「戲效晉體」。又曾經效陳徐陵雜曲作十六花姨歌（三集卷五），自注「戲效陵體用陵韻」。七古吳使君馬（三集卷五）自注「戲效韓體」，是做韓昌黎。袁中郎曾指出，仲虛將入燕五古（三集卷四）近選體，代壽黔公七律（三集卷七）「蒼雅為杜嗣響」，十六夜宿葉坊五律（三集卷六），「置杜集中不可辨」，夜雨進舟雲門五古（三集卷四），「幾與杜爭毫釐」。陰風吹火篇七古（三集卷五），「戲效李賀體」，朱彝尊評為「具體長吉而得其髓者也」。三茅觀潮七古，意似長吉，鄭本白兔七古似長吉樂府，賦得萬綠枝頭紅一點及賣罄七律（三集卷七）均明引長吉詩語。次蘇長公雪詩七律四首（三集卷七）做蘇軾，次夕降搏雪八十韻七言排律（三集卷九）袁中郎以為「險澀幽古，東坡後復見乃公」。落花紅滿地七律（逸稿卷四），極似邵雍擊壤集，漁樂圖七言古詩（三集卷五），明注做同時人湯顯祖。文長想兼師眾長，調和五味，從這些事實可

以看出來。³³³

一方面，戲倣不代表等同；另一方面，徐渭戲倣過的對象相當多，不限於長吉。晉體、徐陵、韓愈、《文選》、杜甫、蘇軾、邵雍甚至時人湯顯祖，都是徐渭作過的文體。「文長想兼師眾長，調和五味，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來。」良有以也。難怪梁一成亦有徐渭詩歌特色不完全似李賀之看法：

文長曾批注李長吉詩，袁中郎謂「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朱彝尊遂以為「原本長吉」，四庫提要與錢基博著明代文學均承襲其說。然昌古尋章摘句，傷春悲秋，鬼氣陰森，文長豪放高歌，呼吸風雲，生意蓬勃，有全不相類的地方。文長喜歡昌古詩，所作很少像昌谷，正如袁中郎很推重文長，而逸豫頹唐，名流祿隱，與縱橫慷慨，奔波求生的書生，固當時有不同的吐屬。昌古集像珠寶店，物物可珍，而不知所用，且亦貨色無多。文長集像百果農莊，花木成林，而色香味各有不同。³³⁴

以「珠寶店」與「百果農莊」比喻李賀詩與徐渭詩，可謂形象生動。喜歡一個對象，常常戲倣他，但本人風格不一定就要完全像他，這是邏輯問題（更何況，本身就像還需要「戲倣」嗎？）正如蘇軾也仿陶淵明風格作過詩，但學者會說蘇軾與淵明風格相似嗎？學者自然不會犯下這種錯誤，因為蘇軾的作品膾炙人口，大多數人都讀過其他更多與仿陶之作無關的作品。但徐渭的作品較少人知，像長吉詩的幾首又流傳較廣，於是陳言相因，徐渭詩風最終與李賀劃上了等號。

³³³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35。

³³⁴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 38。

事實上，連說徐渭「鬼語秋墳」的袁宏道自己都不認為徐渭只有一種風格。他在〈上馮侍郎座主書〉中評文長詩說：「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³³⁵中郎連舉三家風格並不相似者，交織而成徐渭的詩風。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所謂的「偶爾幽峭」，中郎都說「偶爾」了，表示徐渭並非「一直」都是這樣。當然，「不全似」不等於「全不似」，所以合理的說法應該是：「徐渭有一些作品風格似李賀」；但若要將「不全似」等同於「全似」，那就誤會大了。

徐渭評註李賀詩集、仿李賀體作詩，只能說也許他因為與李賀同性格同命而倍感親切，但不能因此說他們詩風就全然相似。最後還有一點，李賀只活了二十七歲，所以風格單一；徐渭卻活了七十三歲，閱歷多矣，因此中間風格豐富多變，這是不難理解的。

因精神病發而殺妻下獄，允為徐渭一生的轉折。徐渭青年時空有才華，卻屢試不中，最多只作到了秀才。直到三十七歲那年，胡宗憲給了他機會，讓他能夠一嚐圓夢的滋味，備受禮遇。然而幕府生活只過了六年，就因政治情勢改變而解散，徐渭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三年後，胡宗憲因為嚴嵩的垮台，被政敵羅織入獄，情勢急轉直下，一代總督自殺於獄中。徐渭得知恩公之死，受刺激而精神病發；很快地，四十六歲那年，徐渭就因為殺妻被捕入獄。然而在獄中，徐渭作畫修道，病情逐漸得到了控制，自此到他過世的這段漫長歲月中，雖然病亦曾經復發過，但生活便趨於平淡了。「由徐渭的詩作繫年每時期的作品來看，吾人可知其心理轉變是越趨平緩的。」³³⁶此觀察大致上沒有問題。

³³⁵ 〈上馮侍郎座主書〉，袁中郎集。

³³⁶ 許若菱：《異境／藝境：徐渭詩文中的疾病與自我》，頁 143。

參考文獻

一、古人論著

- (元)危亦林著，許敬生主編：《危亦林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6)
- (明)李時珍編纂，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草綱目》(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台北：新興書局，1976)
- (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清)吳謙等編：《醫宗金鑒》(台北：新文豐，1985)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5)
- (清)張志聰集注，方春陽等點校：《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清)顧景星：《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1997)
-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台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1981)

二、近人論著

- 〔日〕保崎秀夫監修、林玉蕨譯、周勵志審訂：《精神疾病檢測百科》(台北：三采文化，2005)
- 〔法〕皮埃爾·瑪里著，黃荭、王佳玘譯：《對面的瘋子：解讀平常的瘋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美〕凱西·馬奇歐迪(Cathy A. Malchiodi)著，陳麗芳譯：《靈魂調色盤》(臺北：生命潛能文化，2003)
- 〔瑞士〕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著，姜國權譯：《人、藝術與文學中的精神》(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

- Gerald D. Oster、Patricia Gould 著，呂俊宏、劉靜女譯：《繪畫評估與治療：心理衛生專業人員指南》，（臺北：心理，2002）
- 王煜：〈王畿表弟徐渭的三教因緣〉《哲學與文化》（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社，1990）卷 17，期 4，頁 290-304。
- 王慧林：〈封建制度下的病態人格——淺談徐渭的瘋癲〉《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5，期 5，頁 8-9。
- 付瓊：《徐渭散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任法融：《周易參同契釋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 向燕南：〈“技藝與德豈可分兩事”：唐順之之實學及其轉向的思想史意義〉，《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 年 32 卷 3 期，頁 40-46。
- 朱麗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與文學生態：以徐渭、方文、朱彝尊為個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何瑞麟、葉翠蘋譯：《精神疾病統計診斷手冊第三版》（台北：合記圖書出版社，1987）
- 余鳳高：《智慧的痛苦：精神病文化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
- 李祥林、李馨編著：《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徐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 沈楚文等編著：《新編精神醫學》（台北：永大書局，1987）
- 周煌智、龍佛衛、郭壽宏：〈精神病患與暴力綜說〉《心理與精神衛生·第一輯》（新莊：省公共衛研所，1998），頁 246。
-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林宗義著，趙順文譯：《精神醫學之路—橫跨東西文化—》（板橋：稻鄉出版社，1990）
- 林榮森：《徐渭書法藝術之研究》（台北：文史哲，2004）
- 林憲：《心路與心病——精神醫學面面觀》（台北：健康世界雜誌社，1993）
- 林憲：《臨床精神醫學》（台北：國立編譯館、茂昌圖書有限公司，1990）
- 胡孚琛：《道學通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 張之傑：〈徐文長精神疾患辨證〉《遊塵集：張之傑學術論文稿》（新店：章杰出版社，2001），頁 140-146。
- 張玉成、范瓊方策劃：《國際藝術治療教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台灣藝術

- 教育館，2002)
- 張國珽：《精神病學概論》(台北：維新書局，1969)
- 張華葆：《精神疾病與心理治療》(台北：三民書局，2002)
-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板橋：藝文印書館，1977)
- 莊千慧：〈「筆底明珠無處賞，閒拋閒擲野藤中」一試探徐渭詩歌的「狂」與「和」〉
《雲漢學刊》(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5)，期 12，頁 17-29。
- 許若菱：《異境／藝境：徐渭詩文中的疾病與自我》(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郭曉飛：〈徐渭精神障礙的心理分析〉《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卷 28，期 2，頁 113-117
-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詹石窗：《易學與道教符號揭秘》(台北：大展出版社，2003)
-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講》(台北：五南，2005)
- 廖可彬：《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期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8)，期 32，頁 41-71。
- 蔡營源：《徐渭之生平及其文學觀》(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
- 蕭漢明、郭東升：《周易參同契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 賴其萬等著：《照亮黑暗角落：傾聽疾病，消除台灣社會偏見》(台北：慈濟文化志業，2003)
- 薄松年主編：《中國藝術史》(臺北：聯經，2006)
- 謝觀編：《中國醫學大辭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